感动译丛
GANDONG
YICONG

爱的羽翼

Before Wings

[加拿大] 贝丝 · 古比 / 著
洪梅 / 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者简介

贝丝·古比，加拿大女诗人、作家。她的作品探索了一些在青少年小说里很少有人问津的领域。曾获多种图书奖项，包括小说、诗歌和戏剧。

感动译丛

系列读本

爱为生命安插上轻盈的羽翼，一切便不再沉重……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3 with funding from
Kahle/Austin Foundation

https://archive.org/details/isbn_9787534285400

爱的羽翼

Before Wings

[加拿大] 贝丝 · 古比 / 著
洪梅 / 译

感动译丛
GANDONG YICONG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目录

1 湖滨夏令营 / 1
2 塔塔小卖部的售货员 / 16
3 许愿树着火了 / 33
4 新员工们的秘密 / 46
5 室友黛西 / 65
6 “草原天空”的女孩们 / 83
7 在保罗的世界飞驰 / 97
8 情窦初开和死亡噩梦 / 113
9 宠物笼事件 / 124
10 一切都在改变 / 141
11 女孩的心思 / 155
12 打开心扉 / 166
13 姑妈和女孩们 / 177
14 幻象与现实 / 193
15 重生 / 203

1 湖滨夏令营

幽灵们正忙着准备一个阴冷的夏日。艾德丽安坐在湖边，看着她们在湖面上徘徊，随风翩然而至，又随风翩然而走。这些年轻的幽灵们吹气如风，哀怨的气息似狂风般掠过湖面，卷起白色的浪花，在岩石上撞得四处飞溅。幽灵们呼风唤雨，即使久不在人世，她们仍然希望能大显神通。艾德丽安不快地朝她们竖起大拇指，她们回以痛苦的哀号，并伴着尖叫声不停地扭动身体。她们重复地喊着同一句话，如烟的身体随着每一个音节肆意变换，艾德丽安差点就听懂了。

“你全身湿透了。”一声母性的呼唤把艾德丽安的思绪拉了回来。湖上恰巧刮来一阵疾风。“哎哟哟！”妈妈不禁大叫起来，她急匆匆地脱下艾德丽安湿漉漉的长袖运动衫，“来吧，在我们走之前，给你找件干衣服换上。”

“妈妈，我已经十五岁了！”

“空想家一旦做起白日梦，就全变成两岁的娃娃了。”

妈妈转身往回走。海滩上有条通往营地的小路，布满了小虫。她前脚刚迈出，就惊得虫儿们扑棱棱地乱飞。

艾德丽安一边喊一边拍打小虫。它们无处不在，成群结队地在营地周围和海滩上飞来飞去，直至洁白的身体在沙滩上死亡腐烂。艾德丽安每走一步，就有不计其数的虫儿，扇动着半透明的翅膀，扑到她身上来。她用手扯开它们，虫儿粘在她身上的轻微附着力，让她想起了蚂蟥。她狂乱地挥舞双手，跟着妈妈离开海滩，沿着陡峭的山岭走去。前方是一片开阔的草地，四周是餐厅、办公楼和停车场。每一片草叶上都潜伏着一只虫儿，她们一经过，就看见无数对翅膀悄无声息地挥舞着，空气中全是飞翔的身影。

“你在看什么？”妈妈漫不经心地问道。

打从艾德丽安记事起，妈妈就有意无意地试图打探她的心思。妈妈非常非常爱她，但艾德丽安却觉得这种爱令她窒息，千方百计地想挣脱它。“就是看看天。”

“遥望外太空吗？”

“没那么远。”

艾德丽安的爸爸正靠在车上同他的姐姐说话。看见艾德丽安走近，他故作轻松地喊道：“照我看，你是掉湖里了，还拖着你妈妈也游了一回泳。”

“有多余的运动衫吗，埃瑞？”妈妈问道。

“穿完会还我吗？” 埃瑞姑妈反问道。

“我留着它干吗呢？”艾德丽安的妈妈穿着很时尚，相比之下埃瑞姑妈就土气得多，总爱穿些旧衣服。她俩唠叨着向主管宿舍走去。那是埃瑞姑妈的卧室，是她酣然入梦的地方。在梦里她会盘算出第二天的露营活动日程表。

爸爸撩撩艾德丽安的头发：“今天湖边的湿气很重吧？”

“嗯，湿得厉害。”

“你还带着几个旅伴呢。”他拍落她肩膀上的几只虫子。艾德丽安低头一看，发觉自己满身是虫。

“可恶！这是什么东西？” 她拍拍它们，但虫子粘得很牢，只能一个一个揪下来。一旦离了身，这些虫子就振动双翼，倏地飞进草丛里了。

“这叫蜉蝣。” 爸爸回答说。

“蜉蝣？但现在已经是六月末了。”

“美国人称它为‘五月的苍蝇’，因为在美国，蜉蝣五月就满天飞了。但在我们冰天雪地的加拿大草原，天气回暖得晚，虫子也要晚些才出来。蜉蝣只能活几天，然后就死翘翘了。”

“你是说，这些虫子还要骚扰我两个星期？”

“接下去就轮到蚊子肆虐了，” 爸爸说道，他严肃的脸上浮现一丝笑容，“你真的想整个夏天都待在这里吗？

你姑妈是铁娘子，我都吃不消她。当姐姐的都很凶悍。”

艾德丽安耸耸肩：“待不住我就回家。”

艾德丽安无精打采的样子让爸爸唏嘘不已。她突然打了个喷嚏，爸爸立即脱下自己的红色短夹克衫，披在她身上：“我们可不想看见你来的头一天就病倒了。”

“那就只能运我的棺木回家了。”艾德丽安轻声地咕哝了一句。这句低语没能逃过爸爸的耳朵，他脸上立刻露出了痛苦的神色。艾德丽安后悔不已，深知今后他会一直惦念这一刻，然后拼命琢磨他能怎么鼓励她、开导她，让她重新振作起来。

“我会好起来的，爸爸。”她凑上前，紧紧地抱住他，这是她能给他仅有的安慰了。在那一瞬间，她依偎在他坚实有力的臂弯里，任由狂风在高耸的云杉间呼啸，幽灵们在湖上哀泣。

“我知道你会的。”他吻着她的头发说。

他们默不作声，直到妈妈回来。她穿了件印有“湖滨夏令营”字样的旧运动衫，上面沾满了五颜六色的油漆斑点，胳膊肘的地方还磨破了。

“记得还给我，”埃瑞姑妈跟在后面叮嘱说，“这件衣服穿着很舒服。”

“我敢说自托利党被‘流放’之后你就一直穿着它。”

“比那还早，从我们宣布独立就开始穿了。”

大人们笑了。他们互相拥抱，妈妈的眼里泛起了泪花。

“夹克你留着吧。”爸爸说。

“给我穿太大了，爸爸。”

“你就留着吧。”他拍拍她的肩膀说。接着他们钻进汽车，爸爸掉转车头，不停地按喇叭，妈妈则大力地挥着手。艾德丽安听见车轮驶过沙砾的沙沙声，目送着汽车消失在转弯口。营地周围是一片森林，一条蜿蜒的小路穿林而过。爸爸开着汽车，每过十秒钟就鸣一次喇叭，那条路很长，他们想竭尽所能地多陪她一会儿。最后，爸爸把喇叭按得嘟嘟直响，旨在告诉她车到大门口了，他们就要离开了。走吧，走了。

狂风吹得绿树起伏不定，奏出一首哀怨的歌，空气中弥漫着云杉树的香味。艾德丽安转头望向湖面，从这儿已经看不清幽灵了，湖水和天空都呈现出破败的灰色。

“我恨它们。”艾德丽安一面埋怨，一面从胳膊上扯下一只蜉蝣。

“别怨声载道了，”姑妈说道，“这样你活不过七月的第一个星期。”

艾德丽安飞快地扫了她一眼。

“你再穿着那些湿衣服，就真的离死期不远了，”埃瑞姑妈的淡蓝色眼睛一眨也不眨。她快人快语，不怕讲

错话，也不会事后掩饰和道歉，也许她是存心这么说的，“热巧克力？”

“我想得要命。”艾德丽安拿腔拿调地说，突出了“要命”两个字。

“好的。”埃瑞姑妈简洁地应道，转身进了厨房。

热巧克力盛在白色的大杯里，艾德丽安捧着杯子，去员工宿舍换上干衣服。尽管这是埃瑞姑妈的主意，但艾德丽安也乐得借此避开冗长的对话。姑妈身上有种气质——粗放、豪迈和直率——令她联想到“七人画社”笔下的冰川或树桩之类的东西。不是说姑妈的脸或是模样有什么特别，是她那立于丛林之中、天地之间的神态给人这种感觉。不消说，埃瑞姑妈很适合这里。她十八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到“湖滨夏令营”，那时只是一名教导员的她如今已经是主管了。她从未结过婚——埃瑞·伍德根本容不下任何儿女情长的小事。光看她的外表，艾德丽安就知道姑妈的心像一条漫长的海岸线，装满了碧海蓝天和流岩浮木，异性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正如她父亲所说的——铁娘子。

宿舍闻上去有木头和消毒水的味道。有人开了窗，把屋子也打扫干净了，因为员工培训即将开始了。两天后，湖滨夏令营将会拥入一大批青少年和大学生。大学

生主要充当教导员、技能教练和维修工人。艾德丽安将在小卖部工作，拿最低工资，售卖糖果和T恤衫。她也可以选择在萨斯卡通度夏，看她爸爸浇灌草坪，妈妈打理西红柿树。他们三人都在等待死神的降临。但凡艾德丽安的举止稍有异常，她父母就会瞪大眼睛看着她，眼里充满了恐惧，有时妈妈还会大声地呻吟。

至少埃瑞姑妈不会像一头忧心忡忡的绵羊，整天盯着她不放。她给艾德丽安做了热巧克力之后，就说自己有事，打发她去外面走走："星期天下午，外面很安静，出去玩玩吧。五点钟吃晚饭。"

宿舍里回响着艾德丽安的脚步声，细碎的"踢踏"声沿墙壁四散开去。窗外栽满了白桦和云杉，映得屋内绿意盎然，一阵风吹来光影婆娑。她换上干的T恤衫和运动裤，再把湿衣服晾在另一张床上。员工宿舍共有四间卧室，每间摆放两张床。她将有一位室友，一个叽叽喳喳、粗手粗脚、热衷于评头品足且又喋喋不休的人。她也将挤进这间安静的小绿屋里。艾德丽安飞速地套上她爸爸的短夹克，走出了宿舍门。

她穿过环绕员工宿舍的那片树林，再走过蜉蝣横行的广阔草坪，向湖边走去。一条小径顺着陡峭的山岭下延至湖滨。她的左手边是码头，前面和右手边则是用黄色的长绳和浮筒标记出来的游泳区。艾德丽安爬上救生

员专座，朝远处眺望。幽灵们已经没入水中，只留下隐约的身影——她们的影子随着涨落的湖水上下翻滚。太阳出来了，给大地抹上炫目的蓝色、棕色和绿色。空中传来水鸟的尖叫声，它们在流光溢彩的云朵中不停盘旋。

她脑中的动脉瘤也是在这样的良辰美景中爆裂的。事情发生得十分突然，毫无征兆。和此刻一样，那天的天空也是碧蓝无垠，大地在她脚下延伸，没有裂缝，没有地震，没有丝毫异样。诚然她有点头痛，持续好几天了，但谁会把头痛放在心上呢，即使有时痛得十分厉害。头痛不像是真的，当天发生的一切都不像是真的。在朋友的欢声笑语和“啪啪”的吹口香糖声中，她挥动垒球棒，击中了体育老师投过来的螺旋球。但在击球的一刹那，她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她现在还记得那清脆的爆裂声和穿过她手臂的麻痹感。球像离弦之箭一样飞上了天，留给她的只有眩晕、疼痛和恶心。她还在努力，挣扎着朝一垒的方向迈了两步。

无数盏小灯排山倒海地在她眼前闪过，搅得她头昏脑涨；远处还传来了呼喊声，千百个声音都在叫着她的名字。有那么一瞬间，她以为那些光是上帝万能的手，探进她的脑子里，要带她脱离苦海，投奔极乐世界去了。接着她就彻底崩溃了——手和脚不听使唤了，骨头和肌肉支撑不住了，她的脸重重地砸在了泥土上。

她摔倒的那一刻已经魂飞天外了，因为后面发生的事情她一点印象也没有：朋友们尖叫着冲进场地，体育老师挡住好事的围观者，一个女孩跑去办公室求助；救护车撞倒了围栏，快速驶到她晕倒的地方；她上吐下泻，把裤子都搞脏了。没人告诉她这些，但她从别人的对话和动脉瘤的有关书籍中拼凑出了这些画面。她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之后就是康复治疗和家庭教学。她脑子发懵，智力退化，连这些也记不太真切了。等她脑力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她又有了很多不愿记起的事情。她在学校留了一级，朋友们都有了新生活，可能把她当成电视专题片里的一个人物，认为她英年早逝了。她费了好几个月的工夫才重新掌握了基本的运动技能。有些时候，她的脑袋还会退步，双脚也瘫软无力，这时她又会摔个狗啃泥，很难再相信她那不听指挥的身体了。即使现在，她仍是惴惴不安的，生怕哪个关键的神经细胞哑火，她的脑袋又要出现那天籁般的光芒，她又将听见千百个声音召唤她去远方。死亡，这就是死亡，光的翅膀，把你带到……

一块石头从她右侧飞过，在水面上跳了两下，然后沉了下去。艾德丽安转过头，看见一个黑发男孩，和她年纪相仿，坐在路肩上。他穿着一件蓝色短夹克衫，身上还粘着几只蜉蝣。她眯着眼看他，见他毫无反应，也

就不发一言地转回头，继续看着湖水。又一块石头飞过，再是一块。

“你是埃瑞的女儿？”

“不是。”

“你长得跟她很像。”

大家都这么说，太滑稽了。艾德丽安的眼睛是淡褐色的，一头金褐色的长发，还带点自然卷；而姑妈是小麦色的直发，剪得像个男孩子似的。

“好吧，就好比一辆卡车看起来像一辆汽车。”

“那你是什么，卡车还是汽车？”

“我是一辆爆了胎的汽车。”

男孩扬扬眉，脸色阴沉下来，手上又丢起了石头。艾德丽安看着石头掠过湖面，沉入水中。沉下去，沉下去——她感觉自己也随着那些石头沉入了湖中。天色变黑，雾色渐浓，她吹起了白泡，气泡自由自在、轻轻松松地融入空气之中。

“你快死了。”那男孩说。

她过了好几分钟才缓过神来。等她回头，路肩上已经没人了，只有路边的青草被风吹得弯下了腰。

“今天下午有个男孩在湖边晃悠。”艾德丽安的声音在宽敞的房间里发出很大的回声。这间厨房能容纳上百

人，但此刻就她坐在板凳上，看着埃瑞姑妈准备两个人的晚餐。她姑妈还是挺漂亮的：长相很迷人，但又给人一种桀骜不驯和难以亲近的感觉，犹如悬崖上的雕刻石像一般。埃瑞姑妈和人交谈一向是有事说事，事一说完，谈话也就结束了。

“那一定是保罗·马钱德，他住在附近，是我的修理工。”

“他有点不同寻常。”

埃瑞姑妈淡蓝色的眼睛瞟了她一眼：“有第六感啊，可不是好事。牢记这一点，别用错了地方。”

艾德丽安咕噜着从嗓子眼里挤出几个字来：“他说我快死了。”

埃瑞姑妈停了手，低着头站在那里：“那不是你经常对别人说的话吗？”她伸手去拿盐罐。

艾德丽安脸涨得通红，心也抽搐了一下：“但我没告诉过他。”

埃瑞姑妈又顿了一下：“也许他读懂了你的心思。那孩子有读心术，不用我吩咐，他就能知道我要他做什么。你要多少玉米糊？”她掀起壶盖，里面的水汩汩地冒着泡。

艾德丽安没有回答。她推开凳子，起身走到窗户前面。她内心彷徨，像风中的一扇门，永远关得牢牢的。

她伸出手指去触摸冰凉的玻璃，但一点感觉也没有，外面大雨如注。“你觉得他说得对吗？”

埃瑞姑妈“哐当”一声盖上壶盖：“我说过了，他读懂了你的心思。阴云密布的傍晚在外游荡，你的心思就像广播一样，清晰明了地被他人接收。汉堡已经熟了。”

“我还不饿。”

“随你便。”埃瑞姑妈拖过一张凳子，坐在主服务台前，一声不吭地大吃起来。艾德丽安的心沉甸甸的，窗外的雨顺着玻璃往下流，在窗户底汇成一个小水坑。

“我觉得他很怪，”艾德丽安断然说道，“我压根没跟他说话。”

“要是你不想理谁，就别理好了。”

艾德丽安坐下来,拿起一个汉堡：“我喜欢芝士汉堡。”

“芝士在冰箱里。”

如果是她妈妈，就会问她是不是想加点芝士。艾德丽安重重叹了口气，咬下一口汉堡咀嚼起来。

大雨下个不停。埃瑞姑妈整理完厨房之后，便问她想不想去畜栏看马，但艾德丽安径直回到了她的卧室。她觉得有点疲惫，但当她铺好床躺上去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彻底累坏了。这个地大风多、空气中总弥漫着云杉香味的地方有些不同寻常。在家里，她父母总努力维

持一种乐观的氛围，只要她一提起死亡或宿命，就急急忙忙地岔开话题，仿佛她的话就是鲜血一样——换句话说，她一拿死亡开玩笑，就意味着她开始流血了。他们竭尽全力想要止血，要让她噤声。有时她会大喊："我会死的，你们知道，我会死的。"——她会口不择言，只求打断父母那些爱意融融却毫无用处的话。她一发火，她父母就哑口无言，无助地互相看着对方。有一次她大叫道："你们为什么不再生一个小孩呢，该死的再生一个吧！"此言一出，只见她母亲泪如雨下，父亲脸色苍白，但他们仍然保持缄默，没有讲出他们的心里话：在你死之前，我们想给你所有的爱。

是埃瑞姑妈建议艾德丽安暑假到湖滨夏令营来帮忙的。她直接给侄女打电话邀请她："工资不高，发不了大财；只是在店里打打杂，不用费什么力气。"

虽然只工作几小时，但还是挺累人的，这还不碍事。更糟糕的是，有个古怪的男孩说她快死了。埃瑞姑妈把她看成一个低能儿。风整日刮个不停，在树梢间呜咽，吹散乌云，还把幽灵招来了。

自从动脉瘤爆裂之后，艾德丽安就看得见幽灵了。也许是她的脑电波发生了变化，或者是世界有了新安排，想让她提前感受一下往生之后的生活。她不是一直看得见她们，但常常能感觉到她们的存在：屋角模糊的

身影，树后移动的步伐，又或是湖上的哀哀哭泣。她并不害怕，只是很难再一心一意地活在当下的现实里。这就好比她站在两个世界的中间，有两种不同方向的力量在拉她，叫她做出选择。面对那些伸手给她、唤她过去的亲人，她无所适从。虽然他们的笑容很亲切，她仍然心有抵触。

埃瑞姑妈和那个怪男孩不会故作轻松，假装她还有痊愈的希望。保罗·马钱德说得没错，她就快死了。也许不是这一刻，但也很快了。从那次生病之后，她脑袋里的血管就变得脆弱不堪，随时都会爆裂，夺走她的生命。她的身体将倒下，灵魂将飞走……飞到哪里去呢？是鬼影憧憧地在屋子里来回游荡，看着失去她的亲人们继续活下去，还是和湖上那群幽灵们一起，天天大声哀号？她们在喊些什么呢，一遍又一遍永不停止？

艾德丽安悄悄套上雨衣，又溜出门朝湖边走去。为了避免风吹到脸上，她一直垂着头。在这阴冷的雨夜，连蜉蝣都不见踪影，处处是凄冷萧瑟之感。为什么她要跑到这么一个无人识她、无人爱她的地方来呢？她是个动脉瘤患者，需要小心照料，不能动气，不能劳累，不能伤着血管，难道埃瑞姑妈不知道这些吗？艾德丽安走到山岭上，正打算沿着小路下到湖滨去，突然望见埃瑞姑妈站在那里，低着头一动不动，黄色的夹克衫被风吹

得啪啪作响。远处的湖面上，幽灵们烦躁不安地来回漂移，灰蒙蒙的身影在夜里依然清晰可辨——那是五个女孩的朦胧倩影，像忧伤的轻烟一样在空中飘来荡去。

埃瑞姑妈看着她们。她丝毫没注意到侄女的存在，只是站在那里直视着幽灵们。毋庸置疑，她和艾德丽安一样，都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幽灵们。

突然，埃瑞姑妈转身沿小径走了上来，艾德丽安惊得连往后退。埃瑞姑妈径直走到山顶，注视着艾德丽安，脸上充满了哀伤的神色。接着她一言不发地走开了，穿过草坪去了餐厅，只留下艾德丽安凝望着她的背影。体味到了姑妈的寂寞内心，艾德丽安嘴里泛起一阵苦涩的味道。

2 塔塔小卖部的售货员

她睡得很沉，噩梦连连：海上波涛汹涌，夜空阴云密布，尘嚣中传来空灵的呼唤声。虽然早晨的卧室清新凉爽，她醒来时还是头皮冒汗，全身像水洗了一样。外面的雨已经停了。

她花了好几分钟才适应了新环境：陌生的床、粗糙的毛毯以及闻起来一股霉味的枕头。房间里绿光浮动，宛如闪闪发光的绿宝石。那一刻，她确信自己穿越了梦境，到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没有烦恼，她再也不用担心脑袋炸开的问题了。

她的神游天外被"噼噼啪啪"的树枝断裂声打断了。看见外面墙上有东西在动，艾德丽安忽然意识到自己是孤身一人。她裹上毯子，轻手轻脚地走到窗前，却只瞧见窗外摇摆的树枝。宿舍的另一端传来更多的响声。她悄悄地穿过狭窄的走廊，朝另一间空置的卧室里窥探。窗外闪过一个阴影，接着露出了一张脸。

“关上窗户，我要把纱窗取下来，”保罗说，“我在洗窗户。”

“可我在睡觉。”

“关上窗户。”他重复了一遍，扬扬手中的刮刀。

“关你自家的窗户吧。”她转身要走。

“我必须进来。”

“你先洗别的房间吧。”

“这是最后一间了。”

“那就再等五分钟，让我换好衣服。顺带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八点半。”

“大多数人都是九点开工的。”

他妥协了，艾德丽安自认为赢了这一仗。不过，要是他偷偷溜进来，透过窗户偷窥她换衣服怎么办？或是直接闯进来？她锁好卧室门，拉下百叶窗，才开始换牛仔裤和T恤衫。然后她洗脸刷牙，精心梳好了头发。让那位命运先知者等着吧。当她最终走出卧室的时候，他正坐在前院的台阶上抽烟。前院有个小小的正方形门廊，她从侧边走下去，惊起一群蜉蝣。他转过头来看她，脸上跟昨日一样毫无表情，但眼睛却炯炯有神。

“怎么了？”她红着脸喝道。

他耸耸肩。

“湖滨夏令营不是禁止抽烟的吗？”

他又耸耸肩。

她犹豫片刻：“能给我一根吗？”

他脸上浮现一丝笑意，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扔给了她。她没接住，只得弯腰把烟捡起来。那又怎么样，不可能指望她生病期间还像运动员一样灵活吧。烟盒左边塞了一个黄色的打火机。她点着烟，大力吸了一口。她答应来度夏之前，从未认真考虑过禁烟这件事。说实话，她当时也不知道有禁烟这条规定，因为埃瑞姑妈是在发出电话邀请一周后才把冗长的《员工守则》寄给她的。倒不是说她想在公开场合抽烟——她还未成年，埃瑞姑妈也不太可能在小卖部里出售香烟——但如果其他员工也不准抽烟，就很难私底下分给她一根了。艾德丽安琢磨了很多偷带香烟的办法，还打定主意，如果不幸被逮住，就借此辞职走人。这借口真是再妙不过了！

“谢谢。”她把蜉蝣从T恤上扯下来。

他把香烟放回口袋里：“不客气，安琪儿。”

“我的名字叫艾德丽安。”

他直直地看着她：“我知道。”

机会来了。这两年来，她一直故意惹是生非，逮着机会就挑衅别人，就是想追问一个答案，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她深吸一口气：“你为什么说我要死了？”

他的视线停在她脸上："我们不都要死的吗？"

她仍然吸着烟："没错。但我马上就要死了。是不是我姑妈告诉你的？"

他扔了烟蒂，用脚碾碎，然后踢到门廊底下："埃瑞从不说人是非，这是她的优点。"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背握着双手向外拉伸，弄得全身的骨头咯咯作响。"我已经一百次梦到自己的死法了。一百种不同的死法。我没有完全死掉，总在死前的一瞬间醒过来。"他眯着眼望向远方，"总是发生在同一天、同一地点，但每次的死法都不一样。"

"不可能每种死法都是对的。"

"当然，但为什么每次都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大概要我选择一种死法吧。"

她挤出一个笑容："你在胡说。"

"那你为什么问我呢？"

沐浴在晨间清新的空气里，他们互望着对方。

"你还没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我快死了的。"

"就是一种感觉。"他提起桶，准备要走。

"嘿！"她叫住他，"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死吗？"

他回头看着她："不清楚。"

"那你的大限之日是什么时候？"

“你想为我送终吗？”

“只是问一问。”

他神色严肃起来：“你会在场的，我已经看见了。把烟蒂藏好，嗯？”他朝宿舍后面的灌木丛走去，随之带起一大群银色的小虫。艾德丽安听见扫帚在桶里滚来滚去的声音，接着“扑通”一声落到了地上。保罗大声咒骂。

她最后吸了一口烟，用脚把烟蒂碾碎，踢到门廊底下。

“嘿，安琪儿，能请你进屋把窗户关上吗？”

她嘴角泛起一丝笑意。阳光照得虫儿的翅膀熠熠生辉，在它们的包围下，她穿过林间小径，前往餐厅吃早饭。

三个身穿涤纶制服的妇女站在厨房的主柜台前，开着大箱大箱的罐头食品。在餐厅的正门口就能听见她们的声音，你一句我一句，还不时迸出雷鸣般的笑声。说的不是英语。艾德丽安小心翼翼地朝厨房里张望，她们看着不像外国人，仅仅是三个中年妇女，身材臃肿，脚穿矫形鞋，头戴发网，嘴里说着稀奇古怪的话。

一个妇女瞧见她，开口说英语了：“你是艾德丽安，对吗？”

艾德丽安笑了，暗松一口气。

“好标致的姑娘，跟埃瑞长得一模一样，嗯？”

其他俩妇人忙不迭地点头。

“呃，还能吃早饭吗？”艾德丽安问道。

“早饭？”头一个妇女夸张地转着眼珠，“也许你应该在中午前出现。”

“有面包和水就行。”艾德丽安答非所问地说。

她们大吁一口气，端上来玉米片、牛奶和面包。艾德丽安一边伏案大嚼，一边听她们说着那种古怪的语言。如果她们会英语，为什么不说呢？她费尽心思想知道她们在说些什么。古老的家乡？她们的孩子？丈夫？艾德丽安几乎大笑起来。也许她们只是在讨论最近的妇科检查结果呢。癌症——她们想到过死亡吗?从她们的谈笑声中，可听不出这个。艾德丽安吃完玉米片之后，头一个妇女又说起了英语：“碗碟放在水槽里就行了，我们过会儿再洗。”

“嗯，”艾德丽安问道，“你们从哪儿来？”

她们互换了一个狐疑的笑容。

“啊，她想叫我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其中一个说。

“想抢我们的活干，”另一个说，“血管病那么严重，还想抢我们的工作。”

“都怪这漂亮的制服和发网，”第三个人说，“每个

人都想要它们。”

“啧啧啧，”头一个妇人说，“你先念完书，再考虑工作的事吧。”

艾德丽安风似的逃到外面的树下，双颊烧得通红。老巫婆。她才不要她们那恶心的工作呢。她们可以到全国任何一家夏令营去烤猪排和香肠，都不关她的事。无礼——她们太无礼了。她转来转去，又踢树根又拍蜉蝣，直至面色稍霁。老天爷啊，她多想要一根香烟啊。那才是她应该做的——尽管那些老巫婆鬼话连篇。她要学会用那种鬼话讨一根香烟，在她们面前显摆显摆。暑期结束，她要流利地说着她们的语言，向她们索要麻药、针线、避孕套和各色杂志。每天早上她都会有一个新主意。打扰一下，请问你有最新一期的《花花女郎》吗？我的那本被夏令营学员借走了，现在还没归还。

埃瑞姑妈正在办公室。“好极了！”艾德丽安进来时，她从桌前抬起头来，“今天，你负责清点小卖部的存货。”她笑了，但神情疲惫，双眼肿胀。昨晚湖边的情景又浮现在两人眼前，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埃瑞姑妈蹙着眉，使劲按着自己的鼻梁，仿佛要把什么东西挤出脑袋似的。“别把蜉蝣带进来。”她说。

艾德丽安走到门廊上。虫儿们安然地粘在她身上，翅膀合起来向上翘着。它们被扯下来的时候，也没怎么

挣扎。但还是要轻轻拽一下，因为它们的脚紧紧地附在她身上，仿佛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可恶，她看着它们振动双翅飞走的样子心里暗忖道，讨厌，可恨，下地狱去吧。

她回来的时候，听见割草机工作的声音。“已经开始割草了，”埃瑞姑妈说，“小伙子就是动作快。”

房间的一面墙边堆满了箱子，上面贴着各式各样的标签：T恤衫——中号，运动衫——大号和纽扣。艾德丽安对两个标有咖啡甜脆棒和聪明豆的箱子特别有兴趣。

“不准偷吃，”埃瑞姑妈瞄见了艾德丽安的目光，警告说，“我会教你怎么做。”

“我会点数。”

“这里有去年夏天的记录，还有去年冬天的记录。学校马上就要开营了，宗教团体和联合会已经租好了场地，必须确保一切准备妥当。很高兴你能来帮我。”

办公室的后半截是储藏室，箱子堆到了半空高。“希望你喜欢点数。”埃瑞姑妈嘲讽地说。她自顾自出了房间，绕到屋后。房子的北墙外搭了一个遮阳篷，夏天的时候被用作售货亭，塔塔小卖部就设在这里。埃瑞姑妈交给艾德丽安一串钥匙，有门钥匙、橱柜钥匙，还有服务厅大窗的钥匙。“空调很足，”她说，“这是遮阳篷的控制杆。”

她演示了一遍，便叫艾德丽安来操作。艾德丽安按下开关，看着蓝白条纹相间的帆布伸张出去，又收缩回来。出去，回来；出去，回来。

“挺爱玩的，”姑妈点评道，“是件好事情。”没等艾德丽安反驳，她继续说：“你在塔塔小卖部上班的时候，孩子们会和他们的教导员一起来。每个小组每天都有各自的时间空当。”她叫艾德丽安把所有物件开开合合了好几次，然后告诉她把钥匙挂在办公室的哪面墙上。“你来这儿度过几个夏天？”

“五个。”艾德丽安原来预定过六个，但最后一个六月她的脑袋炸了。

“这儿是账簿。”姑妈说，丝毫未对她给予同情之意。她向艾德丽安讲解完账簿上数字和栏目的含义后，就接着埋头干活了。艾德丽安动手开箱，箱里起码有上万件T恤衫和运动衫，每件上面都印有两艘小帆船和五朵小浪花。

“这些颜色太丑了。”艾德丽安说。

“什么？”埃瑞姑妈抬起头来。

“年轻人不喜欢这些颜色。”

“不喜欢蓝色、绿色和红色？”

“它们都太暗了。年轻人喜欢亮一点的颜色，比如嫩绿色、鲜柠檬色和桃红色，还有宝蓝色。换成这些颜

色，衣服会卖得更好。”

“谢谢你的建议。”埃瑞姑妈继续她的文书工作。

艾德丽安不禁脸上一阵绯红。她盯着姑妈低垂的头，缓缓地说：“别这么对我说话，我不是苦工。”

“当然，你随时可以甩手走人。”埃瑞姑妈头也不抬地说。

“嗯，没准我就这么做了。”

“电话在那边，你请自便吧。”

两人都沉默不语。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艾德丽安小声问道。

埃瑞姑妈纹丝不动，仍然垂着头。“这和喜不喜欢没关系，”她说，“你为我工作，我付你报酬。我叫你怎么做，你就照做。别对你的老板发号施令。最好马上学会这一点，不然以后有你苦头吃了。”

什么以后？艾德丽安几乎脱口而出，但这时电话响了起来，埃瑞姑妈拿起听筒。“湖滨夏令营。”她眼睛望着窗外平静地说。

保罗透过纱门向里张望：“咖啡时间，来吗？”

艾德丽安明白他说的是抽烟时间，跳起来就想加入，岂料埃瑞姑妈手盖住话筒，对她说：“你才刚开始干活呢。再干一个小时，到时有十分钟时间休息。”她又继续打电话。

保罗的眉毛向上扬起："我一个小时后再来。"说完就走了。

电话打完之后，埃瑞姑妈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办公室。艾德丽安坐在原地，看着那一箱箱等着她点数的T恤衫发呆。这些中号海军蓝的衣服太丑了，简直是老古董。湖滨夏令营的商标十年没变过了，那两艘玩具帆船和五朵小浪花也像是哪个小朋友颜料本上的涂鸦之作。难道埃瑞姑妈不知道，她的竞争对手是实力雄厚的"外星人"和"玛里琳·曼森"公司吗？

她起身在办公室里溜达。屋里的摆设很普通——记事本、订书机、景观树台历，还有多份夏季营地活动日程表的复印件。墙上有两面挂钟，东西墙上各一面，这样无论日出日落，都能捕捉到阳光。埃瑞姑妈把所有事情都规划好，组织好，安排得井井有条，唯独艾德丽安是个例外。这个侄女不打算听天由命，乖乖地听任她姑妈的摆布。或许此时此地，她的动脉瘤会再次爆裂，使得她呕吐不止，最终倒在姑妈的小桌上一命呜呼了。那会让姑妈伤心内疚吗？她可以想象埃瑞姑妈发现了尸体，查看了脉搏，然后致电她的父母的情景。姑妈会泪如泉涌，后悔万分："我是个不称职的姑妈，我对她不好，才把她害死了。"艾德丽安假想着姑妈自责的种种画面，这种自娱自乐让她着实兴奋了一阵，但很快就兴

趣索然了。

艾德丽安翻看着姑妈书桌上的一大堆纸。她挪开一块桌垫，一张小照片的小角露了出来。无所事事的她把照片拽出来仔细端详。一群和她年纪相仿的姑娘正穿着泳衣，对着照相机镜头微笑。照片上还有一个金黄色头发和淡蓝色眼睛的年轻女人，那是她们的教导员埃瑞姑妈。她也身穿“速比涛”牌泳衣，手持一件救生衣，咧嘴而笑，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艾德丽安惊奇地发现她和姑妈有多么的相像。在埃瑞姑妈的脸上，她看到了自己的前额、鼻子和嘴，还有高高的颧骨和突出的下巴。有两个女孩跪在埃瑞姑妈身后的野餐桌上，双臂亲密地圈住她的脖子，另两个女孩用胳膊搂住她的腰。她们全疯了。

艾德丽安偷偷把照片塞进皮夹里。这上面有很多信息，她要好好研究一番。她可能以后会把它还回来。也许。如果姑妈表现良好，对她有所尊重的话。艾德丽安吃了根“咖啡甜脆棒”犒劳自己，接着继续清点去年卖剩的奇丑无比的T恤衫。

整整一个小时后，她坐在门廊的台阶上，等候她的香烟。埃瑞姑妈已不知去向。因为清点了太多的T恤衫，艾德丽安觉得头昏脑涨，仿佛有无数艘难看的帆船在她

的脑海里上下翻腾。她听见远处的割草机停止了作业，接着传来一阵脚步声。保罗走了过来，四周布满了蜉蝣。

“来，我知道一个地方。”他已经脱掉了短夹克，棕褐色的皮肤被烈日晒得更黑了。

“快给我支烟抽。”

他缓缓地饶有意味地笑起来：“你自己没带？”

“我读过‘守则’了。”

“哦，真庆幸我没住在营地里。”

他转身走上一条闪着绿叶和虫翅微光的小径。艾德丽安边骂边挥手驱赶头上的虫子：“你应该明白，我这么跟着你，只为一个原因。”

他回头看着她笑：“是吗？”

她翻了个白眼，扭头看别处。她在学校里就是这么对待男孩子的——抽他们的香烟，却回避他们的搭讪和肢体接触。她独处的时候会对恋爱想入非非——简直是浮想联翩——但现实中她却逃避一切可能。她相信，那种亲密的肢体接触会像燃烧瓶一样，把她的脑袋灼伤。

“埃瑞不在附近吗？”

“我们吵了一架，她走掉了。”

“这么快就吵架了？”他弯腰钻过两株云杉，她紧随其后，看见前面出现了一小块林中空地。蜉蝣更多了，扑扇着翅膀，在保罗的头发和肩膀上形成一个光

环，“这是营地的孩子们学习搭建斜顶屋的地方。”

“我们也要搭一个，然后躲在里面抽烟。”

他又笑了，审视她的脸。艾德丽安堂而皇之地把眼神移开，心里暗暗佩服自己的勇气。“给我一支烟。”她一面说，一面小心翼翼地把衬衫上的蜉蝣扯下来。这些小东西竟然在她胸口扑腾，太尴尬了。

他取出上次那包烟：“那你们吵些什么？”

她不耐烦地耸耸肩：“我只是对她说，她应该卖些色彩更鲜艳的T恤衫，她就恼羞成怒了。”

他递给她一支烟：“听起来不像她。”

“也许吧。但我不怎么喜欢她。”

“为什么？”他为她点烟，然后给自己也点上。

“她太爱摆老板架子了。”

“可她就是老板呀。”

“我不喜欢被人呼来喝去的。”艾德丽安走到空地边缘，望着树叶间洒下的斑驳的阳光和翩翩起舞的虫儿们。空气怎么能幻化出那么奇特的颜色呢？既绿荫浓浓又金光闪闪，甚至连蜉蝣也变得灵动起来。她从喉咙处扯下一只虫子，看着它振翅飞走。

“倔强的城市女孩。”

她回头发现他在打量她，眼神缓慢地上下移动。“打住，”她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视线，“你是不是想说，我

的性格太倔强了。”

他转头看着丛林深处：“不，安琪儿，你所有的一切都很倔强。”

“别再叫我安琪儿了。你是不是想我叫你……”她搜寻着一个合适的词语，“达斯·维达？”

出乎意料的是，他居然笑了：“达斯·维达和安琪儿——倒是一对完美的组合，好人坏人都齐全了。”

“你会不会总想着死亡？”

“你会吗？”

她思考了一会儿：“死亡的威胁无时不在。”

“所有人不都会死吗？”

“不像我这么迫在眉睫。”

“把我也算上，呃？”

这回轮到她来打量他了，宽脸浓眉阔嘴，有点鹰钩鼻，头发蓬松，垂落在肩头上。看到这里她停住了，他脖子以下的部分等他背过身去再观察也不迟。

“你多大了？”她问道。

“今年七月就满十六了，你呢？”

“十一月满十六。那你是怎么弄到烟的？”

“总有人会卖烟给未成年人的。”

“这倒是，”不管张贴多少告示，青少年总能找到愿意做生意的人，“你吸食别的东西吗？”

“毒品吗？”他瞅了她一眼，“我这脑袋，不吸毒就已经够乱的了！你呢？”

“有一次在学校，有人偷偷给我的汽水里加了点药物。我自己没主动沾过那些东西。”

“你想吗？”

“那种感觉太怪了，”她被脑袋里突然出现的亮光吓坏了，急忙爬到厕所的角落把汽水全吐了出来。自那之后，她再也不和他人分享罐装汽水了，“照你看，你死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

“痛。”他柔声说。

“嗯。但我的意思是，你会看见一片漆黑还是眼前全是亮光？”

“我不知道。我从未体验过真正死亡的那一刻。我所见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死法，全部向我袭来。”

“我想是亮光，”她说，“我第一次看到的就是亮光。两年前，我脑袋里的动脉瘤爆裂了一次，整个脑袋里全是亮光。”

“那看见上帝……是什么感觉？”

她摇摇头：“不是上帝，更像是脑袋里的一颗星星死了。你知道星星爆炸的样子吧？就是那样——一次大爆炸，像核爆炸一样，世界末日到了。砰！”她打了一个响指，“很多人脑袋里都有一根突起的血管，但忙忙

碌碌的他们压根感觉不到潜在的危险。有些人病发前毫无征兆，只是血管突然爆裂，人就倒地身亡了。”

他安静地站在空地的另一头：“所以那将是你的死法，呃？”

她急吸一口气：“没错。”

“至少你还知道将来会怎么死。”他说。

3 许愿树着火了

上午的时候，天上的云层开始聚集，阵阵狂风吹得纱门砰砰作响。两名工作人员休假一天后回来了，他们是营地的主力，长年在这里工作。此时他们正站在办公室门廊上同埃瑞姑妈说笑。他们似乎聊得很投机，这让艾德丽安惊疑不已。她警觉地看着他们，希望能找到少许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迹象，但什么也没有。脑子进水，她下了结论。为了适应，不，为了喜欢她姑妈的专制统治，他们装傻充愣，甘愿把自己的智力水平下降一个档次，但这并不表示她也得那么做。中午时分，她开始统计现存的红色小号夹克衫的数量。等这些难看的衣服点完之后，她起身说："我吃午饭去了。"

"一点前回来。"埃瑞姑妈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上班时间！艾德丽安大力关上纱门，疾步跑下台阶，接着站定身子，任由大风吹打自己的面颊。暴雨将至，她站在刚割过的草坪上，能清楚地

望见远处的湖水波涛汹涌，上下起伏。暗灰色的天空雷声隆隆，骇人的闪电劈在了湖面上，那颤动的电光在艾德丽安的脑袋里也激起了共鸣。看着锯齿状的闪电划过天空，艾德丽安就像观看自己的脑袋一样：电流像刀片一样切开构造复杂的脑组织；天空在呼喊，唤她进入它的脑袋，一同感受它那炫目的光芒；来吧，我们认识你，来加入我们吧。

员工们朝餐厅走去。有人叫她的名字，但艾德丽安转身，穿过半透明翅膀覆盖的草地，朝电光霍霍的天边跑去。她沿着山岭的小径往下走时，又看见了幽灵们。她们一面如蜻蜓点水般地在湖面上穿梭，一面不停地扭动身体，仿佛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似的。艾德丽安能看见她们的手臂和腿，长短不同的头发，甚至她们的胸部，但她们的脸还是一片模糊。幽灵们在叹息，声音低沉，似乎是在呼唤暴风雨去侵袭湖滨。艾德丽安站住，迎着风努力地挺直身体。她肯定幽灵们在喊什么——一个短语，几个字，宛如撕裂天空的闪电，不断地重复着。又是一片白光，艾德丽安不禁迈步向前，踏进汹涌的湖水中。女幽灵们的呼唤、她们的脑能量在天空中消逝……这一切都让她找到了认同感。

“你疯了吗？”

有人拖着她出水上岸。她又推又挡，挣扎着想回到

湖里去，却被那人一把推倒在湖岸上。接着一个重物压在了她身上。她拼命反抗，直到脑袋里的白光倏地消失，才发现自己浑身透湿、衣冠不整地躺在沙滩上。她睁开眼睛，只看见灰色的天空和保罗关切的面容。他俩身上都停满了蜉蝣。

“放开我。”她喊道。

“如果闪电击中了你所在的水域，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我说放开我。”

“你在干什么？”

“快点放开我！”她嚷道。

他们缓缓站起来。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树木正努力恢复原样，而被闪电劈断的树干只能慢慢腐烂了。她累坏了，怎么才能解释自己刚才的行为呢？

“风景不错。”她说。

又一道闪电划过天空，照在保罗那写满问号的脸上。她转身爬上通往山岭的小径，穿过无数扑扇的翅膀，走回她的卧室换衣服去了。

除去一个小角有点湿，那张照片倒是毫发无损。她幸运地把钱包塞在她父亲的夹克衫口袋而不是牛仔裤里。只穿着内衣裤的艾德丽安瑟瑟发抖，看着照片上她

姑妈和周围八个女孩微笑的脸庞。这张照片起码有二十年之久了。那时的人们是不是更快乐一些？那些姑娘们的笑容灿烂得不像是真的，而且每个人的幸福还各有不同。艾德丽安深知即使在动脉瘤爆裂之前，她也没笑得那么开心过。现在的年轻人，笑的时机要随大流，笑声也一概是又尖又响，很有点假笑的味道。但有一回，她听见一个女孩放肆地开怀大笑，那笑声如此可怕，令她对那女孩怒目而视。那女孩长相太一般了——棕色头发，戴眼镜，皮肤还有点浮肿。

倾盆大雨下个不停，叮叮咚咚地打在宿舍屋顶和墙上。云杉的香气更浓郁了，空气也变得厚重起来，饥饿慢慢吞噬了她。她该怎么面对保罗呢？他会告诉别人吗？要是她早上偷拿一点聪明豆就好了，那她就不用和埃瑞姑妈以及她的粉丝团一起用餐了。她很不情愿地穿上毛线衫和牛仔裤，再披上一件雨衣，经过滴答落雨的大树往餐厅走去。

不出所料，保罗和那两名主力员工正围坐在埃瑞姑妈身旁。他们占了一张为技能教练和维修工预留的桌子，餐厅的其他地方则空无一人。艾德丽安还记得自己以前来夏令营时，曾怯生生地望着员工餐桌，幻想着箭术老师同救生员之间发生浪漫的爱情。那时候，员工们就像堕落的天使——经不住诱惑，身背沉重的翅膀操持

着湖滨夏令营。她从未意识到他们只是长大了的自己。如今，她也要坐在那些员工餐桌上，也会有某个五年级的小男孩爱上她。整件事就是一个大骗局。艾德丽安在服务台上移动着托盘，拿了一点意大利通心粉、酸橙味的吉露果冻、黄瓜沙拉和一杯牛奶。

“你真幸运，”一位妇女摇摇手中的长柄勺埋怨道，“你再不来，我们就真的要回老家去了。”

艾德丽安面孔泛红，默默取了一片面包。

“你的笑容跑光了，”另一位妇女取笑她说，“保罗就不这样——只要给他东西吃，他就给你一个灿烂的笑容，是不是呀？”

艾德丽安朝身后望去，看见保罗正递盘子给柜台想再要些东西吃。突然她脸涨得通红，想起了在闪电撕裂天空的那一瞬间他压在她身上的情形，但这一回他们的嘴都触电了——喷出白色的火焰。接着幻景淡去，只留下她张着嘴站在柜台前，寻思自己刚才有没有喊出声来。妇女们还在喋喋不休地谈论保罗的笑容，但保罗似乎已有所察觉。也许是那阵电流。那他最好不要误会——她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参加夏令营的小姑娘了。她端起托盘，慢慢地移到那群聊得正欢的食客旁边。埃瑞姑妈身边有一个空位，显然是保罗的位子，于是她坐到了桌子的另一头。那里更安静，更不会有触电的幻觉，

心跳也不会莫名其妙地加快。

雨敲打着屋顶。天空中电闪雷鸣，那雷声震耳欲聋，仿佛是从地底冒出来的一样。大家都无动于衷，埃瑞姑妈说了句俏皮话，逗得那两位主力员工笑了起来。他们看起来像新婚夫妇，艾德丽安注意到那女人的手上戴了一枚订婚戒指。难怪他们喜欢埃瑞姑妈——刚订婚的他们幸福无比，自然和谁都相处融洽。

餐桌上又迸发出一阵笑声。这时保罗把盘子放在桌上，朝艾德丽安推了过去："给我牛奶和餐具。"

大家都看着他俩，相互眨眨眼睛。"火药味很浓哦，保罗？"那位准新郎扬起眉毛问。他高高瘦瘦的，头戴一顶黑色的牛仔帽。

如同玩冰壶游戏一般，埃瑞姑妈小心翼翼地将保罗的刀叉和一杯牛奶顺着桌中央推给了他。她一眼也不看艾德丽安，继续吃她的意大利通心粉。艾德丽安有种被忽视的感觉，一种她不存在或已经死了的感觉。突然她十分痛恨姑妈，心里像有两只手挠着并不停拉扯般难受。

"你是艾德丽安？"那个戴订婚戒指的年轻女人往前倾了倾身。她很丰满，有一头黑色的披肩发，"我叫格温，这是我的未婚夫盖伊。我还记得你七岁的时候，用小树枝燃起了你人生的第一把火，由此还获得一枚夏令营徽章。"

“哦，是的。”艾德丽安不喜欢陌生人记得她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她自己都忘记了的往事。此外，保罗又在看她了。她能感觉到他的第六感又在试图挑起事端，而在桌子的那一端，埃瑞姑妈忽然站了起来。

“我去牲畜栏了，要找我就去那里。你们都知道自己下午的任务吧？”

这是个命令，而非问题。“是的，头儿。”盖伊笑着应道。

“艾德丽安，你继续盘点存货，我三点左右过来检查。”埃瑞姑妈端起托盘走过餐厅的时候，一道闪电照亮了所有的窗户，映得她瘦长的身体格外羸弱。每件物品都变成黑白的了。那几个卖东西的妇女无声地叫了起来，她们的嘴同时张开，宛如被雷击中了似的。接着就是一片寂静。

“树着火了？”埃瑞姑妈朝门口跑去，保罗和盖伊也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哪棵树？哦，拜托，不要是许愿树。”格温边喊边跟着跑出去。艾德丽安抓过她的雨衣，一面套上袖子一面跑出了大门。外面已是漆黑一片。大雨倾盆而下——任何着火的大树都不会烧很久。不管暴雨如何肆虐，她只是紧跟着格温穿过灌木丛。不消说，待他们赶到的时候，那棵树上的火已经熄灭了，但仍在冒烟。

"就是许愿树。"格温痛哭道。

空地的小斜坡上有一棵巨大的银色白桦树。树从中间被劈开了，一半直立着，另一半倒在了地上，露出焦黑的树干，上面还袅袅地冒出小段黑烟。埃瑞姑妈摸着劈断的树干，静静地站在大雨中，完全顾不上拉起她的雨衣帽。盖伊搂住格温，让她靠在自己的肩膀上……

在这湿黑的午后，万籁俱寂，只有艾德丽安的思绪乱飞。她每年夏天都在这里度过。适逢月圆之夜，午夜时分，教导员就会叫醒宿舍里的姑娘们，带领她们去看许愿树。在月光的照耀下，许愿树银色的树干舒展开来，宛如发光的大地之神，召唤她们簇拥在枝叶间，低声倾诉她们的愿望。每个教导员主持仪式都各有不同：有时姑娘们会围成一个圈，有时她们会找个僻静的地方坐着凝视那棵树。但到了某个时刻，每个人都会走上前，去触摸许愿树闪着微光的树皮，然后许下一个愿望。这就是魔力所在——女孩触摸了那棵树，它也触摸了女孩们。艾德丽安记得自己对那银色树皮倾诉衷肠，随即就收到了那棵冷绿的大树给她的回应。在此时的大雨中，她再次走上前去触摸那棵树，想在它逝去之前，许下最后一个愿望。但她刚碰到那温暖的树干，埃瑞姑妈就抓住她的手甩了开去。

"你太邪门了，姑娘，"她厉声说道，刻板的面容在

雨夜里更显狰狞，“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在这里你必须小心行事。对我的所有东西，你都必须小心。”

埃瑞姑妈转身钻进了树丛，她黄色的夹克衫在黑幕里浮动。又是一阵电闪雷鸣。盖伊不安地清了清嗓子，格温拍着树干说了些安慰的话，只有艾德丽安仍注视着那远去的夹克衫。对于埃瑞姑妈的话，她先是震惊，随后又产生了一种新的领悟。她确实有点邪门，湖上的幽灵、暴风雨、劈裂的大树——或多或少都和她有关。她还望见远处的地平线上亮起最后一道闪电，预示着未来还有更多的事情发生。

“埃瑞正在气头上，我相信她不是那个意思。”格温语音轻柔，极具安抚力。艾德丽安看着其他人，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扫过去。勇于面对并不难，脚下的大地、低语的绿树和无尽的苍穹都赐予她无穷的力量。格温眨了眨眼，盖伊清了清嗓子，只有保罗勇敢地和她对视，默不作声却又坚定不已。

“她就是那个意思。”艾德丽安转头朝树丛间走去。她午饭还没吃完，后面还有一堆难看的T恤等着她去点呢！夏天才刚刚开始。大地包容她，天空亲近她，她的姐妹们在湖上大显神通。她也许能活过这个夏天，也许不能。但如果死神找上门来，她希望能死在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地方。

雨后的夜晚凉爽宜人，鸟儿的歌声在林间回荡。艾德丽安正开箱取出她的衣物时，门廊上响起了牛仔靴的声音，接着宿舍的外门开了。

“艾德丽安？”一个声音喊道，“是我。”

“我”就代表了埃瑞姑妈。艾德丽安站着不出声，听着那脚步声穿过大厅，然后她房间的灯亮了，门也敞开着。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她就在屋里。埃瑞姑妈在门口站着，黄色的夹克衫滴滴答答地往下淌水。衣服上还附着很多虫子，一张一合地扇动着翅膀。艾德丽安叠起一件运动衫，把它放进梳妆台的抽屉里。那不是湖滨夏令营的运动衫。

“别把蜉蝣带进来。”艾德丽安提醒说。

“我走的时候会把它们都带走的。”

“它们令我浑身不自在，你应该喷农药杀死它们。”

“这正是生命的美丽所在，”她姑妈举起手，看着飞散的白色小虫，“卵产在水里，在湖里孵化两年，接着羽翼丰满，展翅飞翔一两天。无恶意，不咬人，飞翔期间甚至不吃东西。只是交配、产卵，然后死去。”

“两年孵化，只为了飞翔两天？”艾德丽安说，“太浪费了。”

“水下的两年，它们一直在憧憬未来。正是这些憧

憬，使得它们展翅飞翔的两天生命更有意义。每一秒都神秘无比，都有不可预知的事情发生。如果我们多花点时间憧憬，也许也能长出翅膀来。”埃瑞姑妈凝视手臂上的虫子，就像在看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一般，“它们的学名叫蜉蝣目，源自希腊语，意思是‘仅一天的生命’。希腊人发现这种动物的生存方式，就特意创造出了这个词，表示对它们朝生暮死的生命本质的敬意。”她的声音出奇的紧张。说完她抬起头来，但艾德丽安避开了她的眼睛。

“我为今天下午所说的话向你道歉。”埃瑞姑妈的语气一如往昔的生硬，“不应该那么说。你为树伤透了心。”

“许愿树。”艾德丽安轻声说。她又叠好了一件T恤，这件仍然不是湖滨夏令营T恤。

“那棵树比我还老，比这个营地还老，成千上万的小孩对它许过心愿。”

“也许它不会死。”

“闪电击中了它的心脏，撑不了多久了。”姑妈在地上不停地蹭脚。当天下午，她没来塔塔小卖店视察艾德丽安的工作，也没有和大伙一起吃晚饭。“一切都顺利吧？”

“很顺利。”艾德丽安开始整理行李箱里的内衣裤。这些衣服上贴了她的名字，以便洗衣工分类和归还。埃瑞姑妈踌躇片刻，便在另一张床上坐下了。

“夏季员工明天就到了，先来参加岗前培训，你知道吧？”

“嗯。”

“你的室友去年夏天就来干过，她会教你那些规则的。我希望你参加所有的岗前培训课程，全面了解营地的运作流程对你有好处。整个培训期间，塔塔小卖店的营业时间为每天下午四点至五点，只为员工服务。等孩子们到达之后，你就得全天上班了。”

“好的。”

“你来这里是有原因的，”埃瑞姑妈始终没有直视她的眼睛，“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就是感觉这儿缺不了你。和你有关，也和营地有关。”她顿了一下，用手揉揉前额，“对你照顾不周，营地事务太多。”

“我明白。”

“只是想告诉你，你是受欢迎的。我需要你来才邀请你的。”

“当然。”艾德丽安谨慎地答道。如果姑妈此时想要抱住她痛哭流涕，那她就只有把她推开了。但埃瑞姑妈缓缓站起来，转身要走，随即又转了回来。屋内灯火通明，照得埃瑞姑妈的脸骨如因纽特人雕塑一样格外的大。

“想问你一下，”姑妈淡蓝色的眼睛望着侄女的头顶，宛如那里有个无形的光环似的，“我不见了一样东

西，一张照片。”

艾德丽安不禁咽了咽口水，感觉自己的喉咙卡住了。

“一张旧照片——是我在这里当教导员时，和几个小姑娘的合影。”

艾德丽安的手不住地颤抖，只得将它们埋进行李箱里。

“那照片很重要，你如果看见就通知我。”

“一定。”艾德丽安听闻姑妈的脚步声慢慢走过大厅。整个谈话期间，她们两人都没有直视对方。如今屋内又只剩艾德丽安一人了，她能清楚地听到外面摇曳的树枝上落下的点点雨声。

4 新员工们的秘密

她的新室友第二天大清早就到了。艾德丽安还睡得迷迷糊糊的，斑驳的绿光从屋顶投下来，她就在这绿得如宝石般的大海中浮浮沉沉。她轻如鸿毛，飘浮在空中，没有肉身，没有历史，也没有拼命想挽留她的双亲，只有一片绿光和低沉的耳语声。只有那绿光……

宿舍的外门砰的一声开了，把艾德丽安惊醒了。有人拖着重物穿过大厅，边走边大声地嘟囔。接着卧室门被一脚踢开，门板哐当一声撞到了墙上。一个女孩拖着一个帆布行李袋，撅着屁股倒退着进了屋。她进来没几步，就被扔在地上的一条宽松牛仔裤绊了一跤。她手脚并用想爬起来，一抬头就发现艾德丽安正目不转睛地瞪着她。

“哦，我的老天爷！”她嚷道，一手捂在胸口上，“你吓死我了！”

“我没有吓你。”

"你就是吓着我了，"那女孩说道，"一声不吭、鬼鬼祟祟地躺在床上。"

"我在睡觉，"艾德丽安说，"我睡觉时就是比较鬼魅的。"

那女孩狐疑地看了她一眼，然后环视房间四周："这地方乱七八糟的。"

"是挺乱的。"艾德丽安仰天躺着，双手枕在脑后，看着天花板上跃动的树叶影子。她夜里总是频繁上厕所，但不想让这女孩知道这一点。

"在我来之前，难道你不能打扫一下吗？"那女孩数落道。她比艾德丽安大几岁，脸颊圆润，梳着漂亮的金色鬈发，粉蓝色的妆容十分精致。她看上去像"泽勒斯"百货商店的店员。

"我起床后会打扫的。"艾德丽安加重语气说。

"那你起床吧。"那姑娘咕哝道。她把那帆布袋一寸一寸地挪到床上。

洗衣工，艾德丽安打量她后暗忖道，闲时还能做点手工活。她能想象这女孩把五颜六色的通心粉粘到金光闪闪的硬纸板上的情景。

"我叫黛西，"那姑娘野蛮地扯着帆布袋的拉链，"这该死的玩意儿卡住了。它是我老哥的曲棍球袋，臭得要命，我给它喷了些人体除臭剂。"

“那不管用的，它又不是胳肢窝。”

“随便吧，”黛西不理会艾德丽安的生物学数据，“这袋子太小了，但妈妈要我向斯巴达人学习。她是教古代历史的。我想她小时候从未参加过夏令营——也许就是待在家里读《伊利亚特》。一个帆布袋怎么能撑过整个夏天？你东西都装哪里了？”

“行李箱。”艾德丽安坦承道。

“行李箱，”黛西叹道，“我必须把东西全部压得扁扁的，再叫我老哥和他的朋友坐在袋子上面，才能勉强扣上拉链。”哒——哒！拉链竟被拽断了，她扬扬手中的拉链头，小心地把它放在梳妆台上。

“这个夏天你做什么？”艾德丽安掩饰不住惊奇的语气。她的室友是芭比娃娃和皮尔斯博瑞步兵的结合体。真是要谢谢你，埃瑞姑妈。

“我是箭术老师。”黛西自豪地说。

“你会射箭？”艾德丽安坐了起来。

“当然，”黛西得意扬扬地说，“你明白羽箭和子弹的区别吗？”她取出一件湖滨夏令营的T恤衫，凑近闻了闻，大叫起来：“一股曲棍球味！这些衣服沾满了我哥哥运动护带的汗臭味，一个夏天都摆脱不了啦。”

“也许你能喷些人体除臭剂，斯巴达。”

黛西放下T恤衫，再次怀疑地看了她一眼。“好吧，”

她说，“我看出来了，我们俩就像黑夜和白天。很明显，你姑妈有意安排我们在一起，是想给我们一点启迪。”

“什么样的启迪？”

黛西无力地挥挥手：“嗯，也许是相互理解，人性或热爱生命。她喜欢教化人。”

“她可能认为你能教化我，”艾德丽安愤愤不平地说，“她觉得我是原木上的凸块，沼泽地里钻出的牢骚鬼，一直在你的潜意识里，但从来不会冒出来。”

黛西笑起来。她取出一个化妆包，开始在梳妆台上摆放指甲油、香水等瓶瓶罐罐：“我向来有种感觉，你姑妈认为我很轻浮。她一直弄不明白我是怎么学会射箭的，这运动和我的发型不符。”

“你真的会射箭吗？”

“参加比赛我都赢。”

“真了不起，斯巴达。”

“你也好好加油，牢骚鬼。”

整个上午，夏季员工陆续开车抵达，把停车场挤得水泄不通。艾德丽安在塔塔小卖店的工作也正式启动了。她向疲惫不堪的父母、青年男女以及营地新员工们出售玛氏巧克力棒和运动衫。那些新员工都迫不及待地想融入湖滨夏令营这个大集体中。黛西不需再添置任何

物品了——她已经拥有全套的营地T恤衫，每种颜色各一件。

“小帆船，斯巴达。”看着她室友穿上一件蓝色T恤衫，艾德丽安评价说。

“从沼泽里出来吧，牢骚鬼，”黛西答道，“学点社交技能。”

“社交技能？”艾德丽安边想边把两件红色T恤递给一位双胞胎的父亲，“不适合我。死人也需要社交技能吗？快死的人呢？我要不要学习一下如何优雅地死去呢？”

“我要一件中号的蓝色T恤和一根亨利巧克力棒。”听声音就知道是名准员工。艾德丽安拾起她仅存的社交技能，递给那名准员工一件新T恤和糖果，找了零钱，然后笑容满面地招呼下一位等候的顾客。竟然是保罗。

“我们不卖烟，”她说，“私下里也不卖。”

他拍拍自己夹克衫的口袋：“你什么时候休息？”

“老板还没发话呢。”

“十有八九没得休息了，这么忙。”

“我烟瘾已经犯了，有点顶不住了。”

“别担心，你想抽的时候随时来找我。给我一包碎可可，好吗？”

“这么漂亮的T恤衫不要一件吗？”艾德丽安注意

到他衣服上没有湖滨夏令营的标志。

“家里有一件，”保罗说，“要是我在营地这么穿，会搞混的。太多人穿一样的衣服，就会忘了自己是谁了。”他丢了一把零钱在柜台上，“别比我先离开人世，好吗？”

她把红色甘草精味的碎可可递给他：“这里闹哄哄的，快把我吵死了。”

他笑着离开了。她坚持到中午，等到埃瑞姑妈帮她收好凉棚，然后把店门锁上。接着她们站在办公室门廊上，看着最后一批家长在停车场里同他们的子女道别。

“嘿，牢骚鬼！”一个声音喊道，“笑一个。”

艾德丽安和她姑妈惊讶万分，一回头就看见黛西手举相机站在她们面前。只听“咔嚓”一声，她放下了相机：“嗯，笑得有点勉强，但至少也尽力了。胶卷的最后一张，我明天就拿去冲洗。”

她室友前脚刚走，艾德丽安就小心地挪开一步，离埃瑞姑妈远一点。如果她早有所知，是绝不会同意和姑妈一起拍照的。埃瑞姑妈愣了一下，便恢复了平日急切的口吻：“中午吃比萨。第一顿员工午餐总是弗洛、狄和乔做的美味比萨，湖滨夏令营的传统。”

艾德丽安耸耸肩。比萨就是比萨。非意大利人怎么能把吃比萨当成传统呢？她返回宿舍梳洗，然后出门朝

湖边跑去。今天的营地热闹非凡，来往的人群络绎不绝，笑声、问候声此起彼伏。工作了一上午，她迫切地想知道幽灵们在这么喧嚣的日子里还会不会出现。

幽灵们不见踪影。天空宛如一块碧蓝的调色板，强劲的冷风迎面吹来，极力想驱散死亡的阴霾。但在艾德丽安看来，眼前这明媚景象全是假的，就像埃瑞姑妈和那群姑娘的合影一样，完全不可信。现实中的埃瑞姑妈不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十八岁少女，也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夏令营教导员。她就像《呼啸山庄》中的人物，终日在营地里游荡，阴郁冷酷，沉迷于内心的秘密而无法自拔。那秘密笼罩着每个人，看不见却感受得到。这里真实的一面全被隐藏在另一个神秘的湖滨夏令营中，它像一个逝去的梦一样缠住艾德丽安不放。但那是谁的梦呢？

接着她看到那五位女孩的身影在湖面上随波逐浪，她们的微光在太阳下几乎不可见。艾德丽安缓慢地吁出一口长气，她们没有抛弃她。不管沙滩和营地多么的人头攒动，不管多少人穿着湖滨夏令营T恤衫，这里的无边寂寥感仍然存在，这是幽灵们和她之间的约定。

她转身走向餐厅吃比萨去了。

艾德丽安很快发现她是员工中最年轻的一位。坐在员工餐桌前的大多数人都在十八至二十岁之间，因之前

共事过而彼此熟识。她这一桌人大声说着一些只有他们自己才懂的“圈内”笑话。笑声就像保龄球一样，击中了除她之外的其他所有球瓶。艾德丽安默默地吃着饭，直到大家聊歇了才开口说话。

“许愿树被闪电击中了，”她低着头说，“就在昨天晚上。”

“营地的那棵许愿树吗？”她对面的一个男孩懒洋洋地说道。他身穿一件红色湖滨夏令营中袖宽领T恤，健硕的身材显露无遗，“烧起来了？”

“被劈成两半了。”艾德丽安不敢正视他的双眼。他的眼睛蓝幽幽的，或许是戴了彩色隐形眼镜的缘故。

“喔，”他咕哝道，“再不用半夜祈祷了。”

“现在我们只需想办法阻止孩子们半夜小便就行了。”一位穿着萨斯喀彻温大学运动衫的女生说。

“傍晚之后就不给水喝，”那个男孩说，“渴死他们。”此话逗得满桌人哄堂大笑。坐着不动的艾德丽安又领悟了一个事实——许愿树也是一个谎言，只有满怀希望的小孩子才会上当。

“但是你不觉得，”她在另一个“圈内笑话”开始前插话说，“小孩子需要那类东西吗？一半树还活着——仍可以继续用。”

那双碧蓝的眼睛又一次注视着她。这一回，她鼓起

勇气回视他。从年纪上看，那男孩应该上大学了，但他将额头前面的头发挑染了几缕铂金色，让自己显得更惹人喜爱。他无疑是个装模作样的家伙。“你是谁？”那男孩漫不经心地问道，“早到的夏令营学员？”

那萨省大学的女孩偷笑一声，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臂。那家伙的粉丝真不少。

“你身上那件可爱的T恤从哪里弄来的？”艾德丽安问道，“幼稚少年商店？”

那双蓝色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的神色，但转瞬而逝。那男孩向后仰起椅子，目光如炬地看着她。艾德丽安突然意识到，她这一桌已经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静等那位幼稚少年开口。她误打误撞遇上了一群社会精英，还得罪了其中的头头。她偷瞟了一眼，发现他还在端详她，其他人则佯装津津有味地吃着比萨。

“还是那个问题，”那家伙终于开口了，“你是谁？”

“艾德丽安·伍德。”为了不显得过于顺从，她故意一字一顿地说。

“你在这里做什么？”

“在塔塔店卖T恤。”她面带笑意地说出最后一个字。目睹此景，那家伙重新坐正，身子前倾，下巴微仰。

“那就让我们看看你今年夏天会怎么过吧，艾德丽安·伍德。”他霍地起身，走到服务台去再添了些比萨。

桌上的人又开始攀谈起来，但没人搭理她，幼稚少年回来后也不睬她。嗯，这样也行，反正她也不稀罕和他们交谈。用那几个厨娘的话说，这个家伙才应该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走得越远越好。

当天下午是定向赛跑练习。员工们被分成若干小组，分散在营地四周。他们一面驱赶身上的蜉蝣，一面查看营地布局图。艾德丽安拖拖拉拉地走在队伍最后。为了让她感觉自在，埃瑞姑妈特意把她和几名新员工编在一组。但事与愿违，那些比她年岁稍长的组员完全当她是透明人，不给她任何发表建议的机会。她所在的小组永远走错方向，本来应该赶到湖边的工艺屋东侧，却鬼使神差地去了牲畜栏。就在他们慢腾腾离开的当口，艾德丽安瞥见保罗正在修理马场的围栏。他怎么不用参加岗前培训呢？不可能是因为他高超的社交技能吧。

“那个可爱的小伙子是谁？”一位女组员问道。

“末日男孩，”一位男组员回答说，“我听说过他。那家伙得了忧郁症——不说不笑，连啤酒也不喝。住在这附近，干些修修补补的活——清扫垃圾之类的。”

“太可惜了，”那女组员说，“我喜欢他的屁股。”

“那看我的好了。”那男组员翘起臀部，那女孩笑着在上面拍了一记。在全队拐过弯道的时候，艾德丽安回头，看见保罗正站直身体望向自己。她停住脚步，树梢

间投下一束光线恰好照在她身上，金白色的虫儿翅膀在她周围闪动。由于距离太远，他们不能交谈，只能四目相接。他俩无言地对视，互望了很久，直到艾德丽安听见自己怦怦的心跳声。树在重重地叹息，一匹马尥了蹶子，大地发出浓郁的令人眩晕的气味。她感到有只蜉蝣在她腕上微微扑腾，嘴唇被太阳晒得发烫，沙滩的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保罗的身体，他双手按住她的肩膀等等——她抑制不住想尖声大叫。但那天在湖边她也没有叫，这点她百分百确定。艾德丽安转身，踉踉跄跄地跟着队伍继续前行。她捏放着拳头，渐渐地感到心跳平复了，大地的气味消散了，绿树也不再温柔地低声叹息了。

她的小组错过半数的线索，最终到达目的地。艾德丽安对埃瑞姑妈饱含深意的眼神视而不见。大家聚集到餐厅参加信息交流会，在格温和盖伊分发小册子时，埃瑞姑妈向大家介绍着行政管理人员——助理主管莫里斯·托考特和他的妻子、护士以及那几位负责膳食的厨娘。他们微笑致意，赢得了员工们如潮般的掌声。待欢呼声平息之后，埃瑞姑妈继续介绍：盖伊负责调度技能教练和维修工，格温则负责统领女教导员。当介绍到塔塔小卖部员工时，艾德丽安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坦然地看着众人面无表情的脸。接着一阵尖锐的口哨声破空而来，

她转头便看见保罗、格温和盖伊站在屋后，手指放在嘴唇上。艾德丽安红着脸赶紧坐回原位，但“艾德丽安、艾德丽安”的欢呼声随之响起，盖伊摇着帽子，保罗和格温跺脚鼓掌。稍后又传来一声哨响，是黛西在房间的另一头向她招手。

“你们都看到了，”埃瑞姑妈说，“我侄女已经拥有自己的粉丝群了。对她好一点——你们每天吃多少糖可归她管呢！”

大家会心一笑。埃瑞姑妈又开始照名单介绍技能教练。黛西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喜笑颜开。当念到码头调度员康纳·埃文的名字时，“幼稚少年”潇洒地抬起一只手。剩余的时间就是学习培训手册了。不准吸烟，不准喝酒，不准吸毒……埃瑞姑妈的训示可圈可点，既风趣幽默又雷厉风行。艾德丽安的体会是，大家已经达成共识——最好不要违反湖滨夏令营的道德准则，假如违反了也千万不要被抓住。

晚饭后，艾德丽安在营地篝火旁闲逛，再次遭遇了年长员工和“圈内笑话”。连十八岁的黛西都忙得没空和她这个十五岁的小妹妹说话。她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让她父母知道死神还未降临。艾德丽安早早就上床休息，睡到十一点半的时候，恍恍惚惚间听见黛西蹒跚进屋。几小时后，她又被惊醒，发现有支手电筒照在她脸上。

“你是不是第一年上岗？”一个声音问道。手电筒不停地明了又灭，灭了又明。

“呃？”艾德丽安仍很迷糊，那电筒的强光刺得她半醒半晕的。

“你是不是第一年上岗？”那声音又质问道。

“这是什么？”她用肘部撑起身体，发现拿手电筒的蠢蛋是个男生，连忙又躲回被单下面。但被单被人扯走了，她只好蜷起身，双臂抱住膝盖。

“让她穿上运动服到外面去，”那家伙用电筒照照坐在床上的黛西，然后又照回艾德丽安，直接射在她脸上，“新员工的‘热身之夜’，五点在外面集合。”电光消失，几个身影走出了房间。艾德丽安能听见黛西在黑暗中摸索。

“来吧，”她室友说，“我给你准备了这些，穿上吧。”

“怎么回事？”艾德丽安纹丝不动，她听出了那个声音——是“幼稚少年”康纳·埃文的声音。

“只是热身活动。我去年也经历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也许我不需要什么热身，”艾德丽安等了片刻，见黛西没有回应，又踌躇地问道，“主要干些什么？”

“去了就知道了。穿上这些。别，别开灯。”

“为什么？”

“整件事都必须秘密进行，这是传统。”

“我不喜欢传统。”

“看，牢骚鬼，”黛西说，“遵循传统才能融入集体。你是想成为集体的一分子，还是想做集体的弃儿呢？”

“我想，”艾德丽安不满地说，“上床睡觉。”

但黛西似乎顺利地通过了她的热身运动。说实话，她已经算得上成功人士了。想到这里，艾德丽安穿上她递过来的运动服和跑鞋，尾随她走到室外。其他人早就等在那里了，待她们一加入，就悄无声息地动身了。他们朝森林进发，沿路经过餐厅，办公室和埃瑞姑妈的主宿舍以及男生宿舍和牲畜栏，一直去到艾德丽安从未到过的密林深处。乌云遮住了月光，但领路的女孩拿着手电筒，边走边找系在树上的白布条。艾德丽安感觉他们在不停地兜圈子，就指了出来，岂料她一开口，就招来嘘声一片。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林间闪烁的一丝亮光映入眼帘，耳边还传来说话声和哄笑声。艾德丽安还闻到了烟味。他们走进一片空地，地上用石头圈了一个火堆，明显是长久做此用途的。为什么她以前没见过这个地方？空地的一侧堆满了啤酒，员工们任意走动，一边喝酒一边低声谈笑。没有高级管理人员在场——格温、盖伊、助理主管和护士都不在。艾德丽安一行人一到场，立刻

有人打开罐装啤酒，分发给她们。艾德丽安想起在学校的经历，便想把啤酒退回去，却遭到了拒绝。

“免费啤酒，”一个男孩神采奕奕地告诉她，“热身活动的一部分。呀呀——啊——呀呀。”

艾德丽安退回人群里，放下手中的啤酒罐。她感觉很安全——头一回觉得做一个没人注意的小孩也挺好。晚会看似没什么特别，似乎只为了打破不准抽烟喝酒的禁令。稍后康纳·埃文登上一个树桩，吹了一声短哨，刹那间全场安静下：“所有的新员工，走上前来。”

他铂金色的头发在火光中显得有些怪诞。艾德丽安讨厌他命令的口吻，但还是同其他新员工一起站到了火堆旁。他们一共十八人，少数是男孩，大约占到在场人数的三分之一。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说不？艾德丽安寻思道，我们人这么多，干什么都能成事。但她隔壁的那个男孩脚步蹒跚，一身酒味就像浓雾一样笼罩着四周。她可能是唯一的连一滴啤酒都没沾的人。这可能也是个错误。

“欢迎来湖滨夏令营度过你们的第一个夏天。”

这话引起一阵哄然大笑，紧接着是一片猛烈的“嘘”声。

“很久以前，”康纳开口说，“当你们还是小宝宝，还整天躺在床上的时候，湖滨夏令营就兴起了一项传统。

这项传统得到了每位在此工作过的员工的尊重，并岁岁相传从未被打破过。即使夏令营管理人员也从未干涉过。”他咧嘴一笑，“尽管他们也知道，就算管也管不了，呃？只要他们插手，就马上会激起一场抗议！”

几名员工跳起了快舞，但随着康纳一抬手又马上安静下来。

“下面我宣布规则，”他盛气凌人地说，“规则很少，因此你们不动脑筋也能记住它们。规则一：白天任何时间都严格遵守《员工守则》，执行我们伟大的、无所畏惧的领袖埃瑞·伍德的指示。”

他口气里的轻蔑态度非常明显，大家的哄笑声更是加强了这种嘲讽。

“规则二：等每晚道过晚安，小孩子们都进入梦乡之后，悄悄地溜进这片林子里，迎接你们的将是午夜的篝火和疯狂的晚会。”人群中一阵欢呼雀跃，康纳耐心地等待欢呼声过去，“如果你是技能教练或维修工，我们希望你每晚都过来。如果你是教导员，就等你轮值到技能或维修的岗位上再过来。如果你负责照料的小孩是超困的小睡虫，那就冒险跑出来吧。规则三：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完全保密。没什么好担心的——尽情享乐——但你绝不能提起这个地方，和自己人窃窃私语也不行。年复一年，湖滨夏令营员工一直恪守着这个约定。白日

里，我们循规蹈矩；但等到星月当空，孩子们进入梦乡之后，那《员工守则》就成垃圾了，”康纳吐了一口痰，“在这里，埃瑞·伍德说话完全不顶事，她也有自知之明。”他的声音低沉了些，边说边跺脚哼哼“埃瑞·伍德”。

有几个人轻声喝起彩来。康纳举起手电筒，对着每位新员工的脸逐一照过去。“今晚我们有位特殊的客人，一位新员工碰巧是我们敬爱的领袖埃瑞·伍德的侄女，”他又跺了一次脚，哼哼了几声，“一位名叫艾德丽安的年轻可人儿。”手电光射在她脸上，“塔塔店姑娘。应声呀，亲爱的——你是不是埃瑞·伍德的侄女？”

几名员工跺脚哼哼起来，令艾德丽安颇感踌躇，她也许不怎么崇拜她的姑妈，但她也知道让这群白痴反复这么糟践，即使只是一种隐喻，也对她的姑妈很不公平。在电光直射和众目睽睽之下很难集中精力思考，尤其是这些人比她年长，还近乎喝醉了。

别自作聪明。她暗自思量，如果你说错话，没人会保护你。

凭什么委曲求全？她激烈地抗辩说，我可能明天就死了。难道我在生命的最后几小时还要拍这家伙的马屁吗？

“没错，埃瑞·伍德是我的姑妈，”她的声音微微颤抖，但旋即恢复了平静，“那又怎么样？”

康纳扬起眉："那你将做我们的特使，老妹。你和老板走得很近，还在办公室里工作。要是我们需要什么，你就得帮我们弄来。你就是地鼠。"

又是欢呼喝彩声。康纳竖起小手指，声音马上低了下去。

"不。"艾德丽安的心跳得飞快，感觉死神就要施展最后的致命一击了。但陡然间，她镇定下来。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反抗的话语已经出口，她又一次认清了自己的角色：沼泽地中的牢骚鬼、社会弃儿、一个随时赴死的人。

"狗屁，"她脱离新员工队伍朝外走去，他人纷纷给她让路，出去后她突然意识到摸黑不可能找到回家的路，"我要手电筒。"她惊奇地发现，有人立刻给了她一支。她发现了第一条白布条，又发现了第二条。在她身后，热身活动仍在继续。午夜狂欢开始了，从远处听来似乎热闹非凡，但她却选择了孤身一人在黑漆漆的树林间蹒跚而行，边走边咒骂自己为何要与世隔绝。如果她不想与他人和谐共处，那为什么要在湖滨夏令营工作呢？就算喝罐啤酒、讨好某位牛仔，或按他们的要求进行一些愚蠢的仪式，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但她就是看不惯那跺脚哼哼之举。他们为什么在背后说埃瑞姑妈的坏话，在她面前却装出无比崇拜的模

样？快到宿舍时，艾德丽安将手电筒关掉，转身拐进树林，朝许愿树的方向走去。皓月当空，许愿树的树干像两束银光，一束上升，一束下降。每截树干上的叶子仍是绿的，毫无疑问它会活下去。不计其数的孩子还将在这里许愿——每个伤过心的小孩。艾德丽安双手放在竖立的树干上，许了个愿，然后跪倒，双手放在倒下的树干上又许了个愿——一模一样的心愿。

旧日重归了。每次许愿，她都体验到一种清新幽绿的温柔——两截树干，无论是竖立还是倒下的，都给她这种感觉，所以湖滨夏令营的这一部分不是骗局。她想抱着许愿树大哭，祈求它活下去，只为那些无助伤心、寻求祝福和理解的孩子们。

“呃……艾德丽安，这只是棵树。”她坐在倒下的树干上，头枕在竖立的树干上，感受着它的力量。活着或死后，她想，它们仍息息相通，对不对？仍是同一躯干同一希望？

回宿舍的途中，她看见泛着微光的幽灵们在湖上荡漾。即使相隔甚远，她也能感觉到她们的痛苦。她们仿佛与她灵肉相连——与她同呼吸，共命运。早逝的宿命让她离群索居，郁郁寡欢。她不再属于生之世界。

艾德丽安转身走进空无一人的宿舍。当其他姑娘回来的时候，她佯装酣睡，而黛西也配合地不揭穿她。

5 室友黛西

第二天清晨，每个人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早上好，牢骚鬼。”艾德丽安睁开眼听见黛西跟她打招呼。

“早上好，斯巴达。”艾德丽安嘟囔道。她的室友正用吹风机吹头发，不消说，她已经洗过澡了。看上去在艾德丽安起床之前，她还能把卷发烫完。

“昨晚我走之后你们都干了些什么？”艾德丽安漫不经心地问道。她室友置若罔闻，继续吹着头发。怕黛西没听见，艾德丽安耐心地等到吹风机关掉之后才再次发问：“我走之后你们有没有议论我？”

黛西用卷发棒小心地在左眼上方烫起一缕鬈发。“你猜我们今天会干什么，牢骚鬼？我打赌又是《员工守则》。我的老天爷，太无聊了，去年我就把所有东西都记熟了。”

艾德丽安猛地坐起来：“我问你昨晚的情况，我离开

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离开哪里？”漂亮的鬈发在黛西的脸上跳跃。

艾德丽安感到一阵心悸。“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她低声问，“我得罪你了吗？”

一瞬间黛西僵住了，接着她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今天天气不错，牢骚鬼，”她理理头上的鬈发，满意地对着镜子一照，再穿上一件毛衣，“五点吃早饭，该走了。”

“没问题，斯巴达，”艾德丽安抱怨道，看着她的室友出了门，“希望别再出什么岔子。”

“嘿，米娅！”黛西在大厅里叫道，“去吃早饭吗？”

随即是一阵几不可闻的耳语声，然后她听见黛西兴高采烈地嗔怪说：“今天天气不错，你不觉得吗，米娅？我希望能到射箭场练习一下。”

外门猛地关上了，艾德丽安不情不愿地爬起来。看来墨守成规的人真不少，大家都将严格遵守康纳昨天晚上提出的规则三。如果康纳所说属实，那她就是几十年来首位不守规矩的员工。没人会站在她这边，连行政人员也不会挺她——这倒不是说她想去姑妈那里打小报告。也罢，只要不来招惹她，她可以什么都不管。他们想要的不过是让她噤声，任由他们耍乐。他们绝不会对她的妙语如珠或机智活泼感兴趣——也许“末日女孩”的拒

绝让所有人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呢。

早晨无惊无险地过去了。每个人都很友善，但比起昨日也没有过度热情，连康纳也不带恶意地道了声“早上好”。湖滨的晨间课程由他主持。上课伊始，他详细讲解了水上安全条例。阳光下耀眼的挑染发丝、被狂风吹乱的金发、舒展的肌肉以及一件由他自己设计的湖滨夏令营T恤衫，这一切都衬得他英俊非凡。

艾德丽安想不出为什么要站在这里，聆听一个伪君子讲述帆船注意事项。她估摸着康纳还得滔滔不绝讲上一阵子，就慢慢移动身体，退到树林边，再一转身，走过女生宿舍和围着篱笆的水潭。她左转绕过射箭场——因为明令禁止从南边接近该场地——再从通向牲畜栏的路上冒出来。她没有刻意去想保罗，所以乍一瞅见他在不远处修理围栏时，不禁内心一阵慌乱。想亲近又想逃开的念头席卷了她。她在学校也同男孩子打过交道，但从没像现在这么紧张过。伴着拂过树梢的微风和渗入肌肤的浓烈的大地气息，即使他站得很远，也能感觉到他的触摸。

“嘿，安琪儿。”

“我不是安琪儿。”她故作生气，以缓和自己的紧张情绪。他笑起来，微笑让他的面容生动无比，仿佛一瞬间透露了他所有的心事。

“好吧，艾德丽安。你来这里干什么？”

“没事，没干什么，真的。”她已经言不成句了，只能不安地盯着他的靴尖。

“那来帮我修这段栅栏吧。过来，抓紧这个。”他递给她一截围栏。她扶着，让他把它钉好。

“我本应在上康纳的帆船课，”她感觉欠了保罗一个解释，“但是……”

“但是什么？”他挺直身体看着她。他高出她大约三厘米，褐绿色的眼睛，淡红色的柔唇。

“呃……”她难以启齿，“昨天晚上……”

“热身活动？”他又修起栅栏来，“进行得如何？”

他打破了规则三！终于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了。她鼓起勇气说：“你也必须参加吗？”

“他们去年夏天想逼我参加，但我晚上都不在这儿。一群疯子和一帮都市小流氓在一起胡闹，”他轻描淡写地说，“乱翻天了！”

她稍有踌躇，不清楚他的批评对象是否包括自己：“他们说埃瑞姑妈知道这事，我不信。他们这么无法无天，她绝不会坐视不理的。”

“她知道，”保罗平静地说，“她曾经也是一名夏令营员工，二十年前也参加过森林晚会。”

艾德丽安瞠目结舌，她无法想象姑妈也曾如此……

不羁过。

保罗看着她的表情笑了："谁管他们做什么，只要他们不拆砖卸瓦或吵醒死人就行。"

"但《员工守则》上说……"

"他们白天上工，尽心尽力地照料小孩子，那午夜干些什么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艾德丽安逼问道。

"我不喜欢热闹，"他耸耸肩，接着打住话头，"他们究竟都干些什么，在林子里打闹？"

"不像《蝇王》里描述的情形，"她说，"没有刀光剑影。多半是喝酒，还强迫新员工做些傻事，所以我就离场了。"

"你不喜欢聚会？"

"我不喜欢他们对埃瑞姑妈说三道四：白天对她阿谀奉承，晚上在外就尽可能诋毁她。如果他们不喜欢她，就应该当她面表现出来。"

"像你那么做？"

"没错。"她屏息凝视，等着他指正自己的错误，但他只是默默地看着她。

"你想抽支烟吗？"他问，"到我上午的休息时间了。来，我们躲到人家看不见的树丛里去。"他触碰她光洁的臂膀，那种灼热感让她几乎尖叫起来。

“这儿就挺好，”她说，“我……喜欢马。”

他的笑容暗淡下去：“当然，我们就在这里看马。”他从短夹克里掏出一盒烟，抽了一支递给她。“当心，”他扬起一道眉，“烟鬼命都不长。”

“你真的相信……”她慢条斯理地问，“你知道自己确切的死亡时间和死亡地点？”

他浅笑一声，倚靠着栅栏望向围场另一端的马匹。艾德丽安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这就是他的回答。

“那你不打算做点什么吗？”她追问道，“阻止它发生？”

“你打算怎么改变你的命运？”他看着别处问道。

“我无能为力。是我的脑袋有问题，我的血管变形了，但你不同。”

他忧郁地望向丛林深处：“该发生的总要发生，谁也挡不住。”

“就是这种态度害了你。”她冷冷地说道。

“哦，是吗？”他转过头，嘲讽地看着她，“你的意思是，两年来我一直做噩梦，是因为我的态度不对？是我的态度杀了我一百次？你的意思是说，在我见到或听到你之前，是我的态度让你进到我的梦里？”

他情绪激动，连带周围的空气也澎湃起来。“不是，”她结结巴巴地说，“这……这……不是我的意思。”

“算了，”他断然说道，“我要回去工作了。”

他弯腰钻过围栏，留下她一人拿着烟站在原地。

照片中的姑娘同她在学校的同学没什么区别。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女式游泳衣的款式就没怎么变过，她们也没梳什么奇特的发型。艾德丽安揣测她们自哪里来，一周夏令营后又回哪里去。湖滨夏令营改变她们的生活了吗？有没有帮助羞怯者走出阴霾而给予自大者以教训呢？她们是否全对许愿树许了愿？她们的愿望实现了吗？她们现在都该成年了，孩子也该和自己一般大了，她们的孩子中有几个患动脉瘤的？有没有因此病死的？

星期五早上是岗前培训的最后一天，艾德丽安独自呆坐在宿舍的床上。她又翘课了。一周以来她只参加了由埃瑞姑妈、盖伊或格温主持的研讨会，因为只有他们才会在意她是不是在场。她今天逃的课是关于野外露营的。课上有很多有趣的活动，比如如何在暴风雨来临之际和蚂蚁兵团的包围之下，在山的一侧选址搭帐篷。午饭之后，康纳将主持一节员工品行课。艾德丽安在埃瑞姑妈的书桌上看到了课上的一系列练习。头一个就是站在栅栏桩上，身体向后一倒，落在同伴的臂弯里。在他们接住和安抚你的过程中，就产生了所谓的“亲密感”。

想让她参加这种活动，基本上是没可能的。

保罗自从被她无情地指为“态度有问题”之后，就再没理过她。每次见到她，他都面色阴沉地别转头去。那家伙心怀怨愤也是情有可原的——她的尖酸刻薄已经使她众叛亲离了。

黛西只在碰面的时候跟她打招呼。艾德丽安多次半夜醒来，看见她的室友进屋或者外出，但她绝口不问，黛西也就只字不提。即使有些员工白天看起来精神萎靡，埃瑞姑妈也视而不见，也许她已经习惯了。艾德丽安心想，也许岗前培训期间她总让他们玩个痛快。明天是员工休息日，周日第一波夏令营学员就要到了。埃瑞姑妈也许早有预料，随着工作的日渐繁重，这种午夜狂欢自然而然就消停了。

艾德丽安已经厌倦刨根问底了。她讨厌大家带着伪善的笑容走过她身边，假装关切地喊道“嘿，牢骚鬼！你好吗，牢骚鬼？”还没等她回答，大家又夹着《员工守则》，匆匆忙忙地奔向下一场研讨会了。全是伪君子。这整个地方就是一个骗局。如果她伸手真正触碰哪个人，那人或许会化成烟雾消散得无影无踪。

唯一让她感觉踏实的地方就是站在湖边凝望幽灵们。过去的几天里，她们的光芒日益增强。好几次她白天来查看，发现她们都在那里，漂浮在湖面上。看着她

们，她觉得心平气和，如同沉醉在无边无际的湖水中，聆听着内心数以千计的小波浪声。

她俯身趴在照片上，聚精会神地看着那五个姑娘。她们贴身围着埃瑞姑妈，看上去非常和谐。她们属于那一类女孩：天生是社交高手，走进宿舍门，扫一眼人群，就能马上认出哪些人可以成为她们的一生挚友。在动脉瘤发作之前，艾德丽安本人也深谙此道。她的人生字典里从没有落后者或局外人的字眼。现在她看着合影中排在最后的三个女孩，笑容苦涩，幸福感缺乏。这三人的长相均有明显的缺憾——两个太胖，其中一个还套着牙箍，剩下的一个戴着眼镜。与此相反，照片中央的姑娘们则是眉飞色舞——仿佛只要互看一眼，她们就会喜笑颜开，去往一片专属于她们的快乐天地。

埃瑞姑妈左臂下的那位可能是这群姑娘的头，黑色披肩长发，略微有点鹰钩鼻，但仍不失为美女——她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她大张着嘴，看上去直率友好，对身后三位不得志的姑娘完全不放在心上。艾德丽安每年在湖滨夏令营交到的最好朋友都属于她这种类型。

陡然间宿舍里寒意大增。一阵微风拂过，树梢发生了变化，屋角隐约有身影晃动，让艾德丽安不禁后背发颤。她屏住呼吸，缓缓地巡视房间，但屋内除了呢喃的绿光之外，空空如也。不管刚才穿越两个世界来探访她

的是什么，此刻已经消失了，但肯定来过了。她重重吸了口气，仿佛此时的空气来自另一个世界，吸气就能把另一个世界拉近，直至最终她能看见和明白她们。

艾德丽安靠在射箭场的栅栏上看她的室友。黛西的鬈发完美无缺，脸上的炫蓝彩妆熠熠生辉。她脖子上挂着一个口哨，正煞有介事地训话。“在我吹口哨之前，任何人都不准跨越这条线，”她气势汹汹地说，“任何人都不行，不管什么原因。如果你射得不好，箭不会凌空飞翔，反而会落到你身前，那就很危险了。有时别人的箭射偏了，哪怕你只是上身稍微探出了线，也可能被射中。如果你注定是个不会射箭的笨蛋，那就让箭留在场地里。在我吹哨之前，要是让我逮住你过了线，哪怕就是身体探出一点，你的射箭资格就被取消了。明白了吗？”

现在是下午，康纳的德育课已经结束，员工们正集中在一起完成岗前培训的最后一个课程。这也是艾德丽安唯一感兴趣的课程。她忍住笑意，看着黛西疾言厉色地训斥学员，向每个人重申后果的严重性。“五六年级的女孩最不听话，”她厌恶地说，“她们总爱傻笑，一笑起来就忘记了手上拉满的弓。凡是有人说笑，她们就转过头去听。”黛西亲身示范，突然转身将拉满的弓对准惊讶万分的观众，“如果你负责的班级有一帮嘻嘻哈哈

的家伙，你就得在来之前好好地告诫她们。我绝不容许任何人在我的场地打闹。听明白了吗？”

等多数员工点头之后，黛西收回对准他们的弓，端正姿势，准备拉弓和发射。箭靶装在四个草垛子上面，摆放在场地的另一头，看上去遥不可及。当黛西的第一箭破空飞去、直中靶心的时候，艾德丽安不敢置信地眨了眨眼，少数观众鼓起了掌。当黛西的第二箭和第三箭也同样正中靶心的时候，稀落的掌声就变成了全场雷动。“这射程很短，”她不以为然地说，“只要没风，射中目标还是很容易的，毕竟这课是教小孩子的。”

每个人都加入了射箭的行列，黛西递给每列的排头兵三支箭。艾德丽安站在队伍后面，看着羽箭颤动、扭动、响动着在空中飞行。凡有射中靶心的，人群中就爆发出欢呼声和口哨声，但没人能连创佳绩，即使康纳也不行，虽然率先登场的他每次都射中了箭靶。一旦十二支羽箭射完，黛西就吹响口哨，箭手们便去场地捡回自己的箭，转交给队伍中的下一人。然后黛西又吹响口哨，开始新一轮的射箭。

艾德丽安的第一箭勉强射中箭靶的外圈。她的第二箭弧度太高，下落后直插入土中。她的第三箭掠过后栅栏飞进了树丛里。“水平有待提高呀，牢骚鬼。”她身后的学员叫道，接着又交头接耳起来。处于人海之中却孤

立无援，就是艾德丽安此刻心情的写照。她等黛西吹响口哨后，便和其他箭手一起走进场地。前面两支箭轻轻松松就找到了，但第三支箭就比较棘手了——她这套箭的标记羽毛是绿色的。艾德丽安穿过场地后侧的栅栏门，钻进了绿色的灌木丛中。她那该死的绿箭越过栅栏后，是向上飞还是向下飞了呢？它是落在这堆还是那堆绿叶中了呢？她能听见其他员工从箭靶上拔箭的声音，还能听见他们自嘲是罗宾汉转世。“听着，”一小伙子嚷道，“罗宾汉转世就是我。”此话招来嘘声一片。艾德丽安艰难地挺进草丛深处。黛西再三强调，一定要把三支箭全部归还，不仅因为添置新箭很贵，也反映出一个人的责任感。艾德丽安气鼓鼓地在蚊子堆和有毒常春藤中行进，直到一只脚踩在了那支遗失的箭上。她现在技术和准头都大不如前，两次射进了地里。她弯腰拔箭时发现旁边还插着一支箭。她略一沉吟，就把两支箭都拔了起来。接着她走到场地南端的出口处，推开了那儿的门。

一支羽箭朝她直飞过来，艾德丽安吓得尖叫一声，低头躲到最近的草垛子后面。又一支箭重重落在她身旁，吓得她猛往后退。她的心怦怦乱跳，眼睛发黑，整个世界忽明忽暗地在她眼前闪烁。她能听见惊恐的啜泣声和远处的哨子声，接着万籁俱寂，随后是急匆匆的脚步声，黛西出现在草垛子的后面。

“你没事吧？”黛西喘着粗气问，“牢骚鬼，你中箭了吗？”

艾德丽安蹲在地上，双臂圈住自己。她浑身颤抖，即便黛西跪下来抱她也不管用。每个人都在射她，每个人都在射她。

“你的安全守则呢？”她有气无力地说。

“这是个意外，”黛西说，“你去了那么久，我忘记你还在里面了。”

“我的小组没有箭，其他组员应该知道我还在里面。难道他们没告诉你吗？”

黛西的香水令人窒息，艾德丽安想挪开身体但双腿不听使唤——就是动不了。

“我不知道，”黛西不安地说，“但我是负责人，是我让他们射箭的。这纯属意外。对不起，牢骚鬼，我真的很抱歉。”

黛西的道歉很有诚意，她的拥抱也很真心。温暖的拥抱给了艾德丽安安全感，但她仍禁不住想到了康纳。她外出找寻丢失的箭时，他已经排到队伍前面开始第二轮射箭了。在艾德丽安发现有三支满弓对准她之前的电光石火间，她瞥见了他脸上奸诈的笑容。他看见她从南边的出口进来，就将目标从箭靶移开，转而对准了她的脸。

埃瑞姑妈当即注意到了她侄女上臂的擦伤。“你在射箭场弄到的？”她马上发问。

艾德丽安端着收银箱，准备拿到塔塔小卖部去——员工们的糖果时间到了：“弄到什么？”

她拒绝想起射箭场，对那里发生的一切仍心有余悸。埃瑞姑妈走上前，用手指摸了摸她的伤口。

“哎哟！”艾德丽安叫起来。

“箭伤，”她姑妈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也没发生，”艾德丽安说，“说完了吗？”

埃瑞姑妈的语气意味深长：“你把收银箱放下，我们要好好谈一谈。”

突然，抱住收银箱成为艾德丽安唯一的救命稻草。她机械地望着纱门外，云朵开始在湖上积聚。“我找箭的时候撞上了树干。你不戳它，我还不知道自己受伤了。”

康纳的奸笑一直纠缠着她。如果她讲了此事，受惩罚的将是黛西而不是他，但这不是黛西的错。黛西当着全体员工的面把她抱在怀里；她一直搂着艾德丽安，扶她站起来，用胳膊撑着她走路；她俩贴得那么紧，艾德丽安甚至听见了黛西的心跳声。

是康纳的箭擦伤她的胳膊吗？是那支箭吗？

“我整个下午都有空，”埃瑞姑妈双臂交叠，一屁股

坐在书桌沿上，“你也一样。”

艾德丽安拿着收银箱不放，两眼盯着脚下光滑的实木地板。风越刮越大，在树林中肆虐。埃瑞姑妈打开广播通话器：“黛西·斯迈思到办公室来。黛西·斯迈思。”

她们一言不发地等着。“我可以给爸爸妈妈打电话，”艾德丽安心想，“我索性回家算了。”但她能感到云朵在湖上积聚，宛如是履行对她的承诺；风声在她耳边萦绕，仿佛她也是风之语的一部分；树叶在她体内起伏，倾诉着它们的秘密。那不安的空虚感消失了，她感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将会有神奇的事情降临在她身上。这里的绿树、湖泊以及天空都比营地更悠久，人类只是过客，终究将随风逝去，不复记忆。有一天，她的故事也会被湖风吹走，为后人所忘怀。对此她并不害怕。

地板上有斑驳的影子在动，一个婀娜的身影向她张开双臂，接着便消失不见了。艾德丽安瞅瞅她的姑妈，但她正严肃地看着门口，并没有留意到幽灵。姑妈也没有发现书桌上方的钟停在了一点三十七分，艾德丽安看看对面墙上的钟，已经三点五十五分了。

“你的钟停了。”艾德丽安说。

埃瑞姑妈瞥一眼挂钟，不苟言笑的表情消失了。有那么一刹那，艾德丽安看见她满脸惊恐。随之她姑妈又面沉似水。“坏了，对不对？”她嘟囔着走近它。这时

外面的台阶上响起黛西缓慢的脚步声，一个垂头丧气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进来。”埃瑞姑妈的声音透着平静，淡蓝色的眼睛冷若冰霜，黛西向前迈了一步，然后站定。

“说说我侄女手臂上的箭伤是怎么回事。”埃瑞姑妈说。

“那不是……”艾德丽安开口道。

“没错，那是箭伤。”黛西可怜兮兮地说。

“艾德丽安什么也没说，并没有出卖你，”埃瑞姑妈说，“不是因为她我才开除你的。”

“什么？”艾德丽安倒抽一口凉气。

黛西盯着墙上停摆的钟，双眼眨个不停，然后她点点头，转身离开。“难道你不想听听事情的经过吗？”艾德丽安逼问道。

“我想听到完整的解释。”埃瑞姑妈说，“但不管怎样，黛西都被开除了。”

黛西面朝门解释了事情的经过，接着她走了出去，砰的一声关上了纱门。

“你该去塔塔小卖部干活了。”埃瑞姑妈修理着挂钟说。

“不，”艾德丽安说，“我不干了，我要回家了。”

“随你的便。”埃瑞姑妈说。

“不是随我的便，”艾德丽安愤懑地说，“我恨你。你从不给人第二次机会，黛西绝不会让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你可能已经被杀了，”埃瑞姑妈目光炯炯地说，“人死了，就不可能有第二次机会了。”

“可我没死！”艾德丽安嚷道，“我不会给那愚蠢的箭射死——你很清楚这一点。我有自己的死法，没人能改变这一点。就算你炒掉一百万个员工，也不能保住我的命。”

“和你的命毫无关系，”埃瑞姑妈也火了，“她的粗心大意差点害死了人。”

“那些员工都不会射箭，”艾德丽安吼道，“唯一有准头的黛西当时却不在射箭。”

“看看你的手臂。”

“那只是意外，”艾德丽安跺着脚，“你快把我气疯了，放过她吧。至少，那射箭场会比日托所安全。”

埃瑞姑妈安静地坐在桌沿上。艾德丽安突然意识到她正仔细地端详自己。

“你喜欢和黛西住一屋？”埃瑞姑妈问道。

“她还行，”艾德丽安勉为其难地说，“我从不知道罗宾汉也涂指甲油。”

埃瑞姑妈忍不住绽出一个笑容，随后大笑起来。她

仰头深吸一口气，面部表情松弛下来。“也许我太着急了，”她说，“你去找黛西，告诉她我要和她谈谈。”

“你不开除她了？”

“我们将一起解决问题。”埃瑞姑妈的眼睛变成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蓝色，眼里的冰霜已经融化了。

“谢谢你！”艾德丽安丢下收银箱跑出门去。

“哦，艾德丽安。”埃瑞姑妈喊道。

“什么？”艾德丽安回头问。

“你也应该给生命第二次机会。”埃瑞姑妈说。

6 “草原天空”的女孩们

艾德丽安在高年级女生宿舍周围的密林中漫步。她原打算去湖边，但看见康纳和其他几个人登上了皮划艇。他们不顾乌云密布，仍想赶在晚饭前到湖上游一圈。这钟点她本该在塔塔小卖部上班，但她拿不到钥匙和收银箱，因为黛西正在办公室同埃瑞姑妈谈话，门口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

毫无疑问，蜉蝣正在成批地死去。已经是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了，营地四处散满了它们羸弱的白色身躯。她从衬衫上扯下七只活着的蜉蝣，看着它们展翅飞走了。这要是在岗前培训刚开始的时候，起码得有二十五只。才过了一个星期，它们就全死了。

谈笑声从一个名叫“草原天空”的宿舍里传出来，艾德丽安停住脚步。按照常规，在夏令营学员周日到来之前，这些宿舍都应该是空的。但当她凝神聆听时，又一串笑声从窗口飘了出来。“草原天空”是离湖最近的

宿舍，也是这一区域内她唯一没有住过的房间。即便如此，她也清楚地知道屋内的布局。每间宿舍都有五张双层床和几张梳妆台。她过去总是抢占上铺，这样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她都将睡在半空中，在其他姑娘深深浅浅的呼吸中肆意沉浮。

宿舍的窗户开着，便于空气流通。她踮起脚，勉强看见里面。乍一瞧，屋里除了透过树丛投射进来的宁静绿光，什么也没有。然后她瞥见屋角有异样——有人转身，她的身体可视，却是透明的。是照片上的姑娘，就是有鹰钩鼻和咧嘴大笑的那个。此刻她也在笑，笑声清脆，接着她开口说话了。

“如果埃瑞知道我们偷窥男生宿舍会怎么办呢？”

“说不定她还想跟我们一起去呢，”第二个女孩映入眼帘，同样是透明的，但能认出她长长的红色马尾辫、弹力胸罩和短裤——她是紧挨埃瑞姑妈的那五位姑娘中的一个。“如果我们偷看的是‘中空云杉’，她就更想去了。衷心希望彼得·帕克能当我们的教练，他可以穿再小一号的游泳裤。”

“应该没问题，”这声音属于坐在上铺的一位姑娘，艾德丽安所能见的只是她摇摆的双腿。“你觉得埃瑞会穿小一号的泳衣吗？”头一位姑娘问道。

又是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她肯定在看他，”第四个声音说道，她不在艾德丽安的视线之内，“昨天游泳课我差点淹死了，她竟然完全没注意到。”

“我们应该撮合他们，”头一位姑娘张开双臂，做了一个美妙的芭蕾舞竖趾旋转，“然后偷窥他们，我会给他们二十分钟时间卿卿我我。”

“其实三分钟就够了。”另一位姑娘进入视线。她是照片上那五位爱笑姑娘中的最后一个，一头金棕色的短发，夹杂着几处明艳的挑染。她正在穿一件泳衣，完全不避忌他人的目光。

“你才三分钟呢，纳特，”头一个姑娘停止了旋转，“多数人恋爱就像吃快餐。但埃瑞需要时间……同情人互诉衷肠。”

有人“咯咯”笑了起来。那个晃腿的姑娘身体后仰，欢快地踢着脚。

“你怎么知道？”纳特问，她已经穿好衣服，正梳着头发，“我是这里唯一谈过恋爱的人。”

“你是谈过，”头一位姑娘说，“但你享受恋爱的滋味吗？那才是我想知道的。”

纳特不理会她。

那双腿又晃了起来：“你觉得他会主动亲她吗，还是她亲他？”

“他会亲她。”纳特不假思索地答道。

艾德丽安感到又热又乱。她十三岁之后就没交过坏朋友了，因此至多知道法式香吻，也听过恋爱故事，但从未如此真切地想过后面会发生什么。

“你认为她会……”

姑娘们的声音和轮廓倏地消失了，艾德丽安失望地呜咽一声。她们在谈论埃瑞姑妈，她正听得津津有味呢！

“在看死去的人吗？”

艾德丽安猛地转身。保罗站在宿舍前面的空地上，手里拿着一个黑棕色的瓶子。她瘫软在宿舍墙上。

“别这么偷偷摸摸地靠近我。”

“不好意思。这宿舍闹鬼，你看见鬼了吗？”

“没有，”她随即答道，“我在这宿舍住过一次，所以有点怀旧。”

“大门敞开着，”保罗说，“进去好了，想怎么怀旧就怎么怀旧。”

“进一个闹鬼的宿舍？还是算了吧。”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说谎。过去的三年里，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变得私密起来。她逐渐习惯隐藏心事，就像她在埃瑞姑妈办公室抱住那个收银箱不放一样。如果她敞开心扉，会有什么后果呢？

“护士要周日才返回，因此埃瑞叫我过来给你包扎。”

他取出一包酒精棉，随之旋开了那个瓶盖。

“只是个小擦伤。”艾德丽安边说边往后退。

保罗耸耸肩：“埃瑞对这类事情有点神经过敏。指头上有个倒拉刺，她也会送你去急诊室。来吧，我只需清洗一下伤口，确保你不会伤口发炎致死。”

“你怎么成专家了？”

他的声音嘶哑而刺耳：“因为我总在死亡线上挣扎。”

艾德丽安苦笑一声，慢慢伸开她的手臂。整件事情尴尬无比，空气凝滞闷热，响着回音：不管怎样总会发生的，就是这种态度害了你。我的态度让我有了一百种死法。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破损的皮肤涂上消毒水的瞬间，她痛得缩了缩手。

“嗅出来的，”他贴近一点，擦去她手臂上的干血渍，“偶尔我会有特异功能。”

“可怕，”艾德丽安说，“埃瑞姑妈说你有第六感。”

“也许。”他用药棉仔仔细细地擦拭着伤口。她痛得想抽回手，但他的黑发拂过她的脸颊，使她的脑子软化变糊。她想闻他的头发，想把嘴唇贴在上面，她想……他抬起头，看着她微微张开的嘴。

“谁的箭伤了你？”他问。

“不知道。”

“猜一猜。”

“当时很多人在射箭。”

“艾德丽安，你被箭射伤，你还能看见鬼，这里面一定有名堂。”

他抬起下巴，惊得她退后一步。“你几天不跟我说话，这会儿又来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我告诉你，我没看见鬼，箭伤也是意外。”

“我很怀疑。”他趋前一步，逼得她又退后一步。“你全身笼罩着一种奇怪的光芒，”他平静地说，“你会发光，仿佛有来自其他世界的光芒把你包围一样。”

她张开嘴又闭上，他们之间弥漫着凝重的沉默气息。

“第一天，”保罗说，“在湖边，我看见了你。你坐在救生员座位上，在你的头顶，天空裂开了一个大口子。那是另一个世界，也住满了人。那些往生的人，他们在看你。”

脑袋的眩晕感又回来了，仿佛有无数的微小物件在不停地坠落。艾德丽安避开他直视的黑眼睛，跑进了呢喃的智慧树林中。

艾德丽安半夜突然醒来，发现黑暗中有人正站在她的床头。她闻出了黛西身上的香水味，也听见她室友不均匀的细微呼吸声，但她继续假寐。现在是午夜时分，

黛西不是准备出门去营火地，就是刚刚从那里回来。她现在想干什么？——第二次把艾德丽安拖起来？替康纳捎个恶毒口信？自她下午在办公室同埃瑞姑妈谈过之后，黛西整晚都坐在篝火旁观察艾德丽安，一副愁肠百结的样子，无疑她又多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心事。但她俩从下午起就没说过话。那天下午，艾德丽安跑进宿舍，一把夺下黛西手中的帆布袋，上气不接下气的她几乎说不出话来：“你没被炒鱿鱼。埃瑞姑妈说她犯了个错误，去和她谈谈。现在就去。”黛西却迟疑不决，脸上露出桀骜不驯的表情，艾德丽安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求你了！”

为什么那么在乎呢？在黛西犹疑的一刹那，艾德丽安以为自己的心都要碎了。但最终黛西转身，抿着嘴离开了宿舍。艾德丽安瘫倒在床上，旁边堆满了她室友的化妆品和衣服。黛西正打算把这些东西塞进她那发臭的帆布袋里呢。其后的几分钟她疲倦至极，等她再度呼吸顺畅的时候，她把所有物件都归于原位——香水和指甲油放在梳妆台上，帆布袋摆在床底下，带褶皱蕾丝边的内衣塞进梳妆台的抽屉里。

当下在黑暗中，黛西的手轻轻抚摸她的肩膀，艾德丽安依然紧闭双目。

“你太让我吃惊了，牢骚鬼。”黛西声音很轻，像是

在自言自语，“你姑妈把你的话都告诉我了。我从没想过你会站出来挺我。我以为你恨我们所有人，尤其是我，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想你是真的觉得营火会很傻。我想说的是，我也觉得它很傻，但我没有你的胆量。或许是我怕孤单，我也不知道。但从现在起，我是你的朋友。我会站出来挺你，我保证。”又是一阵沉寂，只听见黛西轻柔的呼吸声，接着她起身朝门口走去。“最后说一句，牢骚鬼，我知道你没睡着，我知道你听见我说的了。我保证过的事，就一定会做到。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是朋友。”

没等艾德丽安回答，黛西就悄悄溜出了门。艾德丽安还听见其他女孩鱼贯而出的声响，之后她们走远了，消失在夜色中。她们将趁监工埃瑞姑妈不在之际，在营火地为所欲为，尽情逍遥一回。她又躺了一会儿，然后坐了起来。夜晚的空气寂静缥缈，变幻不定。下午和保罗说话时，她内心彷徨，现在她又觉得心神不宁，难以入眠。她套上一条牛仔裤和她父亲的短夹克衫，离开宿舍经过树林去往河边，接着又拐过草地向树丛中的高年级女生宿舍走去。

“草原天空”静静矗立在夜色中。没有女孩躺在床上调笑。她们是真如保罗所说的鬼，还是她太沉迷于照片以致产生了幻觉？为什么只有五位姑娘？埃瑞姑妈那

个星期教导的另外三位姑娘去哪儿了呢？

她在钻过树丛走上俯瞰沙滩的山岭时，再次看见了她们。如烟一般的灰色身体在水面上漂浮——五位姑娘的鬼魂四肢舒展，仿佛熟睡了一般。她百分百确定，她们就像扑面而来的水汽一样，是确确实实存在的。那天下午她在“草原天空”看见的五位姑娘就是她姑妈照片中的五位，由于某种原因，尚在豆蔻年华的她们都死了。又由于某种原因，她们的鬼魂一直在湖上徘徊不散。是什么原因呢？是她们的死让姑妈深夜仍在湖边逗留吗？在艾德丽安来的第一天，她的姑妈站在沙滩上远眺湖面，就是为了这个吗？埃瑞姑妈和幽灵们之间一定有关系，那关系也绝非姑妈曾教导过她们那么简单。她把她们的照片放在书桌垫下，不时拿出来看看，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人死了，就再没第二次机会了。一定有桩惨剧折磨着她，有个谜题把她和那五位姑娘的死联系在一起。任何人，包括她的父母，都不愿谈及此事。如果湖滨夏令营有员工了解此事，出于对埃瑞姑妈的尊重，他们也保持缄默。同这五位姑娘的尸体一样，这个秘密被彻底埋葬了。

但姑娘们不甘心就这样销声匿迹了。艾德丽安早在晚饭时就看见了她们，排在就餐队伍前面。为了早点领到食物，她们装出安静守礼的模样。但她们只是惊鸿一

现，就消失不见了。员工们毫无察觉地经过女孩们曾经的驻足处，艾德丽安也涉足那里，依然一无所获，听不见任何姑娘的轻声笑语。

她坐在山岭上眺望幽灵们。她们似乎睡着了，徜徉在无形的波涛上。她们宛若连体人似的总是在一起。那天下午，她听见了她们的对话，获悉了一位姑娘的名字——纳特。纳塔莉的缩写吗？其他人叫什么呢？她们有怎样的故事呢？为什么姑娘们死前死后、生前故后都出现在她面前呢？她们似乎夹在两个世界之间，像她一样不知往何处去。

湖水轻拍着岸堤，安静却不安宁，地上铺满了蜉蝣的尸体。当艾德丽安意识到坐在地上可能弄脏牛仔裤、正准备起身的时候，有人在她身边坐下，并碰了碰她的膝盖。她转头看见康纳，他的头发在月色下闪着磷光。她顿觉背脊发冷，无法动弹。沙滩上缓缓升起浓雾，孤寂的月光洒落，无声的营地在他们脚下延伸。其他的员工此时应集结在营火堆旁，但埃瑞姑妈、格温和盖伊应该就在附近。他们的作息时间正常，此刻应该躺在床上睡觉。一有状况，她就尖叫，她的尖叫声能把地底的死人吵醒。

“你就是在这儿打发晚间时光的吗？”康纳望着水面，口吻像是在聊家常。她暗自思量：他能否看见幽

灵；抑或幽灵能否看见他俩大晚上还坐在山岭上；如果她开口说话，会不会镇定一点。

“你为什么没参加营火地晚会呢？”

他高她几厘米，紧挨着她，艾德丽安甚至能闻到他身上的香波味。他拔了一撮草撕起来。“我的箭丢了，来找找。”他轻声说。

“哦，我的箭已经找到了。”她起身想走，却被他抓住了手腕。

“别这样，”他突然满脸堆笑，“我看见你坐在这里，就过来查看一下你的胳膊。你胳膊怎么样了，艾德丽安？”

“它会好起来的，”她说，“只要你松手。”

他开始摩挲她的肩膀：“我们和解吧，怎么样？我不想这个夏天都和老板的侄女过不去。埃瑞会因为你讨厌我而炒我鱿鱼的。”

“别碰我。”

“和解了？”他一只手搭在她肩膀上，被她狠狠地推开。

“和解还是讨好我？”她轻蔑地说。

他放开她的手：“都行。”

湖中微波荡漾，沙滩上月光如水。一时间，他的目光定格在她的嘴唇上，令她心慌意乱。

“两个都不要。”她厉声说道。

他径直从高高的山岭跳下，直接落在了湖岸上：“别这么决绝，让我带你享受一次午夜泛舟吧。”

“那不违反规定吗？”

“规定是我定的，码头区我说了算。何况我不说，你不说，谁会知道呢！”

她迟疑不定，他趋上前。“听着，”他突然声音嘶哑，神色惊惶，“那是个玩笑，好不好？我不是有意射你的，我发誓。”

“可是你射了。”

“对不起，”他说，“我向你道歉。这事愚蠢透顶，简直傻到家了。”

他伸着手站在她面前——高大威猛，年方二十一。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改变生活的转折点。“草原天空”的五位女孩肯定会欣然接受的。艾德丽安也动摇了。也许她反应过激了，正如康纳所说的，那只是个过火的玩笑。毕竟她没死。每个人都会犯错，不是吗？和解的机会就摆在眼前，一同孤舟夜游，回来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她又会备受欢迎，重回春风得意和无忧无虑的生活。只要康纳喜欢她，别人也就接受她了。她将又有朋友了……

远处的湖面上，幽灵们站起来，向她伸出手，嘴里发出低沉的哀号声。她们的哭声折磨着她，她身上的每

根神经都随着那些死去女孩的细长呻吟声不停颤动。

“今晚可能不行，”她望着她们，踌躇地说，“我累了。”

“你不会怕水吧，会吗？”他凑近一点，抬眼看她，“是不是怕你姑妈？我能搞定她。”

她回想起那套跺脚哼哼的组合动作，立刻醒觉过来。她对自己竟然打算同这个浑球一起出游而惊讶不已：“算你运气好，她还不知道你在营火地做的那些破事。”

“哦，她知道，”他说，“善良的老板知道，没关系。”

尽管保罗对她说过，艾德丽安仍旧不相信她姑妈会在半夜偷偷溜去参加营火会，即使是在二十年前。她轻蔑地一笑：“她知道了准会开除你。”

康纳笑容可掬地扬起手。“嘿！这是传统。比她在这里的时间还长呢，自湖滨夏令营成立之初就有了。”他上前一步，“依你看，你可爱的姑妈刚来这里工作的时候，晚上都干些什么呢？”

“反正不干那个，”她怒火中烧，“她是教导员，不是技能教练或维修工。她要照顾小孩子，她是个负责任的老师。”

康纳放声大笑。

“别笑了，”她叫道，“也别再那么议论她了。”

他用手抹了一把脸，拭去了笑容。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月光映得他神采飞扬。突然他快步跑上小

径，随之慢步跑过草地前往树林。“啤酒的召唤，”他摆摆手说，“嗒嗒……”

她转身再看着幽灵们。她们已停止哀号，正静静地浮在水面上，她们首尾相接，仿佛彼此是对方的延续。她不敢确定，但感觉她们都在观察她——比母亲还仔细，比父亲还仔细，比任何人都仔细。她们均以同样的方式观察着对方。

“我爱你们。”她轻声对那五位死去的女孩说。接着她转身，经过草地朝她的宿舍走去，一种深切的孤独感和梦游感一直伴随着她。

7 在保罗的世界飞驰

周日早晨，艾德丽安坐在办公室台阶上，看着员工们说说笑笑、三三两两地钻进汽车扬长而去。他们头戴太阳帽，身着短裤或泳衣，全身涂满防晒霜，向着附近的一个公共湖滨进发。平常她至少能获得几声寒暄——“嘿，牢骚鬼，沼泽地怎么样了？”但今日没人同她说话或对她招手。经过昨晚的湖滨闲谈，康纳一定对营火地的每个人说她不想和解，叫他们冷脸对她。她感觉自己成了透明人——又一种冷落她的方式。

她看见黛西同康纳臂挽臂、态度亲昵地走过来，就急忙退进办公室里，透过窗户观察他们。只见他们钻进康纳的丰田汽车，同行的还有另外几个人。艾德丽安的心沉到了湖底，这就是她室友承诺过的永恒的友谊。

引擎轰鸣，丰田汽车绝尘而去。艾德丽安回到门廊台阶上。随着最后一辆车的离去，一种曲终人散的寂寥感笼罩了整个营地。小鸟不停歌唱，远处湖光粼粼。她

扯下几只蜉蝣，赶走一只蚊子。路上传来一阵轻微的嗡嗡声，有辆车驶入了营地——是不是有人忘带防晒霜了？

她寻思着再去“草原天空”，窥视那些二十年前居住于此的姑娘们。但那是窥视吗？她并没有去找她们，也没说要看她们的鬼魂，倒像是她们故意展示给她看。有些晚上，她醒来会发现宿舍里睡满了她的同龄人。她躺在上铺，其他姑娘粗重的呼吸声传上来，簇拥着她，像摇篮一样安抚着她。不再孤单，不再孤单。她和姑娘们的美梦在那一刻交织——她们梦到了水，无尽的温柔的水。稍后她再次醒来，只看见黛西的空床铺。宿舍唯一的声音是她自己发出的。

一辆轻型摩托车驶上人行道，在她面前停住。骑手的脸被头盔遮住了，但艾德丽安认出了他的屁股。保罗关了引擎：“去不去兜风？”

艾德丽安突然觉得心猿意马：“去哪儿兜风？”

保罗解下系在摩托车把上的另一个头盔，递给她。“你从没骑过摩托车？”

“没有。”她盯着手中的头盔说。她原以为今日又将孤零零度过，但没想到峰回路转，竟然有了新去处。她的心情豁然开朗，慢慢把头盔戴上。

“给埃瑞留张字条。”保罗说。

“为什么？”

"你是她侄女，她自然会担心你。"

艾德丽安从未想过骑摩托车。她妈妈看到风驰电掣般的摩托车就忧心如焚。她小心地爬上车坐在保罗后面。她努力想留点空隙，但倾斜的车座使她不得不贴着他的屁股。他俩紧紧依偎在一起。

"脚搁在脚踏板上，"保罗一边喊一边"突突"地轰着油门，"抱紧了，我就是你的安全带。"

她犹豫不决，这种肌肤相亲的热度像是置身按摩院。他加大油门，摩托车往前一蹿，她只能抓住些什么才不会掉下去。待她头脑清醒之时，他们已经飞越牲畜栏，她的胳膊也死命圈住了他。好尴尬呀！但骑摩托的快感完全不同于乘车——地面近在咫尺，飞速地从身边掠过。她本能地圈紧了手臂。保罗在营地边界停了车，那儿有条马路连着高速公路，几辆汽车"嗖嗖"地驶过。

"你没事吧？"他问道。

"没事。"她对着他的头盔说。

"别松手。"他掉转车头上了一条与公路平行，但破破烂烂、坑坑洼洼的泥路。摩托车一路颠簸，在黄色草丛中左拐右弯。那齐腰的杂草不断摩擦着她的手臂。引擎的轰鸣声响个不停，保罗温暖的脊背来回摩挲着她的胸脯。全世界只剩下太阳、狂风和天空。泥路前方有个断口，在那里保罗转上一条远离公路的小路，穿过杂草

丛生的田野，朝山上驶去。在摩托车登顶之后，保罗稍作停留。前面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崎岖的山路迂回曲折。几辆摩托车左冲右突，疾奔下坡，卷起漫天的尘土。

保罗转头说：“我的堂兄弟。”

原来是一场家庭聚会。“你不打算那么干，对吗？”她指着一辆跃过半空、再冲下山岭的摩托车问道。

“如果你一直这么抱着，我包管你没事。”他微微一笑。

她脸涨得通红，松开了手。保罗抓过她的手，重新圈住自己的腰。

“系紧安全带。”他加大油门。

她不满地喷了一下鼻息，但随即怒气全消。她不由自主地大口吸着野草的暖香，并感动于自己还能继续呼吸。头顶是一望无垠的碧蓝天空，就像是她的脑壳——仿佛她的颅骨已被揭掉，取而代之的是那无穷无尽的蓝天，在起伏不定的黄色山脉上浮动。“风景太美了。”

“是的，”保罗说，“真的很美。”

下面传来一声呼喊，其他骑手望见了他们。保罗把两指伸进嘴里，吹出一声尖厉的哨音。作为回应，下面也响起尖厉的哨音。

“找到你的翅膀了吗，安琪儿？”他问道。

“艾德丽安。”她机械地纠正道，双眼仍凝望天空。

“好吧，艾德丽安，”他伏低身子，连带着她一起往前倾，“让我们飞吧。”摩托车突然发动，俯冲下山，只留下她的尖叫声在山顶回响。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们在浅褐色草丛和棕色大地上蜿蜒前行，沿着山路上天入地。她飘飘欲仙，感觉自己在御风飞行，永无休止。要不是引擎的轰鸣声和不断扭动的保罗的身体，她还以为这一切只是幻觉呢。不久，她完全超尘出世了，只感觉在不停地飞，越过大地，冲上云霄，将太阳衔入口中，又把它放回无尽的苍穹中。当保罗最后关掉引擎的时候，那种寂静让人崩溃。她摘下头盔，须臾间无法适应周遭的安静。她慢慢地滑下摩托车，全身酸痛不已——她的胳膊，双腿内侧，甚至她的屁股都疼得厉害。渐渐地，声音回来了，她能听见风在草地上的叹息声以及远处其他摩托车的轰鸣声。保罗开口说话了，声音似大地般浑厚。

“你喜欢吗？”他站在她身旁，用手捋了捋她汗津津的头发。一直压在他身上的那种沉重感不见了，仿佛他已经放弃了第六感，而只生活在五官的世界中了。

她用力吸着青草和大地厚实温暖的芳香。“我想要自己的摩托车，”她说，“我要自己在山上驰骋，我还要这片天。”

他咧嘴而笑：“你想抽烟吗？”

"嗯，我要吃午饭，还要上厕所。"

他指着一块巨石后的一小片阴影，那是这里仅有的私密处了。当她蹲下小解的时候，她的膝盖嘎吱作响，脚下的土地仿佛也在晃动，但她坚持办完了事。她回来后，发现保罗正坐在地上同他的一位堂兄说话。其他的摩托车还在呼啸，风驰电掣般地向他们驶来。

"你女朋友叫什么呀？" 那位身材瘦小、神经兮兮的堂兄问道，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机灵鬼。

"艾德丽安，" 保罗答道，递给她一包香烟，"她在塔塔小卖部上班。艾德丽安，这是雷内。"

雷内擅长用眼角打量女孩，他对她嘻嘻一笑："你喜欢骑摩托？"

"保罗把他的车送我了，" 艾德丽安即刻应道，"接下来它归我了，保罗只能走路回家了。"

保罗淡然一笑。

"已经订婚了？" 雷内恭喜性质地拍了拍保罗的肩膀。艾德丽安专注点烟，其他堂兄妹则摘下头盔，逐一向她做自我介绍——克劳德、菲利浦和贝特。最后一位身材高大，一头红发剪得极短，乍看上去很像个男孩。在他们讨论即将到来的牛仔竞技表演之际，艾德丽安坐在一旁拔草，以她素有的旁观者角度观察他们。不同的是，这一次大地像摩托车的轰鸣一样震颤不已，而她的

血液也在血管里横冲直撞。只听她的肚子发出“咕噜”一声巨响，她站了起来。

“我饿了。”她对保罗说。

“嗯，我也饿了。”他戴上头盔，“再见，哥们。”

“结婚的时候记得请我们。”他们上车时，雷内大喊道。艾德丽安觉得骨架都要散了。保罗挥挥手，又重新上路了。在她被叫成他的女朋友之后，抱他又有不同的感觉了。他们肌肤相触的时候，她感到温暖而甜蜜。为什么保罗不告诉雷内，他们仅仅只是在一起抽烟和聊天呢？

“我们去哪里？”她朝他的头盔嚷道。

“去找东西吃。”他回嚷道。不久，他们在一所农舍前面停住。保罗关掉引擎，世界骤然清静下来。艾德丽安竭力想动，却动弹不得。任何小动作都痛得要命。

“僵住了。”保罗笨拙地从座位前面下了车，转过身来帮她。

“已经成僵尸了。”她呻吟道。

他浅笑一声，眼神似苔藓般柔软。“别动。”他解开她的头盔，把它摘下来。然后他轻抚她的头发，温柔地取下一件东西。那是一只蜉蝣，它苍白的翅膀微微破损，但还有余息。“搭了次顺风车。”保罗说。在他们的注视下，它摇摇晃晃地飞离他的手，扑腾了一小段距

离，就消失在草丛中了。

“活不了多久了。”

“谁能长命百岁呢？”

“我很庆幸自己的命长过两天。”

“对它们而言，两天就相当于八年，”保罗说，“想象一下，如果生活只有水、草和天空，会是什么样子？就是天堂，你说对不对？”

“差得远了，”艾德丽安说，“那是什么样的生活，在湖底待两年，才能飞翔两天，然后交配死去？”

“我喜欢中间的部分，”他说，“我敢说，它们会珍惜每一秒钟。”

她从未感到如此热血沸腾过。她费尽全力，拖着酸痛的身体下了摩托车。此时，一个身穿罩衣、梳着辫子的小姑娘跑了上来，后面还跟着一条年迈的牧羊犬。

“她是谁？”那女孩质问道。

“她叫艾德丽安，米歇尔。”保罗说。

“她的脸为什么那么红？”

她的脸更红了——绝望的艾德丽安巴不得死神此刻就降临。

“被风吹伤了，”保罗说。他碰碰她的胳膊，艾德丽安勉强斜瞟了一眼小姑娘。“进来吃午饭吧。”

他们朝前廊走去，米歇尔尾随在后。“她是你的女

朋友，”小姑娘说道，“因为莉安娜甩了你，而你又处于空窗期。”

艾德丽安感到一阵灼热的刺痛。

“莉安娜搬去里贾纳了，”保罗生硬地说，“此外我和她只是普通朋友。”

“我看见你和她接吻。”米歇尔刻薄地坚持己见。

保罗深吸一口气，看着艾德丽安：“你肌肉僵得厉害吗？爬楼梯需要帮忙吗？”

她扭转头：“我自己能应付。”

“希望你已经饿翻天了，”他跳着上了楼梯，“我们有成打成打的食物。”

成打的食物上桌后却令人失望，仅仅是些烘豆，吃剩的卤汁面条和天使蛋糕，还有一丁点沙丁鱼作为餐后甜点。保罗的妈妈和她女儿一样，身穿罩衣和编织衫，在厨房里扑来扑去，嘴上唠唠叨叨，手上忙个不停。她端详着艾德丽安，后者也端详着她。

“米歇尔，你已经吃过午饭了，为什么又偷吃两块蛋糕？你为什么把脏鞋子穿进厨房？你把这个端出去给夏洛蒂，她瘦得太厉害了。艾德丽安，保罗对我说你是埃瑞·伍德的侄女。这么多年来，她把营地管理得有声有色的，你觉得呢？我老想着那一幕，年轻人忙着收拾行李箱和睡袋，为他们的首个夏令营周做准备。保罗，

我记得你城里的堂姐安妮特也去过夏令营：总想把半个家都搬去，很多东西都塞不下……”

窗帘突然被风吹起，屋内的空气变了，出现了城市气息——艾德丽安闻得出此间差别。在她的注视下，马钱德家的厨房墙壁变成了紫红色，保罗和他妈妈淡去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房间跃入眼帘——一个看似普通却令人压抑的屋子，仿佛是在梦里一般。一个女孩走进房间，把一个行李箱摆在床上，然后打开。这是照片上的女孩之一，是笑声最响、艾德丽安最乐于交往的那种女孩。她拉开一个梳妆台抽屉，将行李箱当成篮球筐，开始朝里面扔内衣裤和袜子。

“萝勃塔，”一个声音叫道。一位容貌相似的妇女站在门口，捧着一堆叠好的衣服。“七双袜子和七套内衣裤，”她轻责说，“去年你带了比这多一倍的衣服，却没剩几件回来。”

“那些男孩喜欢偷女孩子衣服，”萝勃塔抗议道，“我要多带几件，不然就一件也不剩了。”

“每样七件，”她母亲固执地说，“你的牛仔裤在干洗机里。”她又走了出去。

萝勃塔面对行李箱嘀咕道：“如果我的衣服大受欢迎，我能怎么办呢？”她大费周章地挑出七双袜子和七套内衣裤，把剩余的丢到地上。接着她开始整理母亲刚

拿进来的衣物。她自顾自哼着小曲，那是一首古老的歌曲，讲的是一只名叫耶利米的牛蛙喜爱品酒的故事。

又有什么东西飘进了屋子，一个在灰色烟雾中扭动的人形——湖上的五个幽灵之一。幽灵开始朝行李箱里塞其他物件，但那女孩心无旁骛地继续哼曲打包，丝毫不受她的影响。后者塞进的物品包括一个头盖骨、一根大腿骨、半个盆骨和幽灵骨头，它们均发出淡淡的灰色光芒。萝勃塔在折叠、拍打、计数衣服时，双手直接拂过它们。她们之间共处和谐，摇摆的幽灵环绕哼曲的女孩，仿佛只是女孩歌声中飘出的音符一样。

接着她转过身来。艾德丽安感到她在直视自己，仿佛对她的观察早有所觉，仿佛她是特意带来这一幕并将之作为礼物呈现在她面前。

她又回到了马钱德家的厨房里。收音机被调到了“怀旧金曲”台，正在播放“三犬之夜”合唱团演唱的《享受这世界》。马钱德太太还在喋喋不休，米歇尔在外面喊她。

“那个小孩又想要什么啊？”马钱德太太叹着气往外走。

“艾德丽安？”保罗倾身仔细端详她，“你思想开小差，溜到什么地方去了？”

她盯着他，努力想重温刚才那一幕：一个女孩和她

的鬼魂一起把生和死塞进行李箱里。

“我……”艾德丽安吞吞吐吐地说，“我刚才做了个白日梦，非常真实的梦。我看见二十年前埃瑞姑妈教导过的一个女孩，她也是出没‘草原天空’的鬼魂之一。她还没死，正在为夏令营之行做准备——正如你妈妈说的，所有夏令营小孩今天都在收拾行李。在我的梦中，那女孩的鬼魂游离在外，和她并肩而立，仿佛她同一时刻既活着又死了。那鬼魂还往她的行李箱里塞骨头。她肯定是在夏令营期间出事的，我敢保证那画面就是这意思。我还敢打赌有五个女孩死在了湖滨夏令营，而埃瑞姑妈正是她们的教导员。这就是‘草原天空’闹鬼的原因，也是她们一直在湖上徘徊的原因。”

保罗慢慢呼出一口气：“所以你真的在‘草原天空’看见鬼了？”

“我一直在营地各处看见她们，”艾德丽安咕哝道，“我一到这儿就看见她们了。你看不见她们吗？”

他摇摇头：“我只是有所感觉，死人不和我说话。”

“她们也不和我说话，只是……在我面前展示，展示她们的生活。”她的双眼紧盯他的脸，“我觉得她们有事要告诉我。”

“但她们已经死了，”他激动地说，“为什么死人会想和你说话呢？”

"她们看起来生龙活虎的，"她说，"看起来就像……我一样。"

"她们不让你害怕吗？"

"我让你害怕吗？"

"可你没死呀。"

"我是还没死。"

他屏息缄默，陷入了沉思。最后他点点头，仿佛他们之间已达成共识，并百分百地相互理解。

"还没死，"他轻声说道，"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你和我。"

那天下午他们飙了几个小时的车，只有他俩，在麦田和油菜地里驰骋，经过农舍和狂吠的狗——他们来到这世界，却不再属于它。他们已经知道，并且接受了以下事实：世界对他们另有安排，选派他们去揭开一个迫在眉睫的谜题。他们可以逃避，尽力躲藏，也可以勇往直前，寻求真相。整个下午，他们都在飞车寻找。不久，他们摘下头盔，保罗把它们系在车上。他们开始迎风飞驰，艾德丽安把头靠在他背上，发丝在风中飘散。她不再为抱他而难为情了——他们已经融入太阳、天空和狂风了。那天下午他们有好几个小时没着地。他们在摩托车的轰鸣声中起飞，在飞驰中追寻狂热的心跳，直至天黑了才重回地面。

当保罗骑车拐上湖滨夏令营路时，艾德丽安才清醒过来：她疼痛僵硬的身体，他温暖汗湿的脊背，尤其是保罗的背——她整个趴在了上面。她努力想挺直身体，但她的肌肉火辣辣的疼。

保罗驶了一小段路，在办公室的视野之外停了车。她挣扎着爬下车来，惊讶地发现自己还能挺起背来。

“痛会慢慢消失的。”一个下午没说话，保罗的声音有点嘶哑。

“要多久才会好起来呢？”她呻吟道。

在她挪步之前，保罗抱住了她。那一刻全世界的热力都簇拥过来，把她紧紧包围。保罗的脸埋在她打结的发丝中，他的气息吹得她脖子痒痒的。她心底涌起一种长久疯狂的渴望，她看见自己做着过去从不敢奢望的事情。慢慢地，她用双臂环住他，抚摸他大汗淋漓的背部，他浑身战栗。

“有时候是火，”他温柔地说，“我能闻到自己皮肤烧焦的味道；有时候是溺水，我死命想吸点空气；更多时候是坠落，我坠入无穷无尽的深渊中，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摔得粉身碎骨。”

“是哪一天？”她粗声粗气地问，“你的死期是哪一天？”

“我的生日，”他圈紧了双臂，声嘶力竭地喊道，“上

帝啊，我想活下去。”

他猛地推开她，转身登上摩托车，一刻不停地飞驰而去。她站在散发着香气、低低耳语的树下，看着他离去。夕阳洒下金色的余晖，照在他背上。远望过去，仿佛他背上也长出了一对翅膀，恰如蜉蝣的双翅一样，柔弱无力却多姿多彩。

艾德丽安发现她姑妈坐在“草原天空”的一张双层床的下铺上。她走到门口，四处张望，努力想回味萝勃塔首次抵达时的场景。萝勃塔会看谁呢？纳特，还是扎着红色马尾辫的那个女孩？

宿舍轻轻摇晃，出现一个人影。它转过来面对艾德丽安——一位身材修长、面容孤傲的年轻妇女，金色直发，淡蓝色的眼睛。二十年前，埃瑞·伍德就像风景画中的人物，容光焕发，每个初见她的人都会为她倾倒。萝勃塔是这样，整个宿舍的姑娘都是如此。艾德丽安眨了眨眼，年轻的埃瑞·伍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三十八岁的姑妈埃瑞。她的眼周和嘴角都显出深深的皱纹，但肩膀仍同年轻时一样笔直。

“埃瑞姑妈，”艾德丽安慢慢朝姑妈走去，黑夜在她周围弥漫，另一个世界在秘密注视着她，“我想把这个还你。”那张承载过去、含义隽永的照片在她指尖跳动。她姑妈一瞥见它，就不由垂下了肩膀，长吸了一口气。

她轻柔地接过它，小心地避开照片的中央，唯恐玷污了二十年前留下的那片欢笑。

“我在办公室找到的，”艾德丽安说，“对不起，你问起时没马上还给你。”

“为什么呢？”她姑妈凝视着旧日时光说。

“那时我有些事情不明白。”

“你不明白什么？”

“你叫我来，”艾德丽安指着照片，“这些女孩也叫我来。”

她们四目相投，埃瑞姑妈张开嘴，却说不出那个呼之欲出的问题。艾德丽安勇气倍增——她有种坚强有力、脚踏实地的感觉；同时她又像烟一样虚无缥缈、无影无形。死神还躲在她脑袋的某个角落里耐心地等着。

“无论如何，”艾德丽安缓缓地说，“这个夏天是我的。”

她深吸一口气，品尝着云杉的芬芳。接着她转身，跨出门口，走进绿意盎然的夜幕中，只剩下她姑妈独自留在宿舍里，沉浸于无人了解的过往岁月中。

8 情窦初开和死亡噩梦

首位夏令营学员于上午十点五十二分抵达，随身带着一个“苹果”牌MP3，后面跟着一对筋疲力尽的父母。埃瑞姑妈即刻上来迎接他们，出示一张夏令营守则表，并提醒学员家长注意守则八：不准携带任何收音机或MP3。接着她建议他们一家游览营地，熟悉一下这里的设施——零食可以在塔塔小卖部购买。艾德丽安卖给他们一包碎可可、两袋麦乳精、三罐雪碧和一件丑陋的小号蓝色T恤衫。

“难道你没有好看一点的颜色吗？”那个九岁的夏令营学员质问道。她扶扶鼻梁上的眼镜，两眼瞪着展示橱窗中的T恤衫。艾德丽安立马就喜欢上了她。

“决定T恤衫颜色的，”她指着远处说，“是那位女士。”

“就是没收我MP3的那个人吗？”女孩问道。

“正是她。”

“你长得和她很像。”

“不可能，”艾德丽安说，“我也觉得那些 T 恤衫超级难看。”

那女孩咧嘴一笑，露出满口歪歪斜斜的牙。艾德丽安再一抬头，就看见一个瘦骨嶙峋的小家伙，双臂霸道地抱在胸前，正凶巴巴地对着她姑妈投诉颜色的问题。她本想好好欣赏这一幕，但营地很快就挤满了夏令营学员和他们的家长。她忙得不可开交，售卖糖果、T 恤、纽扣、明信片、日历、记事本甚至磁带。塔塔小卖部还负责租借迷你高尔夫课和排球课的装备。她刚刚借出去最后一套高尔夫球杆，又赶着撕开一箱未拆封的聪明豆。她心里不停地呐喊，给我五分钟休息，给我一支烟，只要能让我缓缓神，不管是谁，哪怕是死神也无所谓。她转身招呼队伍中的下一位，竟然是萝勃塔。

那女孩既在那儿又不在那儿。艾德丽安能清楚地看见她的脸，但她的身子却是透明的，同在宿舍里见到的一样，过去和现在叠加在一起，紧随其后的她的父母也是如此。

“我要一件绿色的 T 恤衫，”萝勃塔穿着一件“甲壳虫”乐队的 T 恤衫，乌黑的头发束成马尾辫。从照片中走出来的她，表情更加生动，仿佛随时会大笑起来，左脸颊还有一个若隐若现的酒窝。她唯一的妆容就是在上嘴唇上方点了一颗美人痣，艾德丽安肯定她在照片里没

有这颗痣。“你觉得我该穿多少尺码，妈妈？”萝勃塔扭过身子向后看。

“大号的，”她妈妈笑着回答，露出和她一样的酒窝，“T恤会缩水的，何况你还在长个呢。”

“再来一根‘大万通’牌巧克力棒，”萝勃塔回过头，“一瓶百事清柠。你想要什么，小虾米？”

“我不是小虾米。”一个微弱的声音抗议道。艾德丽安探头一看，一个小男孩正用拳猛捶他姐姐的大腿。

“爸爸，叫这傻瓜别再捶我了。”萝勃塔说。

“那你先别叫他的外号吧！”她父亲无精打采地说。

另一个透明的家庭从萝勃塔一家身后走上来。一个满头红发、梳着长长马尾辫的女孩倚在柜台上：“有‘破碎机’牌硬糖吗？”

这女孩比萝勃塔略高一点，脸形瘦削，嘴唇微翘。她画着浓烈的绿色眼影，穿着流行的弹力胸罩，还戴着一枚镶有大石头的戒指。在艾德丽安的凝视下，她俩互用眼角瞟了瞟对方。

“雪莉，你能问问T恤衫的事吗？”一位身材丰满的红发妇女问道。她穿着一件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旧衫，上面还印有“和平与爱情”的字样。她的浓妆艳抹彻底盖过了雪莉的妆容：“给你堂兄比利的生日礼物，还记得吗？”

雪莉不以为然地轻轻甩了甩辫子："知道了，妈妈，我又不笨。"

"我没说你笨，"她妈妈生气地说，"我希望这一周的夏令营生活能让你懂点礼貌，让你学会尊重长……"

萝勃塔对雪莉报以同情的微笑，两个女孩把家长抛在了脑后。"我喜欢你的心情石，"萝勃塔说，"我的放在家里了，妈妈不让我带过来。"

她俩眼神灵动，互换心意，直到一只蜉蝣落在了雪莉裸露的肩上。"呃……"她大叫着把它拽下来。

"这些虫子去年也在，"萝勃塔说，"它们像胶水一样粘着你，但不咬人。它们只能活一个星期左右，然后就死了。你住哪个宿舍？"

"一个很傻的名字，草原……什么的。"

"天空。"萝勃塔说。

"听起来更像草原呵欠，"雪莉说，"像是死人住的地方。"

"我们来唤醒它，"萝勃塔说，"嘿，如果可以，你也买件T恤衫吧。"

"它们太丑了，"雪莉埋怨说，"小船？"

"我们自己来装饰它们，"萝勃塔微微一笑，"自己涂鸦，自己染色。"她用嘴在胳膊上"嘬"了一下。

"萝勃塔，拜托你能快一点吗？"她父亲说。

“回头见？”雪莉说。

“嗯，回头见。”萝勃塔笑道。

姑娘们消失了。艾德丽安发现自己正瞪着一件长T恤上的骷髅头眼眶发呆。“给我一件蓝色T恤衫，”骷髅头上方那个活动的脸说道，“一件大号的。”

艾德丽安明知姑娘们已经消失，却仍不自禁地探出柜台，寻找她们的踪迹。营地里人来人往，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孩子们精力过旺，疯狂地追来逐去；几个少年在排球场里来来回回地传球玩。她突然觉得全身发冷。二十年前，萝勃塔和雪莉在抵达的当日，看到的也是这派热闹景象——湖滨夏令营T恤随处可见，孩子们到处闲逛，丝毫没有死亡的迹象。

“你看什么这么入迷？”身着骷髅服的男孩质问道，“我要的T恤衫就在你身后。”他从脖子上扯下一只蜉蝣，捏着它的双翅，“呃，这鬼东西是什么？”

“它们叫蜉蝣，”艾德丽安递给他一件T恤，“就像大号的蚊子，一口能从你身上咬下一大块肉来，比家蝇还厉害。”

那男孩“啊”的一声怪叫，从胳膊上又赶下好几只蜉蝣。

“你给我二十七美元九十四美分，”她笑着在收银机上输入相应的金额，“我希望你会喜欢湖滨夏令营T恤，

这些小船穿在你身上可爱极了。”

她正在关凉棚，打算收工后去餐厅吃午饭，此时保罗骑着自行车从湖岸上来。一股潮热爬上艾德丽安的脖颈，慌乱之下，她狠狠踢了一下墙壁，以脚痛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你的摩托车哪儿去了？”她大声问道，弄点噪音似乎有帮助。

“和我一起去牲畜栏吗？”他不理会她的问题。从他的表情看，似乎昨天什么也没发生过，他们不曾如胶似漆地共骑一辆摩托车，也未曾迎着风在野外驰骋几个小时。

“没问题，”她有气无力地答道，同时锁好店门，“我要先把收银箱送到办公室去。”

他们共骑一车前往牲畜栏。艾德丽安身子后仰，暗自发誓再也不和他肌肤相触了。但他们一抵达目的地，她就把这个誓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她边喊边朝断裂的栅栏跑去。

“不知道，”保罗脱下棒球帽，摸摸平扁的头发，“我到时就是这个样子了。我花了一个小时才把马赶回牲畜栏里，它们全跑到森林里去了。但我三天前才修过这段栅栏。”

“会不会是马撞断的？”有几截栏杆已经断掉，铁

钉完全掉了出来。

“不可能，”他断然说道，“它们会在栅栏上蹭来蹭去，但不会反复撞击它。这些铁钉绝不是松的，除非我起初就没有钉牢。”

广袤的马场一直延伸到树木繁茂的沼泽地中。“那边你检查过了吗？”她指向远方问道。

“我全检查过了，”他说，“只有这部分坏了。”

“我认为不是你的错。”她想起了定向活动练习。哪些小组看见保罗修理这段栅栏了？

“我也这么想，”他平静地说，“但会是谁呢？又是为什么呢？”

他伸手给她，她定住了。她再次看着他的脸，昨天回来了，又潮热又紧张。她又想踹上一脚了，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一切都变得这么热。

“艾德丽安，”没人这样叫过她的名字——柔情似水，仿佛他在触摸它一样。保罗的脸也红了，眼神移开又回来，由此她知道他也是心慌意乱，“我昨晚梦到你了。”

“你死了吗？”她急急地问。

“我听见你叫我的名字，”他说，“我就醒了，你救了我的命。”

“太好了，”她双眼湿润，大叫起来，“我今天早上在塔塔店上班的时候，瞧见那些姑娘了。她们也在这

里。她们在营地里，就快死了。我不想你也死了。请不要再做那些梦了。”

“我没办法不做梦，”他说，“我整夜都在做梦，醒来时全身大汗。我累坏了，像没休息过一样。”

“那我以后都出现在你梦里，”她斩钉截铁地说，“我还要阻止你死去。”

他抚摸她的脸颊，带给她一种缓慢燃烧的感觉。“我有万般感受，”他凝视着她，仿佛她是世上唯一的生物，“一分钟就像过了一年，一切都如此真实。我已经梦见你两年了，现在你就站在这里。”

她泪如雨下。她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你的生日——是这个星期吗？”

“快到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是哪一天？”

“如果你不知道，”他激动地说，“死神就可能不会降临了。”

“你真的认为我能扭转乾坤吗？”

凉风习习，吹动树叶和青草，也拂过她的皮肤。她知道，如果自己能做成这事，那今后就将无所不能、无人能及了。慢慢地，她伸出手，轻抚他红润的下唇，就像她在触摸一个梦，只是这是真的——她能感到他嘴唇的弹性和微微的湿意。保罗闭上眼睛，呼吸急促。

“艾德丽安，”他说，“艾德丽安，听我说，好吗？”他睁开眼睛，抓过她的手握住：“你还记得昨天我妹妹米歇尔提到的莉安娜吗？她说得对，莉安娜的确把我甩了。”

艾德丽安呆若木鸡，突然转换的话题让她手足无措。她不想知道莉安娜的事情，她想回到抚摸他嘴唇、听见他呼吸越来越急促的梦中。

“这很难开口，”保罗声音嘶哑地说，“我从没跟任何人谈起这个，你明白吗？”

他眼中的恐惧唤醒了她。她内心彷徨，但依然点点头。他松开她的手。

“我伤害了她，”他仓促地说，“我不知道结果会那样，我发誓。只是——我快疯了，脑袋里一堆狗屎。你不知道我这里面像什么。”他用手猛捶自己的额头：“一直想着死亡，各种不同的死法。想到要错过以后的人生，我就疯狂地想拥有一切。现在就拥有一切。”他痛恨不已地说：“大部分事情我都深埋于心，但莉安娜和我关系很好，我俩从小学四年级起就是朋友。我迫切想恋爱，所以游说她做了我的女朋友，尽管她是不太情愿的，而喜怒无常的我最终深深伤害了她，”他看着远方，嘴巴嚅动着，“自此她就不和我说话了，再没和我说过话。”他擦擦颤抖的唇，小心地瞄了艾德丽安一眼：“我是一

个浑蛋，对不对？”

“你不是浑蛋，”艾德丽安说，“我也不是莉安娜。”

保罗虚软地靠在栅栏上：“两年了，我每天都梦见你。”

“我动脉瘤爆裂也有两年了。”艾德丽安慢慢地说。

“这一定有所深意，”他嘀咕道，“但怎么知道呢？我对将来自己要干什么、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一点头绪也没有。这一切的目的何在？是不是经过这些考验，我将更加睿智，最终成为更杰出的人。如果真是这样，我已经获得了启示，好不好？我知道自己过去是个多么糟糕的浑蛋，所以在这一切结束之前——不管它意味着什么——一切都是未知数。我也是未知数，生活也是未知数。”

“但是……”艾德丽安说。牲畜栏里的马正在亲昵地用鼻子爱抚着对方。它们如此自然，无须言语，行动就行。言辞表达太难了。“该死的，”她吼道，“我想做匹马。”

保罗顺着她的目光望向马场，正好瞧见一匹马用鼻尖蹭另一匹马的臀部。

“不是那一匹。”她绝望地喊道。

保罗哈哈大笑，戴上他的棒球帽。“等我生日过完，”他说，“如果我还活着，我就躲进林子里。如果你也愿意跟我来，我们就可以搭一个斜顶帐篷，钻进去，在里

面待很久也不出来。”

“为什么现在不这么干呢？”艾德丽安满怀希望地轻声问。

“我还是一个疯狂的快死的浑蛋。”保罗干脆地说。

9 宠物笼事件

傍晚临近，餐厅里挤满了吵闹躁动的小孩子。就餐队伍沿着服务台缓缓移动，那几位厨娘把大份的炒牛肉酱、玉米和凉拌卷心菜倒在淡黄色的餐盘上。艾德丽安从侧门溜进来，坐在最近的员工餐桌上。她犯了个大错误——其他员工早就领过餐了，盘子里的食物也吃得七七八八了。由于待在牲畜栏帮助保罗修理栅栏，她已经错过了午餐。虽然厨娘们给了几块三明治充饥，但此刻的她已经饥肠辘辘。她以前来参加夏令营，可从来没这么饿过。她把一片面包涂满黄油，就风卷残云般地吞下去了。

“嗯，我们的小伍德近况如何呀？”

康纳坐在桌子的另一头，正用面包蘸着他的最后一点炒牛肉酱。他整个下午都在码头，带领多个宿舍的学员进行水上定向练习。塔塔小卖部周日下午不营业，因此修完栅栏之后，艾德丽安就去了办公室，打开电脑，

帮助格温按照宿舍名单制订高级课程表。从办公室窗户望出去，她看见孩子们坐在草地上，等着营地医疗室核对他们的医疗卡。在他们身后，康纳犹如一尊青铜神像似的来回走动，向学员们讲解救生衣的系法和在小舟倾覆时如何自救。当他娓娓而谈的时候，整个人神采奕奕，宛如有金色的光环在头顶闪耀一般。

“忙。”艾德丽安应道。

“你这样的黄毛丫头能忙些什么呢？”他不紧不慢地说，同时身体后仰，拍了拍肚子。

“修理牲畜栏的栅栏，有人故意搞破坏。”

他刻意扬起眉，故作惊讶。艾德丽安心想，实际上他一点也不惊讶。

“没错，”她继续说下去，“就在昨天晚上。昨晚的后半夜，一群愚蠢的醉鬼觉得纵马逃跑是件很好玩的事。”

“听上去像是我醉酒后干的事情。”康纳讥讽地说。

她话音不停：“当然，他们醉得太厉害，竟然不会开门了。哦，不，他们只能把栅栏拆掉了。”

“也许是本地人干的，”他无关痛痒地说，“保罗和他的狐朋狗友干的。”

“我不这么认为！”她轻蔑地说，“更像是新员工的热身活动，你觉得呢？”

员工餐桌上鸦雀无声。夹杂在几百名儿童的喧嚣声

中，这种寂静异常古怪。艾德丽安颤着双手去拿桌上的面包篮，却被康纳抢先一步把篮子拿走了。

“喔……喔，”他冷笑着说，“哒……哒。”

“我不想玩你那些无聊的游戏，”她一字一顿地说，“午夜篝火，欢乐时光，员工手册都是垃圾。”

康纳邻座的一名员工口含餐叉，僵在了那里，连康纳自己也惊呆了。接着餐桌另一端有人大声清了清嗓子，说：“康纳，把面包递给我，好吗？”

“没问题，邦特，接住。”康纳抛出篮子，那家伙稳稳地接住，取走了最后几块面包。

“我饿死了。”邦特一口咬住了三块面包。

艾德丽安发现隔壁的员工餐桌上还有一个空位，便起身准备挪过去。康纳一把抓住她的手腕，轻声说道：“下次再聊。”然后他手上加力，随即便松开了。

晚饭之后，大家从餐厅鱼贯而出，走到升旗台前，面向旗杆围成一个大圈。埃瑞姑妈热衷于培养爱国情怀，一天两次，夏令营全体成员列队参加升旗和降旗仪式。大部分仪式都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进行，只能听见风吹国旗的“啪啪”声。降旗的时候，还会选出一名学员帮助埃瑞姑妈将国旗收起来——就是那个MP3被没收的九岁小个子。她腰杆笔直地站在人群中央，老气横秋的表情看上去有些滑稽。不用说，她已经受了营地主管

的蛊惑，无可救药了。当埃瑞姑妈上前一步、开始短篇演讲时，艾德丽安几乎能听见那小姑娘怦怦的心跳声。

“明天就是加拿大国庆日了，它不仅是我们国家的纪念日，也是我们自己的庆祝日。我们为生活在这片自由而神圣的土地上而感到无比骄傲。”艾德丽安惊奇地发现她姑妈竟然也会用长句，“这面国旗凝聚了我们对祖国和对自己的自豪之情。它是我们的信仰所在——言论自由，信仰自由……”

五位女孩走上前，在旗杆前围了一个小圈。时值凌晨，曙光初现，旗杆的顶端，一条女孩的内裤在迎风飘扬。

“我跟妈妈讲过的！”萝勃塔叫道，“他们把内裤全偷走了，连仅剩的一条也被他们挂到了上面。”她双手叉腰，兴高采烈地看着她的粉红内裤在风中飞扬。

“我敢说，他们一定把其他的内裤穿在了身上。”雪莉评点说。

“不会吧！”雪莉旁边的一个女孩惊叫起来，她留着一头棕色的长鬈发。

“你不会再要它们了，萝勃塔，”纳特劝道，“它们肯定被撑得变了形。”她比了个不雅的动作，姑娘们心领神会地大笑起来。

“那我穿什么呀？”萝勃塔问道。

“什么也不穿，”纳特微微一笑，“我们都不穿，这个星期都不穿。但别告诉埃瑞好吗？专属我们的秘密。”

“不穿内裤？”第五个女孩大吃一惊。

“来吧，凯斯，你老爸总逼你穿老式的灯笼裤，正好趁此机会将它们通通扔掉。”纳特飞快地解开短裤的拉链，脱在地上，再除下内裤，又把短裤穿回去。“哦也！”她把内裤举过头顶，“大家一起来吧。”

“会有人看见的。”凯斯四处张望抗议道。

“所有人都在睡觉。”纳特开始绕着旗杆跳舞。

其他女孩全都仿效纳特，坐下来拉扯她们的牛仔裤。

“我的屁股被露水浸湿了。”萝勃塔笑着站起来。

“你屁股上还沾了一只虫子。”雪莉说。

萝勃塔小心地赶走蜉蝣，重新穿好了牛仔裤。“哟口！”她手举着内裤，和纳特一起绕着旗杆跳舞。不久其他人也加入进来，她们喜笑颜开，用鼻音断断续续地哼着“哦！加拿大”。最后，雪莉停住脚步，双眼仰望天空，脸上露出敬畏的表情。

“我们把内裤都挂到上面去吧。”她决绝地说。

艾德丽安看着鲜艳的红色枫叶旗徐徐下降，随着风势的减弱而松垂下来。之后埃瑞姑妈和她的九岁小粉丝将国旗叠好，放进盒子里。观众庄严地唱起了“哦！加拿大”，一群天鹅排成 V 字形掠过湖面。艾德丽安心不

在焉地动着嘴，不敢相信刚才之所见。每年夏天，早晚两次，她都排着队，倾听姑妈的演讲，凝望着神圣无比的红色旗帜。但此刻她却看到更加生动的一幕：六条粉白相间的内裤在旗杆顶上随风乱舞，朝阳从湖上升起，在上面洒下了第一缕阳光。

她再也不是过去的她了。

艾德丽安的美梦被硬生生打断了。一支手电筒直直照着她，身上的毯子也被扯下了床。她本能地缩到墙角，用手遮住眼睛。

"你破坏了一项悠久的传统，牢骚鬼。"康纳用一种深沉陌生的口吻说，但她即刻认出了他。他怎么会觉得，到夜晚就能变成另外一个人呢？大家为什么跟着他一起胡作非为呢？甚至黛西也站在暗处，随时听候他的差遣。

"我不喜欢你的传统，"艾德丽安说，"它不是法律。"

"在这里它就是法律，"他拉开她遮脸的手。她眨着眼睛，竭力想转过头去。"你知道的，坏女孩必须受到惩罚。"

"你们是什么人，一群纳粹吗？"

他打了一个响指，两个家伙走上前——一位码头助理和一位骑马教练。他们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拖下了床。

“来吧。”康纳说完就离开了房间。她被推搡着出了房门，又过了大厅。等所有人出来后，她开始大声呼救，却被一只手捂住了嘴巴。手电筒的光紧贴着她，把她的脸都烤热了。

“再出声，就对你不客气了。”康纳冷冷地说。

她缄默不语了。他们不会真正伤害她——只要她乖乖就范，他们就不会动粗。他们一行人左弯右拐地穿过树林，经过餐厅和办公室，朝牲畜栏走去，最终到达宠物动物园。该动物园是一小片篱笆围场，里面养了两只绵羊、一只山羊和几只兔子。每天，那些年幼的夏令营学员会来这里，喂养和抚爱这些动物。康纳翻过篱笆的时候，那些困倦的绵羊发出“咩咩”的叫声，并惊恐地往后退。

“把她扔过来。”他说。

那篱笆不过一米来高。她又踢又打，但仍被轻易地抬起，扔进他的臂弯里。他满嘴酒气，下巴的胡茬扎着她的脸。他手上加力扣住她，轻轻松松地抱着她往前走。又有几个身影跳进了围场。

“黛西，你也进来。”康纳命令道。

在旁人的帮助下，黛西爬过篱笆。

“打开它。”康纳说。

在黛西掏钥匙的当口，有人将手电筒的光对准围栏

角落一个堆放动物饲料的小笼子。艾德丽安大惊失色，猛然想起她室友的一个额外头衔是宠物动物园的清晨饲养员。

“我觉得我们不该……”黛西开口说，但康纳截住了她的话头。

“也许我们该把你关进去？”

黛西打开笼门上的锁。“笼子太满了，”她说，“牢骚鬼挤不进去的。”

“那就拖出一捆饲料来。”

几个人一齐动手，把最外面的一捆干草拖了出来。

“很好，”康纳说，“空间够大了。进去吧，牢骚鬼。坐在笼子里，和那些坏动物们待在一起。”

她尽力想攀住门框，但他们扭住她的胳膊，把她硬推了进去。笼门关上了，门锁“咔嗒”扣上了。其他人聚拢到笼子旁。她数了一下，有十一个身影在黑暗中慌乱地移动。

“埃瑞·伍德。”康纳说，其他人跺脚哼哼，艾德丽安则蜷缩在笼子里。“小伍德，”康纳冷笑道，“你喜欢这个新家吗？”

她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居然还笑得出来。他们一定是喝醉了，醉到看不出她在发抖。“我真的害怕了，”她说，“绵羊可能撞破笼子，把我活吞下去。如果明天早

上我姑妈发现我在这里，你们就全吃不了兜着走。”

“那最好是确保没人会发现你。”康纳蹲在笼外，点着了打火机，微弱的火苗照得干草丛忽明忽暗的。

“你在干什么？”黛西喘着粗气问道。

“闭嘴，”康纳把火苗凑到几束伸到铁丝网外的干草下面，“你要去向你姑妈告状，牢骚鬼。”“我没说要去告状，”艾德丽安慌忙解释，“我是说，如果你整夜把我关在这里，第二天早上就会被她发现了。”

“哦，我们不会那么干的，”康纳安慰道，“不会关一整夜的，牢骚鬼。”

干草沾上了火苗，火势朝笼子里面蹿。

“别！”黛西大力推开康纳，用脚猛踩地上的火苗，刚烧起来的火立刻就熄灭了。“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她叫道。

“只是测试一下你的忠诚度。”

“你不能杀人，”黛西嚷道，“营地传统绝不包括这个。”

“没人打算杀她，”康纳镇定地说，“但你搅局了。”

“可是……”黛西吞吞吐吐地说。

“今晚就到此为止吧，”康纳说，“好员工都可以休息了。来吧，黛西。”他搂着她的肩膀，半推着朝栅栏走去。他和其他人又开始拨弄篱笆，留下她一人站在铁笼子里。康纳把手电照在她脸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她

深吸一口气，仿佛刚睡醒似的。

“这太傻了，”黛西说，“我有钥匙。”她走到动物园的正门，打开锁，迈步出去。“再见，牢骚鬼。”她嘀咕道，伙同他人一起往宿舍走去。树叶的“沙沙”声逐渐淡去，远处隐约传来树枝“噼啪”的断裂声，其后就陷入一片沉寂。艾德丽安的心碎成了千万片。

“如果没人信，你那一套就不管用了。”她向无边的黑夜咆哮道。然后，她瘫倒在笼门上，心里仍不相信他们真的抛弃了她。

“在加拿大日，”她嘟囔道，“有自由和尊严的国家，言论和信仰自由……”

山羊在啃她的头发。无奈之下，艾德丽安把松散的发梢编成麻花辫，塞进衣领里面。她身着平时睡觉时穿的T恤和短裤，裸露的肌肤惨遭蚊子排山倒海的侵袭。干草挤得她只能贴在门上，脑袋碰到了笼子顶，脊背和赤脚又被铁丝网硌得生疼。黛西怎么能这么做呢？眼泪灼伤了艾德丽安的双目和喉咙。我的朋友，我的斯巴达。黛西和其他人一样，都在拍康纳的马屁。萝勃塔绝不会干这种混事，雪莉也不会信这一套，纳特会叫康纳见鬼去吧。艾德丽安微微一笑，或叫他来给自己提鞋。

万籁俱寂，大家都在睡觉。他们打算整晚都把她关在这里吗？如果死神降临怎么办？如果第二天她死在了

这里——他们会被埃瑞姑妈兴师问罪，那也是他们罪有应得。她抬起光脚丫，使劲踢了一下铁丝网，铁丝凸起但依然牢固。她又踢了一脚，铁丝戳进她的肉里。“哎哟！”她不想跟笼子过不去，但他们无权这么干。他们是想她乖乖地坐在这里，等着有人来放她吗？萝勃塔不会坐以待毙的，纳特会赤手空拳把笼子扯开。

“我要出去！”艾德丽安嚷道。她一拳捶在铁丝网上，立时觉得痛彻心扉，接着便怒火中烧，她又捶了一下铁丝网。休想叫她乖乖坐着、静等康纳回来。“放我出去！”她跪在地上，头顶着笼子，拳头有节奏地捶着，一下接一下地捶着。她气得喉咙冒烟，脑袋发涨，粗话脱口而出：“我会死的，你们不知道吗？我该死的脑袋有病。它会爆炸，我就一个人死在这里了。这不是我的错。我没要一个坏脑袋和破血管。我也不想吃土，不想大便在裤子上。我过去也同你们一样，但后来世界就崩溃了。我恨我自己，我恨死了。放我出去。”

黛西忽然出现在黑暗中，摸出钥匙，打开笼门，一把揪住她的胳膊：“没事了，好了，放松，好吗？我一直在等他们走。嘘，你会吵醒你姑妈的。上帝，你的手怎么了？”

艾德丽安钻出笼子，站在那里簌簌发抖。黛西用小电筒照着她肿胀的手，上面全是小割伤。“真糟糕，”黛

西自责说，“真对不起，牢骚鬼，真对不起。”在艾德丽安活动之前，她给了她一个拥抱，温暖而舒适，能听到她的心跳，把艾德丽安从世界末日和生命终点拉了回来。“嘘，”黛西耳语道，“嘘，嘘！”艾德丽安的眼泪打湿了她的头发。“没事了，”她劝说道，“一切都好了。”

山羊开始咀嚼艾德丽安的T恤，被她踢了一脚。两个女孩分开，各自抹去了泪水。“牢骚鬼，”黛西略有踌躇，“你刚才喊什么……说你的脑袋？要死了？怎么回事？”

“我有动脉瘤，”艾德丽安望着黑夜哽咽地说，“两年前发作了一次。如果再发作的话，我就完蛋了。我第一回没死完全是幸运。”

“哦，”黛西关掉手电筒，“你姑妈没跟我讲过。”

“我姑妈，”艾德丽安鄙夷地说，“假装什么事也没有，觉得是我的态度有问题。她可能还觉得第一次动脉瘤发作，也是我态度不对造成的。”

“我不信，”黛西暖乎乎的手覆上艾德丽安那只没受伤的手，“来吧，牢骚鬼，我们回家吧。”

艾德丽安淡淡一笑。在宿舍住了一个星期，她室友就把那儿称为家了。黛西去到哪儿，家就跟到哪儿。黛西就是她自己的家。她松开艾德丽安的手，打开动物园的外门，然后又牢牢牵着她的手，像领小孩似的带领她走进森林里。

一幕景象在艾德丽安的脑海中升起——镇定、安静、呢喃着人生哲理；在那里，月光与大地交汇，并渗入地下，渐行渐黑；两半相连合成一个整体，那才是她的家。她转身，拉着黛西朝湖边走去。

“我们去哪儿？”黛西问，“你的手需要包扎。我累了，我想……”

“嘘！”她们已经来到林间另一空旷地带，瘦小模糊的身影隐约可见。黛西急吸一口气，噤声不语。她们猫身上前，拭目以待。营地里最年幼的一群——七岁的小姑娘们在睡衣外面套上运动服和夹克衫，围着她们的教导员，站成一个小圈。她们正神情严肃地聆听着。

“它比这里的每个人都年老，它比你的祖母和祖父都年老，这棵树比湖滨夏令营的任何动物和建筑都年老。”

“比这个湖还年老？”一个小姑娘指着湖问道。

“差不多，”教导员说，“这棵树非常非常老，也非常非常聪明。”

“它怎么会变得这么聪明的？”另一个女孩问道。

“它被闪电击中了。如果你有此遭遇，也会变聪明的。”第三个女孩说。

“那我就死翘翘了。”第一个女孩说。

“这棵树不会死的，”教导员说，“这是许愿树，它活着就是为了倾听孩子们的愿望。你们觉得，它会让那

傻乎乎的闪电劈中并杀死它吗？”

“不会。”女孩们齐声喊道。

艾德丽安喉咙一紧，猛地眨起眼来。

“今晚，许愿树将倾听你们每个人的愿望，”教导员继续说，“你们所要做的就是触摸树，然后告诉它你最隐秘的愿望。”

“我要大声说出我的愿望吗？”一个稚嫩的声音问道。

“这棵树非常聪明，它会听见你脑袋里最微弱的念想，”教导员说，“它能听见别人听不见的东西。你准备好之后，就把手放在树干上，然后像这样许下你的愿望。”她闭上眼睛，一只手按在白色的树皮上，纹丝不动地站了许久。其后她睁开眼睛，微笑着退回原地。

“许愿树听见你的愿望了吗？”一个女孩问道。

“当然。”教导员说。

“太好了。”那姑娘激动地说。她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触碰那棵树，大部分人都模仿她们教导员的做法。一个女孩拥抱了大树，另一个女孩弯腰抚摸了倒下的树干。等她们全部做完之后，教导员叫她们全体手拉着手。

“许愿树已经知道你们的愿望，树上的每一片树叶都承载着一个愿望。许愿树不会忘记任何一个愿望。现在你们的愿望就在树叶上，随风飞舞。”姑娘们张大嘴，细听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最后，教导员牵着最近女孩

的手，领着她们回宿舍去了。

“那是夕海，”黛西叹道，“她很棒吧？她错过了员工培训，不过这是她的第四个夏天了，所以也不需要什么培训了。她总是负责年纪最小的女孩。”

“她们需要她。”艾德丽安声音沙哑地说。她走进空地，站着仰望那棵树。月亮半掩半露，但树干仍闪闪发亮，映出一道黑色的烧焦印记。倒下的半边树干上的叶子开始枯黄，大树的一半生命正在逝去。艾德丽安走到树前，将两手放在直立的半边树干上：“过来，斯巴达。”

她需要大声说出自己的心愿，也很想有人来分享她的秘密。黛西走近她，袖子擦过艾德丽安光洁的手臂。那一刻，许愿树似乎也稍作停息，树叶不再晃动，空气也凝滞了，都在等待着。

“我想，”艾德丽安柔声说，“了解死亡。心脏要过多久才会停止跳动？人什么时候失去知觉？昏迷之后又发生什么？在脑海中穿梭的那些光是如床头灯一般突然熄灭，还是如拆毛衣一般慢条斯理、给予你充裕的时间？喉咙会锁紧吗？你能说完最后的重要遗言吗？我的皮肤会有多冷？我会感觉到自己变冷，还是已经魂飞天外了？我眼睛会变蓝吗，有多蓝？届时我是不是只能看见蓝色的东西，比如天空？我想知道，死后是升起来、随风飘远，还是沉下去、坠入冰冷的水中？是不是没东西

盖住你的脸，你就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

她跪着，触摸那死去的半边树干："我还想了解生命，知道它的真谛，才会真正相信它；而只有相信生命，它才会有意义。对吗，斯巴达？”

“是的。”黛西低语道。

“我想相信生命。”艾德丽安说。她等待着，那冷绿的触觉贯穿全身，荡涤灵魂。她深吸一口气站定："这就是我的心愿——两个心愿，其实是一个。你的心愿是什么？”

黛西泪流满面："我想成为你最好的朋友。”

艾德丽安突然觉得疲乏不堪，只能依靠室友的扶持才能返回宿舍，短暂的路程似乎没完没了。当她们蹒跚到达宿舍时，其他员工已经酣然入睡了。黛西取出急救箱，护理艾德丽安受伤的手。“你姑妈知道了会怎么说呢？”她叹道，“每次和我在一起，你就会受伤。我太懦弱了，我压根不该让他们把你关在笼子里。现在我郑重地告诉你，牢骚鬼，我再也不去那个营火会了。我要躺在床上，好好睡一整夜觉。康纳会气得发疯，但你是对的——只有别人跟随他，他那一套才能得逞。如果你敢反抗他，我也敢。”她面色凝重，看似下了决心，而她的生活也重新找回了平衡。

“就算你违抗他们，”艾德丽安爬上床，“他们能怎

么办？最厉害的惩罚不过是把你关进宠物动物园。”

黛西眼神迷茫。“不，他们手段毒辣，”她说，“威胁恫吓，拳脚相向。每天晚上，都有人遭殃。如果你不同流合污，那下一个受害者就是你。每个人都不想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我还以为只有吃喝玩乐呢！”艾德丽安虚弱地说。

“过去是的，”黛西说，“去年就不这样，那时我是技能教练。一个叫厄尼的家伙执掌营火地。他办事低调，只把营火地办成一个员工们喝啤酒的地方。你不必每晚都去，也没有动粗的事情。我想这主要取决于谁管事。康纳去年也在那儿，也对你姑妈指指点点，但那时只是觉得他很滑稽，不像现在这么龌龊。”

“他的行为一直很龌龊，”艾德丽安说，“只是那时他不是管事的。”

“也许是吧，”黛西轻声说，“也许是我们让他只手遮天，翻云覆雨了。”她深吸一口气，“无论如何，我不会再去了。我们团结在一起，牢骚鬼。如果我们团结起来，他们能拿我们怎么样？”

艾德丽安熄灭电灯：“也许他们该开始担心，我们会对他们做些什么呢？”

“我们能做什么呢？”

“梦里问问许愿树吧，或许明早就知道了。”

10 一切都在改变

她在湖面上漂浮，身体蜷成一团。潮涌的节奏就是呼吸的节奏，她就这样伴着水的呼吸时浮时沉，永无休止。世上的一切似乎也是如此宁静祥和，静静地等待心灵的召唤。艾德丽安慢慢睁开眼睛，看见黛西的床铺空无一人——她也许去宠物动物园销毁昨晚的证据了。艾德丽安在床上翻个身，伸了个懒腰。尽管睡眠不足，她还是觉得温暖舒适，懒洋洋地打着呵欠。她知道，必须决定如何对付康纳，但此刻她身体柔软似水，很难集中精力去想那烦心事。她真正思念的人是保罗——她今晨一定要和他说话，了解他梦到了什么，他是活着还是死了，是怎么死的。她还要逼他说出他的生日，什么时候到来，是不是就在今天。

可能就是今天，这念头让她心跳加快。她起身冲了个澡，然后朝餐厅走去。她头一回早到了。或许那几个厨娘会在他人到来之前，给她一些烤面包和果酱。如果

她会用她们那怪语言说“请”字，她们甚至会给她做个香喷喷的煎蛋卷。她正打开厨房门准备进去讨东西吃的时候，一阵轻声细语传入耳朵，她转身发现自己站在黑暗中。

天上一轮新月，闪着微微的银光。五位姑娘的身影掠过餐厅进了树林，她们显然想保持安静——凯斯一笑就引来嘘声一片——此外，她们似乎对前面的什么东西很有兴趣。

“你还能看见她吗？”雪莉低声对领路的萝勃塔说。五位女孩穿着睡衣和可爱内衣，没人特意套上一件夹克衫。

萝勃塔点点头：“她昨晚走的就是这条路。我跟她到了这里，后来就跟丢了。”

“她肯定不是去宿舍。”纳特说。

她们正朝营火地走去。虽然道路不同，树上也没系白带子，但艾德丽安记得那地方。

“为什么埃瑞半夜要跑到这儿来呢？”有着棕色长鬈发的女孩轻声说。

“嘘。”雪莉和萝勃塔说道。

火光在灌木丛中闪耀，爽朗的笑声清晰可闻。前面绿树洞开，一个身影走出小径，进到空地。她停住脚步，火光在她小麦色的头发上投下一个光晕。众人大声

欢呼，迎接年轻的埃瑞·伍德。一个男生搂住她的肩膀，深深地吻她，旁人轻轻吹起了口哨。

“彼得·帕克。”纳特满意地轻声说道。

艾德丽安专注地看着她的姑妈，把周围的姑娘们彻底忘记了。她似乎也悄悄地加入了她们的行列，和她们一起蹲伏在黑暗中。

“我说过她在和他约会！”纳特扬扬自得地说，“我敢打赌，他们在这儿待不长。”

纳特话音还没落，埃瑞和那年轻人就转身朝树林去了。“来吧。”萝勃塔压着嗓子说，其他姑娘猫腰跟在她后面。

艾德丽安心潮澎湃，那种感觉非常强烈，难以理解，却能真切感受到——像暴风雨一样旋转不停。她茫然若失，震惊于姑妈深埋于心、从未透露的秘密。她转身逃离，感觉自己摸黑跑过树林，绊倒在树桩上，脸被树枝抽得生疼。等她清醒之后，发现自己依然站在厨房入口处，仿佛未曾挪动过。朝阳斜射下来，暖暖地抚摸着她，树叶在微风中起伏。

在升旗仪式和她姑妈的关于加拿大日的演讲过程中，她还听见她们的声音。她排在员工的早餐队伍中，竭力想摆脱充斥她脑海的那些疯狂幻景。助理管理员站在前面，指挥员工有序地进入餐厅。庆幸的是，埃瑞姑

妈不在——艾德丽安相信，她那么目不转睛地看着姑妈，迟早会在姑妈的脑袋上钻出个孔来。

黛西从徐徐前进的队伍中走出来，退到后面与她并排而行："怎么了，牢骚鬼？"

艾德丽安耸耸肩。其他员工正密切注视她俩。自上周初起，黛西就没同她在公共场合说过话。"你把宠物动物园清理干净了吗？"

黛西点点头："要不要把这事告诉你姑妈？"

艾德丽安瞟了一眼康纳。排在队伍前面的他正在和其他员工说笑。他似乎已经忘记昨晚的事情了——小事一桩。她思考此事对自己的意义。事实上，她赢了。她已经打开了笼子，康纳对此却一无所知。"你知道吗，"她慢慢说，"整件事愚蠢透顶。"

"所以？"黛西疑惑不解地问。

"就小事化了吧，"艾德丽安耸耸肩，"如果埃瑞姑妈问起，就说我跑得太快，摔伤了手，你帮我用纱布包扎好了，怎么样？"

两位女孩互相看着对方，猛然间黛西恍然大悟，她瞄一眼康纳："犯不着跟他计较，是不是，牢骚鬼？"

"他简直一无是处。"

她室友又点点头："这个夏天，我头一回晚上不用像蛞蝓一般偷溜下床。今天晚上我也打算睡一整觉，好

好想想明天会发生什么。”

“或许你还能腾出时间来卷你的斯巴达头发呢。”

黛西惊叫一声，用手掩住她的头发：“我忘记了！”

“你还忘记化妆了。”

“我的脸，天哪！”黛西轻声叫道。

艾德丽安嫣然一笑：“罗宾汉会非常骄傲的。”

维修工每天早晨八点半在食堂东门召开例会。艾德丽安坐在台阶上，盼着保罗的摩托车。她是营地里唯一九点才上班的员工。也许是姑妈对她网开一面，也许她确实照顾到她那脆弱的血管了。大部分维修工已经到场，正在听取盖伊的指示。保罗不是真的勤杂工——他通常负责修东西——但他每天都和其他员工碰头，而且总是早到。艾德丽安朝人群走去：“盖伊，你知道保罗在哪儿吗？”

他心领神会地冲她一笑：“想他了，对吧？”

她急吸一口气，努力想抑住脸上泛起的绯红：“我只是要找他说点事。”

“大概在路上，”盖伊说，“不过你们谈情说爱要动作快一点，我们还要开车去农场营地进货。”

农场营地是一个为骑马高手设定的夏令营项目，学员们驻扎在一个单独的营地里，距离湖滨夏令营约两小

时的车程。艾德丽安去办公室正碰上她姑妈，看见她姑妈拉开纱门进屋，她三步并作两步，赶在纱门回归原位之前冲了进去。“保罗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她质问道，“今天吗？”

埃瑞姑妈饱含深意地看了她一眼：“他想说的话，自然会说的。”

“你不明白，”沮丧的艾德丽安提高了音量，“我必须知道。”

“男孩子有权保护他的个人隐私。”姑妈拿起电话。

“我恨你！”艾德丽安大力跺脚。

“你早说过了。”埃瑞姑妈开始拨号。那是一架古老的电话，可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就摆放在办公桌上了——是以前留下来的古董，就像她姑妈一样。艾德丽安很难将眼前这个冷漠孤傲的女人同她适才在树林中看到的那个热情洋溢的少女联系在一起。

“你的钟又停了，”艾德丽安说，“一点三十七分，和上次一模一样。”

埃瑞姑妈似乎停止了呼吸。“第一个宿舍的营员九点半到塔塔小卖部，”她调着钟说，“最好准备妥当。”

艾德丽安隐约听见自行车的叮叮声，连忙飞奔出去，砰的一声关上了纱门。“保罗！”她喊道。他刹车、拐弯、滑行一段在她面前停住。尽管被太阳晒成了棕黑

色，他的脸色依旧苍白，还挂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

“怎么了？”她问，“你为什么迟到？”

他伏低身子，前额搁在车把上：“米歇尔途中要去看什么小狗，我得先送她去。”

她如释重负，暗怪自己多心。盯着他垂落在后颈的鬈发，她想入非非——想去抚摸它，把它绕在指头上，接着她就这么做了。她羞怯地伸出手，在他脖颈上摩挲，然后拾起他的黑色发卷，绕在手上玩。甜蜜的红色涌上她的脸——接着她想起了树丛中清脆的笑声。骤然间，她松开保罗的头发，痴痴地凝视着自己的双手，仿佛这手属于他人，一个可以谈情说爱并能天长地久的人。

他转过头，把脸搁在手臂上，抬眼对她笑。她深吸一口气，回以灿烂的笑容：“你梦到了什么？”

他的笑容消失了：“我不想谈这个。”

“但你必须告诉我，”她说，“这也是我的梦。”

“不，不是。”保罗想掉转车头，但她挡在前面，双腿夹住车轮。

“如果我在梦里面，”她说，“那就是我的梦。”

他无奈地笑了：“你和我一样倔。”

她双手握住车把：“你不说，就别想走。”

他双目倦怠：“这回是我俩都死了。”

“怎么死的？”

“无所谓了，死法每次都不同。”

“我想知道。”

保罗眼神一悸，随即恢复了镇定：“我们和康纳在一艘小船里，他把船弄翻了，我俩都落水了，然后我就醒了。”

“那康纳掉水里了吗？”

“我没注意。”

办公室门开了，埃瑞姑妈走了出来：“早，保罗。”

“对不起，我迟到了，我得先送米歇尔去邻居家。”

埃瑞姑妈点点头。保罗轻轻扯了一下他的车，但艾德丽安不顾姑妈无声的命令，依然不撒手：“你的摩托车哪儿去了？”

“我不骑摩托来上班，”他说，“会被搞坏的。”

艾德丽安目送他朝厨房骑去，无视她姑妈锋芒毕露的沉默，最后她转身发现纱门大敞着。“多备些T恤，”她姑妈说，“小孩子到营地的第二天就特别爱买T恤。”

艾德丽安从姑妈的臂弯底下钻进了屋：“这也是传统，对不对？”

“所言极是。”尾随在后的姑妈说。

整个上午，孩子们列队而来，指名要买大巧克力棒或咖啡酥，偶尔也点名要买T恤。每位夏令营学员都有

卡片，上面列明他们的零花钱总额。艾德丽安计算出他们的消费金额后，便从卡片上减掉相应的数字。根据安排，每半个小时只有两到三个宿舍，所以虽然忙碌却不至于乱套。十点半，夕海来了，后面跟着一群小鸭子似的七岁小孩。正当排在最前面的小孩羞答答地要一包"好时"糖果时，康纳跑了上来，大嚷着要一包聪明豆。小鸭子们转身，瞠目结舌地看着他。

"聪明豆。"康纳重复了一遍，插到了队伍前面。

艾德丽安认出了这帮触摸许愿树、倾诉内心秘密的小姑娘们。她探出柜台，轻轻摸摸排头小姑娘的头。"我想你被打断了，"她说，"在塔塔小卖部，每个人都要排队。你想买点什么呢？"

"'好时'糖果。"那女孩小声说。

"'好时'糖果也是我的最爱，"艾德丽安说，"给你，一包糖果。"她看着队伍中的下一个女孩："你想要什么？"

那女孩非常纠结："我要一根亨利棒！不，一包聪明豆。不，哦！我不知道想要什么。我想还是要聪明……碎……亨……哦，我知道了！一罐麦根汽水。"

"渴了，对吧？"艾德丽安递给女孩一罐麦根汽水。

"我赶时间。"康纳发火了。

"我不赶，"艾德丽安说，她刻意询问每个孩子的要

求，然后望着夕海，“你要什么？”小鸭们围着她们的教导员，靠在她身上，认真地拆剥手上的零食。夕海慈爱地抚弄她们的头发，一个接一个，确保一个也不遗漏。

“我说我赶时间。”康纳咆哮道。

“我没听见你说什么，夕海？”艾德丽安说。

“有一个班的学生在等我！”康纳喊道。

“我要，”夕海大声说，她考虑了很久——很久，连艾德丽安也发觉了，“我要一块吉百利巧克力。不，等等——给我一包碎可可。”

“你确定吗？”艾德丽安说。

“嗯，今天就要碎可可。”她们开心地相视而笑。

“那碎可可放在哪里了呢？”艾德丽安轻敲陈列柜。

“那儿。”康纳用手指戳戳柜台顶说。

“你知道吗？”艾德丽安说，“就在它们应该待的笼子里。”她取出一包递给夕海，后者会心一笑，而后领着她的小鸭子们走了。

“他为什么这么抓狂？”一个小姑娘大声地询问。

“哦，他只是脾气坏，”夕海说，“我们不是坏脾气，是不是呀？”

“是。”小鸭子们异口同声地答道。

艾德丽安乐不可支：“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催命鬼？”

康纳的脸烧得通红：“聪明豆，可恶的聪明豆。”

“给你，”她轻快地说，“祝你一天顺利。”

他挨近她，急不可待地说：“我看见黛西放你出来了。你觉得我会真的整晚把你关在那里吗？我正打算把你放出来，她就出现了。”

她看着他焦躁不安地摆弄聪明豆。“你没有钥匙，”她说，“黛西才有。”

他的目光闪躲着：“我会去找她的，我正想那么做，她就把你放出去了。”

柜台前拥来一宿舍的小男孩。八岁的小家伙们挤在康纳身边，脸全贴在展示柜上。他们的教导员跟在后面，先瞟瞟康纳，再看看艾德丽安。

“谁先来？”艾德丽安问道，只听见七嘴八舌的“我，我，我”。康纳悻悻然走开了。艾德丽安心安了一些，像断电似的立刻失去了支撑，差点倒在了地上。

“你没事吧？”那位教导员推开孩子们，探身至柜台前，“你脸色白得吓人。”

她脸趴在柜台上，缓缓从眩晕中恢复过来。“嗯，没事，我很好。”

教导员命令他那群推推搡搡、叽叽喳喳的小跟班们排成一列，而后转身对她说：“我听说昨晚的事了。我是教导员，所以没在场。不过我跟你说——大多数人都不喜欢那样。”

“你们不喜欢？” 艾德丽安瞪大了眼睛。

“不喜欢。”教导员不安地环顾四周，唯恐康纳或邦特会突然跳到他面前，戴眼镜的他看起来书生气十足，“员工们都在议论，全都气坏了，整件事情已经失控了。”

当排头兵的男孩猛推了一下他的教导员，后者也不甘示弱地回推了一下：“等着，我是第一个。我要一根亨利巧克力棒！再来一罐可乐。”

“别再去营火地了，”艾德丽安递给他糖果时说，“让康纳自娱自乐吧。”

“有这群小老鼠在，我就不用去，”那位教导员说，“但下周我就轮换到维修岗位了。”他转身瞪着那群蠢蠢欲动的小家伙：“你们这帮小老鼠，就不能安静一秒钟吗？” 那群小孩吓蒙了，呆若木鸡地看着他。教导员长叹一口气，转回身来。“我会考虑的，”他说，“老实讲，每个人都在考虑这件事。”

宛如一瞬间雨过天晴了。艾德丽安从未想过，大家会悄悄站在她这边。她傻愣愣地看着疲惫的教导员领着他聒噪的队伍朝迷你高尔夫球场走去。不知怎的，她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员工不是机器，每个员工都有独立思考的脑袋，看上去他们中的一些开始用脑子思考了。

在十五分钟的晨间休息中，她用办公室电话给家里

打了个电话，祝父母加拿大日快乐。她妈妈接的电话，不知什么缘故，艾德丽安觉得她们之间已经几年没有交谈过了。她们絮絮叨叨，你一句我一句地说个不停。"我很好，"艾德丽安不断重复，"一切都很好。我没有很累，我没有拼命干活。在所有员工里面，埃瑞姑妈分给我的活是最少的。"

她不知如何跳过母亲的问题，直截了当地告诉她：生活在改变，妈妈。我沉睡的内心已经开始苏醒。她只是简单地说："我摔伤了手，室友黛西帮我包扎好了。我室友是箭术教练，她每次都能射中靶心。"

她说了三次再见，才挂断了电话。她站在那里，一手握着听筒，慢慢地回味这一刻。这次谈话感觉很好。这是两年来她第一次很想和母亲说话。她们达成了某种默契——谈话的内容她多半都忘记了，萦绕于心的是母亲的声音和语调——她母亲对她的爱，和她对母亲的爱。她知道，此刻在萨斯卡通的家里，她母亲一定欣然落泪。哭完之后，她会宽心不少，呼吸轻松，笑上好几回。也许她会不再担心，不再因恐惧而整日提心吊胆。埃瑞姑妈从电脑前转过头来看她："你妈妈怎么样？"

艾德丽安浑然忘记她姑妈还在办公室里。她望着窗外，感觉卸下了肩上的一副重担，过去为着母亲，她一直觉得心里沉甸甸的。

“她很好，”她慢慢说，“我想她会没事的。”

埃瑞姑妈笑了，整张脸如冰山融化般活泼起来。“太好了，”她说，“我还可能要回我的运动衫吗？”

“除非托利党重新上台。”

埃瑞姑妈哈哈大笑：“让她留着吧。现在回去工作，很多小孩正等你呢。”

“是，老板。”艾德丽安说着，外出继续为小朋友服务去了。

11 女孩的心思

正当艾德丽安关上塔塔小卖部的门准备去吃午餐时，黛西拎着一个大纸袋来了。“叮……叮，”她摇摇纸袋说，“我对厨娘说，你要帮我修理羽箭。”

“她们相信了？”

“嗯，不过真的要你来帮忙。”黛西龇牙咧嘴，作势要吹她脖子上的口哨。

艾德丽安捂住双耳不住地求饶：“别吹，别吹。”

她们穿过沙沙作响的树林，一路都静悄悄的，只遇见了一群从牲畜栏回来的小孩。射箭场空荡荡的，一角是工棚，另一角摆着箭靶。艾德丽安翻看纸包，黛西则打开工棚，取出一筒破损的羽箭。

“青豆，”艾德丽安打开两个塑料保温盒说，“今天是加拿大日，她们给我们吃香肠和青豆。”

“很庆幸整个下午都能躲在这里，”黛西挨着她坐下，“你能想象和一班小屁孩关在一起做手工的滋味吗？”

“手工课，”这勾起了艾德丽安的回忆，她们开始伏案大嚼，“应该是教育几百个小孩最实惠的方法了。”

“没错，而且还很健康，”黛西说，“会让他们的脑子进化一点。今天早上，一个笨蛋竟然把箭上的羽毛全拔了下来，彻头彻尾的野蛮人。”

“你吹哨了吗？”

“我吹爆了他的头。本以为孩子们会对这项精致的运动有所敬畏。射箭原本是安静而平和的，宛如冥想、思考的力量……”

“……打个回旋，钉在草垛子上，”艾德丽安替她接下去说。看见黛西不悦地噘起了嘴，艾德丽安连忙补充说，“这里绿影婆娑，是思考的最佳场所。”

黛西狐疑地看了她一眼，决定相信她是一番好意：“你应该看看专业的射箭场。”

“那是不是你的人生目标呢——成为一名专业的罗宾汉？”

“我还不够牛。射射草靶子还行，但是……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

“你是说如果我还没死掉的话？”艾德丽安从未认真考虑过职业规划，“也许我会去殡仪馆工作，成为一名殡仪工，了解其中的操作流程，以及每个器官是如何运作以维持生命的。”

“我不知道那个适不适合你，牢骚鬼，”黛西谨慎地说，“殡仪馆可不容许开玩笑，你得抛弃所有那些机智诙谐的小幽默了。为何不去托儿所工作，照顾那些丁点大的新生儿呢？那儿会教给你更多生命运转的原理，不是吗？”

艾德丽安坐在地上，看着在光影中摇曳的绿树。她还从没抱过小宝宝呢。小家伙不知生命无常，抱着他会是什么感觉呢？“我们想法不一样。”她咕哝道。

黛西扫掉最后一点青豆：“是的，我没你思想深邃。我看得出来，你有和其他星球沟通的能力，就像那个末日男孩。”

“保罗·马钱德。”

“你脸红了，”黛西轻声说，“没关系，我早知道你对他很着迷。”

艾德丽安很想起身走人。为什么每个人都喜欢语带揶揄——是夏令营营地的风俗吗？“答应我不再挑起这个恼人的话题。”她恶狠狠地瞪着靶心说。

“好吧，”黛西无关痛痒地说，“我发誓，若有违诺，不得……”

“好死。”艾德丽安盯着她说。黛西的眼神有所动摇，但还是点了点头。“你有过男朋友吗？”

黛西如释重负，终于摆脱死亡的话题了：“有过，好

几个呢。当然是不同时候的。你可以分阶段慢慢来，好好享受这一过程。好好玩玩。”

好好享受？艾德丽安惊呆了，好好玩玩？整件事严肃无比，仿佛是同死神约会一般。

“听着，牢骚鬼，”黛西说，“你以后会有一打男朋友。我看得出来，你男朋友会比我多得多。保罗是个不错的家伙，但你不是嫁给他——你们只是谈恋爱。”

她怎么向黛西解释她和保罗之间强烈的情感呢？“我真的很喜欢他。”

“每次你见到他，都含情脉脉的。”

“真的吗？”艾德丽安吓坏了。

“他也是如此，”黛西安慰道，“他看见你，两腿都软了。别担心，恋爱的人都这样。现在，看见这支箭了吗？你就这样把羽毛粘在箭杆上。你有没有仔细看啊，牢骚鬼？”

“我在看呢，”艾德丽安说，“但我不能帮你修那宝贵的羽箭了，斯巴达。我集中不了注意力，我快全身冒火了。”

“那么糟糕？”

“正是。”

“那你下次看见他，”黛西俏皮地建议道，“扑向他。”

整个下午，她卖出这种或那种巧克力棒；整个下午，她歪着脑袋，倾听盖伊的皮卡班师回朝的声音。时间冗长，像湖上的地平线一样无穷无尽。等到皮卡最终驶入停车场的时候，所有人都已经前往餐厅吃晚饭了。艾德丽安跑到过道上，看见保罗爬出了卡车。

“在你回家之前，一起去吃点东西吧，”盖伊说，“嗨，保罗！”

保罗站着，一只手搭在皮卡的挡泥板上，目不转睛地望着艾德丽安，她也深情地回望他。盖伊摘下黑色的牛仔帽，摇摇头说：“他归你了。”他朝艾德丽安走去，“保罗一天都在想你，多半是坠入爱河里了——别想从他嘴里套出一个字。”

盖伊离开，留下他俩隔着挡泥板相互凝望。“我们能去抽根烟吗？”艾德丽安问道，“或者你想先吃晚饭？”

保罗摇摇头，平静地说：“我先去拿我的自行车。”

他们一声不吭地朝树林走去，只听见自行车叮哐作响。她感觉空虚饥饿，暗忖着晚餐会供应什么。保罗把车靠在树上，开始在短夹克里掏他的烟盒。她摇摇头，他的手顿时僵住了。她靠近他，近一点，更近一点，直到能清楚看见他皮肤上的毛孔和嘴唇上的小褶皱。热流席卷她全身，她想抚摸他，她想……

“喔！”保罗退后一步，抹去上嘴唇的汗，“别这

样，艾德丽安。我说过的——我现在的脑子一团糨糊。别逼我。”他抢过自行车，拎到路上，跳上车飞似的骑远了，只留下她独自沉浸在先前的悸动之中。

她在树林里游荡了几个小时，跟随暮色游走，触摸大树的枝干。艾德丽安——别逼我，别逼我。就在这个早晨，她还抚过他的头发，而他也抬头对她微笑，他嘴唇的弧线和嘴角的线条还历历在目。那笑容为什么不见了？他为什么变了？她做错了什么？她心痛至极，以后再怎么面对他呢，怎么再靠近他和他絮絮而谈呢？笨，她真是太笨了。黛西和盖伊也错了。保罗不爱她，没人爱她，她将在品尝真爱之前就离开人世，因为她再也不相信爱情了——爱让人心碎。

随着夜幕的降临，她去到湖边，沿着冷清的码头漫步。在沙滩的另一角，年龄稍长的学员们正围着篝火举行歌咏会，小学员们已经上床睡觉了。她全然忘记了饥饿，双目无神、傻呆呆地望着灰蓝色的湖水。幽灵们在湖面上荡漾，熟睡的身体闪闪发光。她们好在哪里——她们什么也没做过，从没给她发过信息，也从不说话。何必在乎她们呢，何必在乎世间的一切呢？她热泪纵横。

突然，夜晚的树林中传出一串清脆的笑声。五个姑娘走下小径，朝湖滨走去。她们苍白的身体裹在毛巾里，一边轻声说笑一边走上码头。

艾德丽安觉得喉头一紧。码头上地方狭窄，她该怎么办——跳下码头，从水里看她们？犹疑不决的她闪到一旁，看着她们在距她一尺处停住并互视对方。

“现在！”萝勃塔一声令下，五个女孩都脱掉了毛巾。她们不安地在码头上徘徊，月光照在她们裸露的身体上，玲珑的曲线毕现。

“这太难为情了。”凯斯说。

“不，不会的，”萝勃塔舒展手臂，“这才美呢！空气在亲吻我的每一寸肌肤。”

“我下水了。”纳特助跑几步，跳进了水里；雪莉紧随其后；凯斯慢慢滑进水里；萝勃塔先立正，然后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最后一位转过身体，背对着跳进了水里。她的面色惊惶——可怕的湖水盖过了她的头顶，她拼命挣扎。

“过来，黛比。”萝勃塔叫道。那个女孩朝她游去，两人玩起了鸳鸯戏水。“这种感觉真爽，”萝勃塔说，“我讨厌泳衣，我以后再也不穿那玩意了。”

姑娘们狗刨似的拍打着水花，仰面朝天，数着天上的星星。甚至连黛比也放松下来，不再畏首畏尾了。

艾德丽安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们。她们丰满的胸部在水中微微起伏，浑圆的臀部在夜里闪闪发亮，沉下去，浮上来，就像在跳舞。姑娘们和水嬉戏，任它轻抚——

这种彻彻底底的自由，她想都没想过。

“你认为埃瑞此时在干什么？”萝勃塔边游向码头边问，“我们在她离开宿舍的时候偷偷溜出来，这事她不知情也挺好的。否则，她会有负罪感，就只能整晚孤零零地待在宿舍里了。”

“暗地里思念彼得·帕克。”雪莉叫道。

在艾德丽安的正前方，萝勃塔突然跃出水面，双手抓紧码头，使力爬上了岸。她扭动身体，屁股刚好搁在艾德丽安坐的地方，接着后仰身体，甩着头发上的水珠。艾德丽安身体僵直，惊诧地看着其他的姑娘陆陆续续地坐在她手上。艾德丽安叉开双腿，探一只脚进水里，渐渐地放松下来。她能感到其他姑娘的身体环绕着自己。萝勃塔哼着小曲，她的胸脯轻柔颤动，心跳平稳有力，她呼吸时胸腔微微起伏，冰凉的湖水从她腿上滑落。艾德丽安甚至能感到空气拂过萝勃塔湿润的肌肤。她从不知道肌肤能如此活力四射——犹如轻风吹起的森林绿浪。要是她能读懂萝勃塔的心思就好了。艾德丽安抬头仰望浩瀚的夜空，繁星点点，暗绿的北极光微微闪亮。

“我们别再戴胸罩了，”萝勃塔倾身突然宣布说，“丢掉所有的内衣。”

“像那些妇女解放者一样？”雪莉问道。

“我们要把它们串在旗杆上。”游着小圈的纳特说。

“胸罩和内衣不一样，”凯斯说，“不带胸罩，人人都看得出来，你的乳房会不停抖动的。”

“就让它抖动好了，”萝勃塔说，抽动肩膀让乳房抖起来，“我们要来个抖动革命。”

雪莉咯咯地笑，捧起自己的乳房轻轻晃起来，其他女孩很快也加入其中，最后纳特潜入水中，才结束了这场抖动革命。

“我讨厌走路时胸脯不停地颤动，”黛比把头探出水面说，“我总是尽力把它们固定住，就像男孩的胸膛一样，这样就不会难为情了。”

“像塑料芭比的乳房一样。”雪莉附和说。

“男孩子盯着你胸脯的眼神也很恼人。”凯斯说。

“他们只是嫉妒，”萝勃塔说，“我要像船上的木制美人鱼一样挺起胸脯。”她只手一撑，又跃入了水中。

幻景开始模糊。“不要，”艾德丽安绝望地呐喊，“请别走。”她依依不舍地望着残存的情景——湖上闪耀着奇异的淡白色光芒。她霍然发现自己正注视着两群姑娘，她们的身体和她们的灵魂，如海豚般共泳，一同潜入或升出水面，彼此亲密地交织在一起。但她们又没有肢体接触——姑娘们似乎不知道灵魂的存在，只沉浸在自己的欢乐世界中。

此时幻象彻底消失了，艾德丽安望着空空如也的湖水。头顶的天空依然明亮，少许的星星点缀其间，沙滩上的篝火晚会已经结束。她突然感到饥饿难忍，只得慢慢站起来。她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在跃动，肌肤也如森林绿浪般平稳起伏。她爬上山岭，穿过草地，心里琢磨着这么晚谁还会惦念她、给她送吃的来。她姑妈走出办公室，背靠门廊栏杆，看着她走近。

“保罗打电话找你，”她说，“打了好几次了，希望你给他回电话。你可以用办公室电话。”

“你能借我十五分币吗？”艾德丽安无法当众打这个电话，尤其是在她姑妈面前。埃瑞姑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硬币，放在栏杆上，再把电话号码告诉艾德丽安，就回办公室了。艾德丽安走到营地的付费电话前，哆哆嗦嗦地拨了电话号码。

“喂？”保罗的声音听上去沙哑生涩。

“嗨。”

“艾德丽安？”

“是我。”

他顿住，她等着。一切都摇摇欲坠。

“不是我不喜欢你，”他说，“我喜欢你远远多过莉安娜。但一切都像火，熊熊燃烧的火。我所有的梦想都在生日之后，我必须等到那个时候，你明白吗？”

“我不知道你生日是哪天，”她说，“我的脑袋会炸，可能那时我已经死了。”

“不，”他急促地说，“你一直在那儿，我梦见的。”

她想起那五个女孩，她们愉悦的身体和四处播撒的笑声以及脱下毛巾的模样。“明天我要亲吻你。”她说，明显感觉到他的呼吸加快了。

“艾德丽安……”

她又想起那些女孩，不禁咽了一口口水：“我就在你身边。”

“是的，”他在笑，她能听出来，“你的确在我身边。”

“你会回吻我吗？”她声音沙哑，“这是我的初吻，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无声地笑了：“你会学得很快的，别担心。”

她顿觉神清气爽：“我不会……担心的。”

“这将是一个漫长煎熬的夜晚，”他说，“明天见。”

“是的，”她低语，“明天见。”

她挂上电话，站在电话亭的白光下，聆听自己的心跳。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承诺，每次表白都更加真切。

12 打开心扉

主管宿舍是个一室一厅的套间，配有厨房和卫生间。客厅的一边摆着一张沙发、一套音箱和一个书架，另一边则是一个小厨房、一张轻便小桌和几张摞在一起的凳子。屋里没有电视机。埃瑞姑妈先叫艾德丽安坐下，再从冰箱里拿出冷的烘肉卷、芥末和牛奶，给她做了一个三明治。

“把牛奶喝了，”她说，“对你有好处。”

在艾德丽安吃饭的时候，姑妈坐在桌子另一头，摆弄起一块面包来。艾德丽安本以为会有一堆问题甩过来：为什么错过晚餐，为什么整夜在林子里晃悠等等，但没有任何拷问，也没有建议忠告。也许姑妈自认为不是个好榜样。

“保罗和我，”艾德丽安打破沉默，“起了点小争执，但现在我们没事了。”

“今晚的降旗仪式你没参加。”她姑妈盯着自己撕面

包的手指。她双肩垂落，似乎呼吸也很吃力。艾德丽安犹豫片刻，决定打开话闸。

“埃瑞姑妈，你恋爱过吗？”

她姑妈瞪大双眼，用手捂住脸用力揉搓。“是的。”她平静地说。

艾德丽安仔细端详她：“恋爱使人困惑，对不对？”

“是的。”她姑妈低头应道。

“但我很享受这种感觉。”

“保罗是个值得依托的男孩子，”她姑妈说，“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年轻人了。只要记住，你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就像你那样？”艾德丽安心想，但她只是问：“我能用下卫生间吗？”

卫生间很小，只有一个淋浴房、一个马桶和一个洗脸池。墙壁看似也很薄，到了冬天这里一定冷飕飕的。埃瑞姑妈才是真正的斯巴达人。在给马桶冲水的间隙，艾德丽安检查了药柜。她生病的时候，曾听一个传记作者在电视访谈中提及，他每次去好莱坞明星家采访都会检查他们的药柜，因为那儿藏着很多秘密。艾德丽安不一会儿就找到她想要的东西了——两个药瓶，一瓶是安眠药，另一瓶是百忧解。埃瑞姑妈在吃抗抑郁的药。如果她把这药和安眠药一起吃，那她听不见侄女在宠物动

物园的呼喊，也就不足为奇了。艾德丽安扫视卫生间，搜寻更多细节。淋浴房里摆着一瓶金色染发剂，看来，她的姑妈已有灰发，只能借助染发来扮年轻了。艾德丽安从卫生间出来时，埃瑞姑妈依然坐在桌上撕扯面包。

“埃瑞姑妈，”艾德丽安说，“照片里的那些女孩——她们是谁？”

“只是我教过的一个宿舍的女生。”

“你为什么把她们的照片放在时时能看见的地方呢？”

“我就是想这么干。”

艾德丽安不知该怎么对她说——那群女孩是她认识的人中最活力四射的？她们很快乐，身体随一首不为人知的歌曲扭摆。她姑妈肯定知道这些。

“我很高兴这个夏天你叫我来，”她缓缓说道，“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她姑妈喜上眉梢：“那很好。现在该上床啦。知道你睡得这么晚，你妈妈又要大发雷霆了。”

敲门声在凌晨一点钟响起，两人都被吵醒了。“怎怎怎……么了？”黛西趴在枕头上呻吟，“我想多睡一会儿。”

房门打开了，大厅的灯光照在宿舍床上。艾德丽安眯缝眼睛，看着亮堂堂的过道上的黑色身影：“黛西，你

去吗？”

“不。”

“为什么。”

“我想睡……觉。”

外面没了动静。“我们也想睡……觉。”

“那就上床睡吧。”

“他们会找上我们的，”又一个黑色身影说，“如果我们睡在自己的房间里。”

此时门道上已经挤满了女孩。黛西叹口气坐了起来。“呃……”她埋怨道，“把你们的床垫搬来放在地板上吧。”

“那我们只能两人睡一张床了。”有人说。

“来吧，牢骚鬼，”黛西说，“如果必须拼床睡，那我还是跟你挤一挤吧。”

艾德丽安移步过去，爬上黛西的床。其他女孩陆陆续续地把床垫搬进来，她把头埋进枕头，在床上左翻右转，直到躺得舒舒服服的。她感觉温暖舒适，陶醉在黛西的香水味中。

“嘿，”她的室友抱怨道，“我可没说我想当泰迪熊。不妨对你讲，我已经被挤到墙上了。”

“我喜欢你的床。”艾德丽安傻笑说。

“你可以喜欢我的床，但最好面朝另一侧，这样就

能给我留点地方了。"

艾德丽安顺从地转身向着屋内，黛西终于睡得舒坦了。其他女孩也同她们一样，在床上辗转、互相埋怨。"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对付我们？"一个女孩紧张兮兮地问。

"八个人睡一个房间，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黛西轻蔑地说。

"你知道那些校园枪击案……"

"康纳没有枪，"黛西加重语气说，"再说了，他也不是那种离群者，冷血杀手都是离群者。你看过他独来独往吗？他只是个热闹狂。"

"不管怎样，"艾德丽安说，"我们还有罗宾汉呢。"

"嘿，黛西！"有人说，"明天把你的弓箭拿到卧室来吧。"

"你们明天不会还睡在这里吧！"黛西叫道。

"哦，我们明天肯定来。"其他女孩异口同声地喊道。

黛西趴在枕头上哀叹一声。渐渐地，女孩们的呼吸均匀，与夜晚的林间叹息融为了一体。

"斯巴达，你还醒着吗？"

黛西抬手拍拍她的肩膀："看你掀起了什么？自由，一场革命。"

"今天早上，有个男教导员跟我讲，许多员工都对笼子的事情很不满。"

“我想康纳会像爆裂的气球一样瘪掉的。”

“你不觉得奇怪吗？前几天的形势完全不是这样。”

黛西又拍拍她的肩膀：“人们只是需要一个榜样。牢骚鬼，你是英雄。”

艾德丽安兴致越发高昂：“我喜欢大家睡在一个房间里。”

“我只希望没人打呼噜。”

“你知道吗，斯巴达？我可能死在这张床上，再也见不到明天了。”晕晕欲睡的艾德丽安打趣道。

“你吓到我了。”

“如果我死了，会大便失禁的。”

“老实说，牢骚鬼。我怎么睡得着，想到你……”

艾德丽安睡着了。

升旗仪式上，康纳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睛直直地望着前方。排队领早餐时，邦特跟他讲话，他也只冷冷回了几句，就恢复了一筹莫展的样子。大家都在窃窃私语，议论昨晚发生的事情。听上去好像过半的员工都躲在房间睡觉，营火会已经分崩离析了。康纳身边的那些员工起初还小心翼翼的，但渐渐就放松下来。他们身上那无形的链条已经脱落了。再有人讲笑话时，大家的笑声也不一样了，不再像统一排练过的那样了。到午饭的

时候，每个人都神情自若，不再像过去那样总瞟康纳，仿佛需要他的允许才能行动似的。黛西的预言成真了——康纳的确像爆裂的气球一样瘪掉了。

艾德丽安却像一个充气十足的气球。早上八点半她和保罗见了一面，两人相约下午四点再碰头。一整天她都想着他脸上的表情。她的表现傻不傻？他笑得多不多？他有没有牵她的手，还是她自己的幻想？昨晚在电话里，他的声音如此生涩；今天早上刚见她的时候，他也急吸一口气，仿佛骤然喘不上气似的。

最后一个宿舍的人终于离开了塔塔小卖部，她也下班了。保罗帮她收工，耐心地等她归还了收银箱。当他们朝树林走的时候，他牵起她那只没受伤的手，两人都掌心发烫。一只蜉蝣落在他的头发上，翅膀映着夕阳的余晖，但她没去管它。

“你昨晚梦见了什么？”她问。

“你。”他紧握她的手。

“我死了吗？”

“没有。”他简短地答道，一阵火烫的绯红爬上他俩的脸。他在第一次带她去抽烟的那片空地停住，掏出烟盒。她摇摇头。

“你戒烟了？”

“此时我不想抽烟。”

他不安地把烟盒塞回口袋，脱下短夹克衫，把它扔到树底下。“好吧，让我想想，”他四下里瞧瞧，“呃……在……接吻之前，一般都会干点别的——打保龄、骑车、跳舞。我想或许我们该跳舞。”

“跳舞？”艾德丽安自八年级起就没参加过学校舞会，她一点都不记得舞是怎么跳的了。

“很简单，”看见她面如土色，他反倒轻松许多，“过来。”他笑道。看见她不动，他走上前，一手圈住她的腰，另一手握住她的手。她犹豫地把手搭在他肩膀上，全新的体验让她感到肌肤也获得了新生。保罗在她耳边低语。

“我会播放音乐，我们要做的就是滑来滑去，”他开始在嗓子眼里哼小曲，“有特别钟爱的曲子吗？”

她又开始傻笑了：“关于牛蛙的那首，耶利米与酒。”

“那是首老歌。歌词记不全了，但我知道那曲调。”他嗓子发干，声音打战。他唱得不好却很合时宜。和保罗在一起，一切都如此生涩与真实——无须表现完美。她能感到他嗓音和胸膛的律动，他的气息吹乱了她的头发。渐渐地，她不再紧张了。她闭上眼睛，任凭身体随他摆动。他唱完耶利米之后，就开始了另一首老歌，一首她知道却叫不出名字的歌曲。她睁开眼睛，看着他的嘴唇。它是这么近。什么时候发生呢？他们要等到什么

时候才接吻呢？

他也睁开眼睛。“好吧，已经跳够了，”他又瞅瞅四周，“我希望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美的一个吻。”

“保罗，这种等待折磨死我了。”

“你会活下去的。”他拉她到树边，两人背靠树坐下。他怜爱无比地牵起她受伤的手，顺着黛西的绷带抚摸她的伤处。她开始心慌意乱。

“你认为骆驼接吻是什么样子的？”他闲闲地问。

她想了一下，不禁哈哈大笑。

“蛇呢？”他再问。

她笑得前俯后仰。“这是海象。”她呼哧呼哧地喷着气。

保罗浅笑一声。“食蚁兽伸出它们弯弯的小舌头，”他采下一撮青草，“拿住。”

笑声改变了她。她身体柔软似水，流畅无比，还闪闪发光。当他用草尖触碰她下嘴唇的时候，她嫣然一笑；拂过她整个嘴唇时，她感到全身酥麻。他又做了一次。

“哦，”她轻叹道，“太不可思议了。”

他用草尖扫过她的脸颊、她的喉咙。接着他贴近一步，吻了她的下巴。“嘿，”他说，“我本以为你会亲我呢。”

她从未想过会是这样——谈笑、玩乐——仿佛只是

为了让彼此快乐。她取过草茎，用草尖轻轻摩挲他的嘴唇。保罗闭上眼睛，背靠树坐着。每当草尖扫过他的嘴唇，他的身体都微微战栗。她的肌肤似乎在哼唱，仿佛她的身体已经幻化成音符。她萌生一种念头，想一辈子这样抚摸他的嘴唇。他的嘴唇是成熟的蜜桃色。她扔掉草茎，嘴唇似耳语般地轻轻擦过他的嘴唇。她的脑海里迸出无数甜蜜的问题：这是什么感觉？他会有什么感觉？问题接踵而来。她想知道的太多了。她感到自己找到了活着的理由。最后，保罗把她的脸挪到肩上。心乱如麻的他俩就这么并肩坐着，慢慢地等待呼吸平复。

"谢谢你。"她低声说。

"为什么？"

"因为你考虑得如此周到。"

"见你的第一面，我就在考虑这件事了，"他扯扯她的头发，"但是，艾德丽安……我屁股坐得好疼呀！"

艾德丽安不情愿地起身。在夕阳的照射下，空气里灰尘弥漫。她伸开双臂，在原地慢慢地打转。

"艾德丽安。"

她停下来看着他。世界仍在轻微转动，保罗站在中央，双目瞪着她的身后。艾德丽安转过身，金绿色的空气微微颤动。有一个缺口，她百分百感觉到了。那个缺口通向另一个世界，在半空中脉动不止。她伸手去触碰

它。那脉动就像音乐，她想聆听那种音乐。

“别！”保罗拽住她，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她感觉头晕目眩，精神恍惚，脑袋里全是奇怪的光。他剧烈的心跳振动了彼此。

“别再那么干了，”他轻声说，“他们想把你带走。”

他的恐惧像圆圈般把他们围住。她困倦地打个哈欠，静待他的惧意消退。

“答应我别再那么干了，”他松开她，“别再和他们接触。如果他们看上你，会把你抓住并带走的。”

“好吧。”她应道，但心里却不理解他的恐惧。那种感觉如此美妙，宛如刚从美梦中苏醒一般。她摸摸保罗的嘴唇，后者长叹一声。

“只要记住，”他说，“生活会一直如此美好，日复一日，直到永远。”

13 姑妈和女孩们

艾德丽安心神不定，满脑子想的都是保罗。其他员工晚上都有活动，只有她例外。她离开宿舍，朝湖边走去。同往常一样，幽灵们发着微光，浮在水面上。等一等，艾德丽安内心狂跳，她们是在湖面下浮着，而不在上面，和我梦里的情形一样。波涛模糊了她们发光的身影。她突然意识到，在她与幽灵的多次会面中，只有几次她们是醒着的——两次是在暴风雨前夕，以及昨天在湖上同女孩们在一起。她们似乎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她们梦到了什么——生前在湖滨夏令营度过的短暂时光？这是不是她总看见那五个女孩的原因——熟睡的幽灵们把她们的记忆传给她？但为什么是她呢？其他人仿佛都没有类似经历，甚至连保罗也没有。埃瑞姑妈有吗？

她来到"草原天空"，趴在外墙上拍蚊子。一群八岁的女孩在野外散步，森林中抢旗大战的尖叫声此起彼伏。接着她听到了纳特的声音，从宿舍里传出来。

“如果你说出去，我们就宰了你。”

她挪到窗户旁朝里窥视。屋内亮着灯，能看见八个女孩分成针锋相对的两派——一边五个，另一边三个。

“你吓不倒我，纳特，”三个女孩中的一个说，“我还是要说的。”

“但你会让埃瑞挨批的。”黛比乞求说。

“她活该挨批，”那女孩自卫性地双臂抱于胸前，“她晚上本应待在宿舍里照看我们，你们也不该在外面乱跑。”

“为什么不行？”双手叉腰的雪莉上前一步，那三位姑娘忙不迭地后退，撞到了一起。

“因为那样不安全。”一位姑娘吼道。

“有什么不安全的？”纳特不屑一顾地说，“怕月亮，还是绿树？”

“如果被坏人盯上怎么办？”

“在营地里吗？”纳特反问道，“再说了，一个坏人能打得过我们这么多人吗？”

萝勃塔站得离窗最近，她正紧张地拉扯自己的头发。纳特和黛比坐在旁边的上下铺上，眼光在纳特和那三个女孩之间转来转去。黛比咬着指甲，雪莉和纳特瞪大双眼，一副全力作战的架势。

“我会找到你们家在哪里，”纳特恐吓道，“我会跟踪你们，我会……”

“你们为什么不一起来呢？”萝勃塔插话说，“我们没说过你们不能来呀。”

“我不想深夜出去，”一位女孩说，“你们也不能去，你们违反纪律了。埃瑞是个不称职的教员。”

“她很称职，”雪莉气急败坏，伸长脖子对另一位姑娘叫道，“她在恋爱。”

“那她就不应该谈恋爱。”那个女孩断然说道。

“她不知道我们晚上出去，”凯斯反驳说，“这不是她的错。我们趁她不在的时候偷偷溜出去的。”

“要不是昨天晚上我们不小心把你吵醒了，”萝勃塔说，“你压根不知道她晚上不在。”

“你们准是溜出去偷会男孩子了。”离雪莉最远的女孩说。她眯着双眼，双手也抱在胸前。

“没有，”黛比急忙答道，“我们干些自己的事情。”

“你们在裸游。”同一个女孩斥责道。

一丝浅笑闪过纳特的脸：“你偷看了多久？”

那个女孩呆住了，纳特乘胜追击。

“你喜欢偷看我们裸泳吗，莱斯利？”

“我只不过听见你们的声响，想看看你们在干什么。”莱斯利很快就乱了阵脚。她目光闪烁，开始左顾右盼。

“我猜你肯定很喜欢，”纳特嘘道，“莱斯利是同性恋。如果你把埃瑞或我们晚上出去的事情告诉别人，我

就对每个人说，你偷窥我们，因为你喜欢女孩。”

“我们没有偷窥你们，”另一个女孩说，竭力想维护莱斯利，“你们会闯祸或发生其他什么的。”

“等我们把你们三人的事讲出去之后，就没人会相信你们了。”胜券在握的纳特冷静地说。

“我和纳特一道，”雪莉笑着扯扯自己的马尾辫，“我们会告诉每一个人，对不对，黛比？”

“没错。”黛比说。

“对不对，凯斯？”

“没错。”凯斯应道。

“那你呢，阿萝？”

等萝勃塔点点头后，屋内的气氛就变了。那三个女孩盯着她，互相分散开来。自此，她们在一起做任何事都会招致怀疑——说话、玩笑甚至互看。纳特击中了她们的要害。

“只有同性恋才想阻止埃瑞见她的男朋友。”纳特得意扬扬地说。

幻景消失了，只留下踮着脚尖的艾德丽安。她因为看得太久而全身发麻。她正准备松开窗棂，就看见了另一幕场景：那三位女孩静静地躺在床上，萝勃塔则站在漆黑宿舍的中间，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

“我不认为你是同性恋，”她说，“再说了，就算是

又怎样？也是真爱，对不对？”

“同性恋不健康，而且你们在说谎。”其中一个女孩说道。

萝勃塔略一迟疑。“我很抱歉纳特伤害了你们。你们要去告发埃瑞，把她吓坏了。埃瑞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教导员，她真是最好的。如今她陷入了爱河。你们恋爱过吗？疯狂地迷上一个人？我能告诉你们那种感觉——就像绿草、天空和空气在呢喃、抚摸对方。你兴奋得喘不过气来。一切都那么温馨柔和，你好想躺下，像万花筒般打滚，让一切交汇融合。当你思念爱人的时候，整个身体旋转不停。”萝勃塔声音颤抖，但她继续往下说，“那就是埃瑞此时的心情。她日日夜夜都想摆脱相思苦，成为世界上最棒的教导员。所以我想，在我们睡着之后，应该给她一个小时和她的男友独处。”

那三个女孩依然一言不发地背对她躺着。“嗯？”萝勃塔拭去眼角的泪水，犹疑地问道，“你们还打算去打小报告吗？”

“你能叫纳特和雪莉保证不诬陷我们吗？”另一个声音啜泣道。看来哭的不止萝勃塔一个。

“我会跟她们说的，”萝勃塔赶紧应道，“说实话，她们也是吓坏了。”

“她们太卑鄙了。”另一个声音说道。

“我不会告发埃瑞。”第三个声音说。

“你不会？”萝勃塔将手电对准她。那女孩翻过身，在强光下猛眨眼睛，那是莱斯利。她摇摇头。

“一言为定，”她说，“说到做到。”

“那你呢，帕迪？”萝勃塔将电光对准另一个女孩。

“好的。”另一个女孩不情愿地说。

“一言为定？”萝勃塔追问道。

“一言为定。”帕迪叹道。

“乔安妮？”萝勃塔将电光照向第三个女孩。

“我会考虑的。”

萝勃塔知道她赢了。她眉开眼笑，手舞足蹈，晃得手电光满屋乱射。“我爱你们，谢谢，谢谢。我会补偿你们的，我保证。”

艾德丽安无力地靠在宿舍的侧墙上。一言为定。萝勃塔、雪莉、纳特、凯斯、黛比、莱斯利、帕迪、乔安妮——二十年前的机缘巧合将这八位姑娘和埃瑞·伍德联系在一起，而她们其中的五名死了。如果那三个女孩提早说出真相，那五位女孩就还活在人世，但她们都选择了相信真爱。爱情是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存的理由——她现在就感到了爱。正如萝勃塔所形容的，一个万花筒在她的肌肤上翻滚、低语和轻吟。

仍有太多的问题没有解答，但艾德丽安已经精疲力

竭，连头都抬不起来了。她返回宿舍，刚准备上床，就看到了两个陌生的枕头。她当机立断，转身就爬到黛西的床上，嗅着自己枕头的味道，昏睡了过去。

她在熟睡的姑娘们当中醒过来。她们的呼吸深沉平稳，如无风日子里的湖泊一样宁静。祖母绿般的阳光从窗户透进来，在黛西的床上翩跹起舞。树影婆娑，一切都平静地漂浮着。

她衣服也没脱，而且昨晚女孩们进屋的时候，她一点动静也没听见。为了不吵醒她，她们一定是蹑手蹑脚走过大厅，再悄无声息地爬上摆在地上的床垫。想到这里，艾德丽安身轻如燕，像裸泳者似的在姑娘们中间闪展腾挪。这就是被爱包围的感觉——空气和水、天和地都属于你；走路、游泳或飞翔都毫无差别，你去到哪里都是家。

黛西睁开眼睛。

“早，斯巴达。”艾德丽安低声说。

“你昨天晚上没死？”

“没有。”

“你也没有大便失禁？”

“没有。”

“真是太好了。昨晚康纳来过吗？”

“我没注意到。”

“这才是最要紧的，”她坐起来伸个懒腰，“我睡了一整晚，有种焕然新生的感觉。”

“谢谢你没吵醒我。”

黛西背靠墙壁微笑说：“你霸占了整张床，但你看上去就像熟睡的天使，所以我想还是放你一马吧。”

那个被埃瑞姑妈没收MP3的九岁小个子穿着一件红色的湖滨夏令营T恤，默默地站在身穿蓝色湖滨夏令营T恤的埃瑞姑妈旁边，她脸上的崇拜之情令艾德丽安发笑。在她们的头顶，鲜艳的红白色国旗随风冉冉升起。学员们迎着朝阳齐声高唱“哦！加拿大”，声音越来越嘹亮。湖滨夏令营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餐是薄煎饼和熏肉。艾德丽安打从记事起就没这么饿过，满盘的食物骨碌一下全滚进了喉咙。她又去排队领食物，等她再回餐桌的时候，埃瑞姑妈正坐在她的位子上，面容憔悴地同盖伊说话。

“感觉不舒服，想去躺一会儿。莫里斯一天都在农场营地。帮我看着点，行吗？”

“没问题，埃瑞，”盖伊静静地点头，“我知道日程安排，无须担心。”

“我会看好办公室的。”格温赶紧补充道。

埃瑞姑妈起身，瞥见身旁的艾德丽安捧着薄煎饼堆得小山似的餐盘。她淡然一笑，用手拍拍侄女的肩膀，然后走开了。

“你是对的，”格温对盖伊说，“幸亏昨天你把日程安排记熟了。”

“什么是对的？”就座后的艾德丽安问道。

“开营的第一周，”盖伊满不在乎地说，“埃瑞总会在周三的时候累倒。她把这个时间熬过去，随后的夏天就没事了。”

艾德丽安并不买账。职业的夏令营员工一般到八月中才会累倒，决不会在七月的第三天。她不再饥饿，把餐盘推到一旁：“她会去看医生吗？”

“她会躺一整天，明天就好了。”

“等过了一点三十七分？”

盖伊迷惑不解地瞟了她一眼，艾德丽安决定不再追问下去。“别介意，”她说，“我的血管今天有点不对劲。”她站起来把满盘的食物倒进了垃圾桶。

保罗到得很早。艾德丽安站在办公室门口，他骑车在她面前戛然而止，随即贴上来亲她。她宽慰地笑了。他们情意绵绵地亲了好几回，直到一声尖厉的哨音打断了他们的柔情蜜意。他俩分开后发现盖伊正对他们怒目

而视。

“我当主管期间，绝不容许这种行为，”他宣布道，“不准卿卿我我，一点也不行。”

“你当主管？”保罗笑了，“说真的吗？”

“仅限今天，”盖伊趾高气扬地说，“你小子，去帮我把许愿树撑起来。”

“埃瑞姑妈病了。”艾德丽安解释说。

保罗脸色凝重，满腹心事。“我把车锁上。”他别过脸说。

“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艾德丽安望着盖伊懊恼地叫道。她知道保罗不会吐露一词，但盖伊也是缄默不语。

“那是你姑妈的私事。”说着他就和维修工碰头去了。

晌午的时候，天空开始阴沉，还刮起了风。孩子们仍吵着要买玛氏棒棒糖和碎可可，偶尔也会买几件T恤衫。她抓住十五分钟休息时间去了趟餐厅，也许那些厨娘会告诉她答案。

她们忙得不可开交，在沸腾的锅、火热的炉子以及厨房操作台之间来回奔波，一直叽里咕噜说着那种奇怪的语言。“打扰一下。”艾德丽安站在门口叫道。

厨娘们集体转身，笑容可掬。“是艾德丽安！”其中一个喊道，“那个长大想做厨师的姑娘。”

“做一名律师吧，”另一个说，“收入更高。”

“买更好的鞋子，”第三人说，“我的脚痛死了。”

“能问你们一个问题吗？”艾德丽安说。

“当然可以。”她们齐声应道并等待着。

“你们不说英语的时候，说的是什么语言？”

她们惊讶地看看彼此。“乌克兰语，亲爱的。”最近的一位答道。

“乌克兰语中怎么说‘请’呢？”

现在她们彻底茫然了。

“普罗索。”一个飞快地说。

“不，不，不，”另一个说，“慢慢说，不然她永远记不住。我儿子每天都忘说‘请’字，害得我天天提醒他。普——罗——索，亲爱的。”她字正腔圆地念道。

“普罗索。”艾德丽安重复道。

“她会了！”三位厨娘异口同声地喊道。

“普罗索谁告诉我，我姑妈是怎么回事呢？”艾德丽安问道。

厨娘冒出一连串乌克兰语，对着彼此摇摇头，然后转向她们的锅。艾德丽安了解这个暗示，再问下去也没用了。

“那你们能告诉我，保罗·马钱德的生日是哪天吗，普罗索？”她大声问道。

她们又谈笑风生了："我们已经定好蛋糕了。非常漂亮的蛋糕，十六支蜡烛。他还需要一个大大的吻，普罗索。"

艾德丽安面孔泛红，但仍勇敢地看着她们："哪一天，确切的日子？"

"这要保密，"她们咧嘴一笑，"好好练亲嘴吧，给他一个最好的。"

很难对七岁女孩一直保持微笑，即使是夕海带领的那一群。幸运的是没人注意到她情绪低落，连十点五十分前来的埃瑞姑妈的终身小粉丝也没发现。

"我看见你今天穿了件难看的T恤衫。"她把小女孩要买的巧克力棒搁在柜台上。

"它还不赖啦。"那女孩宽容地说。她把衣服从胸口拽出来仔细端详。

"倒过来更好看？"

那女孩吃吃地笑。

"你升旗时的表现很棒。"艾德丽安对她说。

那女孩接过巧克力棒，驻足一刻，然后笑眯眯地说："我喜欢这里。"

"我也是。"艾德丽安说。

女孩走后黛西出现了，摇摇手中的物品："我收到

快递了。”

“你怎么不在射箭场呢？”

“下雨了，难道你没发现吗？”

“只是毛毛雨啦，罗宾汉绝不会对几滴雨屈服的。”

“罗宾汉不用教一群爱傻笑的十一岁女孩射箭。”黛西愁眉苦脸地说。她在四周闲逛，再等两个宿舍的人买完了东西，才帮艾德丽安收工去吃午饭。艾德丽安把收银箱送往办公室，她的室友紧随其后。“终于，”黛西说，“可以给你看了。”她从一个快递信封里取出一沓照片，“还记得我给你和你姑妈照过一次相吗？我洗了两张，这张是你的。”

艾德丽安放收银箱的当口，随意地瞥了一眼照片，随即就张大了嘴。黛西抓拍的瞬间，她俩正站在门廊上，背靠栏杆，低头看着镜头。两人都猝不及防，表情自然，展现出了真我。除去年龄和头发颜色不同，她们简直长得一模一样。

黛西笑着用肘推她：“你和她一样容光焕发，牢骚鬼。你注意到了吗？”

格温也从座位上站起来，视线越过艾德丽安的肩膀，毫无惊讶地点点头：“像妈妈和女儿，对不对？”

“像姐妹，”黛西说，“我会再给你姑妈洗一张。”

“再给我洗一张吧，”艾德丽安突然说，“我把这张

给她。”

格温搂住她的肩膀:“我想她今天会很喜欢这个的。”

“我也这么想。”艾德丽安说。

格温的眼神意味深长:“为什么不现在送去呢,牢骚鬼?”

艾德丽安在通往主管宿舍的台阶上停住脚步,额头顶在纱门上,聆听屋内传出的呜咽声。她将踏进暴风雨的中心,这场神秘的暴风雨无影无形,席卷营地每个人,却无人承认它的存在。她没敲门,径直开门走了进去。哭声来自卧房。埃瑞姑妈躺在床上,脸埋在枕头里,竭力想把哭声盖住,她的身体痛苦地抽搐着。

“埃瑞姑妈?”

埃瑞姑妈吃惊地抬起头看她,仿佛不认识她似的盯着她。她双眼肿胀,脸颊泪渍斑斑。她取过一盒面巾纸,大力擤了一下鼻子,又躺下把头埋进枕头里。艾德丽安打破静寂,走到床前坐下。

“我拿了样东西给你,”她把照片放在枕头上,“请看一眼吧。”

埃瑞姑妈慢慢转头看那照片,然后拿起它贴在脸上。“太奇妙了。”她轻声说。

“我喜欢长得像你。”艾德丽安说。

埃瑞姑妈目光闪烁。

“我喜欢长得像你。”艾德丽安重复了一遍。

埃瑞姑妈挤出一个苦涩的笑容：“真的很像，是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那个模子还不坏。”

埃瑞姑妈叹道：“我不是个好姑妈，仅限这个星期。以后表现会更好的。下周带你出去吃饭，就我们两人。”

“没问题。”

“我要把这张照片挂在墙上，”她姑妈补充说，“就挂在我书桌旁。”

“请把另一张收起来吧，”艾德丽安平静地说，“把它放进相册里。”

埃瑞姑妈急吸一口气，从枕下抽出那张八位姑娘的合影，把它放在中间。所有心事都在空气中流淌。

“她们看上去非常快乐，”艾德丽安说，“这五个，”她轻轻抚摸她们的脸，“她们比世上大多数人都快乐，你也是一样。”

“是的。”埃瑞姑妈虚弱地回答。

艾德丽安知道必须尊重姑妈的缄默：“我想她们很爱你，她们不想看见你像现在这样不开心。”

埃瑞姑妈默默地凝视这两张照片。

“我也不想。”艾德丽安说。

几行清泪从埃瑞姑妈的脸颊滑落。

“我能给你拿点午饭来吗？”

“我不饿。”她姑妈说。

“不，你饿了，”艾德丽安说，“我现在就去给你拿饭来。”

她疾步走出房间，纵身跳下台阶飞跑起来。几分钟后，她端着一盘堆满通心粉和卷心菜色拉的餐盘回来了。“把牛奶喝了，”她把满满一玻璃杯牛奶放在床头柜上，“对你有好处。”

埃瑞姑妈坐起来：“我说的话全记住了，是不是？”

“没错。”

埃瑞姑妈淡淡一笑。“以后要谨言慎行了。”她拿起叉子吃起来，“我饿了。”

“把这些全部吃光，”艾德丽安温和地说，“我爱你，埃瑞·伍德。”

这句话像昆虫翅膀一样闪着金绿色的光芒，在她们中间振动。随后，趁埃瑞姑妈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艾德丽安已经退出房间，朝宿舍前门走去。那门敞开着，门外乌云正在湖上集聚。

14 幻象与现实

当刺耳的电锯声划破午后的天空时，艾德丽安猛然惊醒过来。一帮十一岁的男孩正在激烈地讨论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区别。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艾德丽安翻过塔塔小卖部的柜台，拨开惊讶万分的小朋友，朝许愿树奔去。雨势已经减弱，她跑过滴水的树丛，完全不顾周遭学员们诧异的眼神，连夕海喊她名字也没听见。电锯声深深切进了她的脑袋，搅得她大脑一片空白、火烧火燎的疼。森林的哀鸣声在她脑袋里回响。她能听见一个伟岸发光的灵魂在呻吟，它倾斜、翻转，最后倒地，和它一起倒下的还有那些破碎的心愿和沉吟的心跳。她想的全是它倒下的画面，觉得天旋地转。艾德丽安奔进空地，瞥见盖伊正俯身查看那倒下的许愿树。她骤然攻击，先听见身体坠地发出的巨响，然后看见两具躯体在湿草地上厮打。

刺耳的金属电锯声戛然而止。保罗举起电锯倾身望

着他俩："放开她，盖伊。"

"你疯了吗？是她袭击我的！"盖伊把艾德丽安按在地上，怒气冲冲地瞪着她，"她已经彻底疯了！"

"你们趁埃瑞姑妈生病，想砍掉那棵树。"拼死挣扎的艾德丽安喊道，"她不会允许你们这么干的，她不会同意的。那是棵圣树。你们在谋杀孩子们的愿望，你们割碎了他们的心。"

盖伊面色稍霁。"牢骚鬼，"他正视她说，"听着，牢骚鬼。嘿，艾德丽安！"

她停止了挣扎。

"我们在砍倒下的那一半，"盖伊抑扬顿挫地说，"不是竖着的那一半。我们已经装好了支撑绳，看，看一眼。"

她小心地转过头。五根黄色的支撑绳从树干连到了地上。

"我能放开你吗，或者你还想杀死我？"盖伊问道。艾德丽安惭愧地点点头。他松开手，一边挺直身体一边哼哼唧唧。"你打哪儿学会散打的——跟驯马师吗？可恶！我碰都没碰那棵树，你为什么冲着我来了？"

"我先看见你了，"艾德丽安浑身湿透，酸痛不已。保罗伸手把她拉起来。她站定，双手环抱自己。"对那倒下的一半也不能下手，"她咬牙切齿地说，"它还没死呢！"

“马上就死了。”盖伊去拿电锯。

“不！”艾德丽安嚷道，挡在他前面，“它的魂还在里面，你这是谋杀。”

“这事可以再缓缓，盖伊。”保罗说。

盖伊的目光逐一扫过他俩，而后摇摇头。“这是我幸福人生中最疯狂的时刻之一，”他嘟囔道，“就依你吧。在树周围插上警示旗。你知道旗子放哪儿吗，保罗？”

“我马上去办。”保罗应道。

“我上周就要处理此事了，”盖伊说，“但埃瑞一直拦着我，你俩都疯了。”

他惊讶地最后瞄一眼艾德丽安就离开了。艾德丽安走到树前，跪在倒下的那半边树干旁。树被砍得不多，只掉了几根树枝。她双手覆在烧焦的树干上，将她的心愿送进树干深处，然后耐心地等着，但毫无反应。接着回应来了。一阵微弱的麻刺感从倒下的树干传到她手心，再上到她手臂，到达她的心脏。她全身溢满了微微绿光，空中响起了歌声。

现在是晚上，银月当空，照在空地上。五个女孩穿着棉质睡衣，手拉手在树林间行走，她们边走边唱。艾德丽安继续跪着，看着萝勃塔领着女孩们越走越近。雪莉排在第二位，长长的红发随意在腰际挽个髻。后面是凯斯、黛比，最后是身穿大号史努比T恤的纳特。女孩

们围住许愿树，手牵手开始摇摆起来。她们的声音变了，沉到了嗓子里。那声音喑哑低沉，仿佛她们已经回归自我，正竭力寻找什么。她们开始痛苦地扭动。只见女孩们闭上眼睛，仰面望着呢喃的树叶，痛苦从她们口中倾泻而出。这一切让艾德丽安感同身受。她内心也有同样的苦痛，长久存在，挥散不去。她上前加入她们的圈子。女孩们没有停止扭动，却给她让出了地方——她感到萝勃塔和纳特拉起她的手。艾德丽安仰起头，让悲伤彻底淹没自己。她的身体随她们一起摇摆，她的声音因悲伤而扭曲。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只是觉得必须将悲伤唱出来。这正是夜晚的魅力所在，也是她的内心夙愿，她的身体越纵歌越美丽。女孩们边歌边舞，她们的音乐传到了许愿树里，顺着发光的树干升到了低吟的树叶上。接着一切都结束了，女孩们的悲伤释放了，脸上再度洋溢着欢乐。看着雪莉祥和的脸，艾德丽安衷心地希望，她的父母能够目睹这一刻，哪怕一生只有一次。

“现在，我们开始许愿吧！”萝勃塔率先打破了沉默，“屁股翘起来。”

女孩们咯咯笑个不停。她们转身背对着树，撩起睡衣，把光光的屁股按在树上。她们一边欢呼，一边绕着空地起舞，胸部起伏，手臂摇摆，连绿树也受到她们的感染，在夜空中绽放浅浅的笑容。

艾德丽安回到星期三的下午，发现自己站在许愿树下，头顶的云层洞开，露出一片清澈的蓝天。她转向保罗，脸上神采飞扬。

“艾德丽安。”他轻声说。她猜想他看到了什么——头顶天空裂开，天使向她招手?

“你看见她们了吗？”她问道，“那些女孩，绕着这棵树。”

“只有你，”他说，“在唱歌。”

她贴近他，渴望那种温暖的亲密感。“所有东西都交织在一起，”她靠在他肩膀上说，“快乐与悲伤，哭泣与欢笑，夜晚和白日，一切都同呼吸共命运了。以前是相互争斗，但再也不会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正唱着一首歌，大意是放开一切，”他紧抱着她轻声说，“如果是你怎么办？如果不是我，而是你死怎么办？”

“不会的，”她肯定地说，“不会那样的。这不是场交易。这是我们两个，各自寻找自己的路。”

“上帝，”他掩住脸，“我的生日就在明天，可我还没准备好。我还知道的不够多——它会何时发生，如何发生。如果你我之中有一个要死去，我希望能提前知道，并想出办法战胜它，但我办不到。我该怎么办呢？”

“那是你的生日，”她说，“你总会想到办法的。”

“如果我错了呢？”

“你不会错的，而且我也在那里——你梦到的。”

他们依偎在一起。

“许个愿吧，”她说，“触摸树并许下心愿。”

“我正抱着你，”他说，“这就是我的心愿。”

他不知是走还是留，最后还是决定离开。她站在路中央，目送他远去，他背上的翅膀闪闪发亮。她疲惫不堪地吃完晚饭，然后爬上黛西的床睡着了。她蜷成一团，宛如没在水中一般。待她醒来时，天已经黑了，外面下着雨，姑娘们平稳的呼吸包围着她。

黛西的钟指向凌晨一点二十二分。艾德丽安坐起来，心跳得飞快。她的衣服已经干了，紧贴在身上，鞋子不知丢在房间的哪个角落。她悄悄从熟睡的姑娘们身上爬过，穿过客厅，走到外面的夜色中。

天正在下雨，月亮从飞掠而过的云层中透出微弱的光芒。她穿过草地，开始朝湖边飞跑。她能看见码头的末端有一艘独木舟驶入水中，上面载着五个喜笑颜开的十五岁女孩。她们的夜晚也同样下着雨，但艾德丽安能清楚地看见她们，宛如她也置身独木舟上——萝勃塔坐在船首，纳特在船尾，雪莉、凯斯和黛比坐在中间。

她们正在嘲笑纳特蹩脚的驾驶技术，但她很快掌握

了窍门，独木舟径直朝深水区驶去。萝勃塔把船桨交给凯斯，两腿伸到船外，脱下睡衣，模仿美人鱼的造型。接着毫无征兆地，雪莉在船中起身，像炮弹一样从侧边跳入了水中。纳特大声尖叫，想上前稳住摇晃的船。但船翻了，把所有人都掀下了水。厚重的船体砸在姑娘们身上，撞击她们的头，让她们浮不上来。独木舟很快灌满了水，沉没了。一道闪电划过低矮的地平线，三个女孩浮了上来。暴风雨来势汹汹，正掀起滔天巨浪。

艾德丽安跑过山岭，朝湖滨直冲下去。姑娘们正大声呼救，声声召唤着她。她怎么才能赶到她们身边呢？暴风雨中她一人驾不住一艘小船。

“嗯，那不是小伍德吗？”

她起初没发现码头上坐着的那个修长身影。当看见康纳起身朝她招手时，她停下了脚步。“来跟我和解了？”他问道，“来参加独木舟游？”

由于午夜营火会已经完全失败，湖滨协调员只得独自外出，坐在雨中生闷气。她稍做犹豫，便登上了码头。遇见康纳最好是避开，但她必须赶到那些女孩身边，目睹她们的最后时刻。如果她不能亲眼见证这最后的结局，那一切都白费了。她会辜负女孩和她们的灵魂，她们向她传递的那些梦也将失去意义。她是这结局的一部分，她知道这一点。但这么做又是为什么呢？

“我正要出发。”康纳的湿发贴在脑门上。

“冒雨出行？”

“我是独木舟高手。”他依然面无表情。他像上次一样站定，向她伸出一只手。天空电闪雷鸣，湖上波涛汹涌，女孩们的哭救声越来越弱了。她还有其他选择吗？她得抓紧时间，已经有两个女孩丧生了。

“好吧。”她朝康纳走去。

夜晚苏醒了，主管宿舍的门轰然打开。埃瑞姑妈跑过草地，一路大声呼喊艾德丽安的名字，她黄色的夹克衫被风吹得鼓鼓的。

康纳没有看见营地主管。他踏进独木舟：“来吧，安琪儿。”

“艾德丽安。”她机械地说，双眼凝望湖泊。

“不！”远处传来姑妈的喊声，“不要把她带走，你们不能把她也带走。”

在更遥远的沉溺女孩的身后，她们的灵魂开始苏醒。她们半升出水面，向埃瑞姑妈伸出祈求的双臂。

“好吧，”埃瑞姑妈屈身叫道，“我放你们走，我给你们自由。”

幽灵们起身，从梦中醒觉。当她们缓缓露出水面的时候，每个人背上都长出一双翅膀，硕大坚实的翅膀。已经沉睡二十年了，艾德丽安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切，

埃瑞姑妈最终放开了她们，她们现在将飞向——何处？

摩托车的隆隆轰鸣声打断了她的思绪。她扭头看见保罗驾车全速在雨中飞驰，绕过埃瑞姑妈，径直朝山岭冲过来。

只有两位姑娘还活着，她们在暴风雨中苦苦挣扎。她们努力够到对方，但一道闪电在她们头顶赫然分叉，手指形的末梢劈中了她们的水域。姑娘们连惊呼都来不及就沉入了浪中。五个幽灵则自由地升起，疯狂地振动着双翅。与此同时，保罗冲过山顶，摩托车高高跃起。艾德丽安本能地知道，他梦到她和康纳在码头上，惊醒之后就即刻赶来救她了。那摩托车的飞行弧度堪称完美，它会载着保罗直飞到码头边缘，轻松地落在康纳面前。但背后有人用力将艾德丽安往前一推，孤立无助的她一个趔趄，摔倒在摩托车的行驶路线上。无奈之下，保罗只能在空中转向，身体也随之腾挪翻转。摩托车重重跌落水中，保罗则头朝下地向码头摔过来。

幽灵们像一排光，疾风迅雷般地朝岸边飞来。艾德丽安贴近她们，虔心恳求。第一个幽灵进入她的身体，经过每一个细胞，游过每一根血管，不断上升钻进她的脑袋。第二个幽灵也进来了，一个接一个。她听见每个幽灵都用清脆的女声在歌唱，一个幽灵就是一种声音，汇在一起就是一首大合唱，声音不停地冲击着她。姑娘

们很快乐，她们的灵魂也是如此。死亡没有改变这一点。

艾德丽安伸手指向保罗，把幽灵们传递给他。她们穿过他的身体，张开巨大的翅膀抱住并安抚他，减缓了他的坠势，把她们的欢乐脉动送到他的五脏六腑。离开他之后，她们朝埃瑞姑妈飞去，一个个用翅膀搂住她。接着天空裂开一条缝，另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生动地展现在眼前，艾德丽安惊声尖叫。那个世界伸出双手，引导五个幽灵穿缝而过，此后那世界对凡胎肉眼闭合，消失不见了。

保罗还在滚落，坠势因幽灵的通过和背上扑闪的希望之翼而大大减缓。艾德丽安上前一步，想用双臂接住他。他落下来，沉重的身体压倒了她。她无所支撑，就这样抱着他重重摔在了码头上。

15 重　生

她能感觉到有人在她唇上呼吸，勉强睁开厚重的眼皮，就看见保罗的面孔在她脸上摩挲。“艾德丽安。”他轻声说。她想抬手摸摸他的嘴唇，却发现手动不了。她的胳膊被绑在了胸前，继而又看到保罗的一只胳膊也用悬带吊着。

“你已经昏睡好几个小时了，”他说，“我们在医院里。你肩膀脱臼，锁骨折断。我断了两根肋骨，肩膀也脱臼了。不过我们都活着。我活着，你也活着。”

“生日快乐！”劫后余生让她眩晕，人也仿佛飞到了白色病房的上方。他亲吻她的鼻尖，她则回吻他的嘴。

“你救了我，”他平静地说，“不然我就头着地了。”

“我知道你是来救我的，”艾德丽安故作轻松，声音却不由得发颤，“再说了，我喜欢你的头。”

“但你的动脉瘤——大动作可能会引爆它的，是不是？”

“昨天是你的生日，但你还是起床跑出来救我。”

“我大约十二点三刻醒来，此后就一直看见康纳的脸，”保罗疲惫地说，“他那张丑陋的脸，还有码头上的一些事。我不喜欢他的眼睛——空洞冷酷，我立刻知道你在那里。”

“姑娘们在湖上，我看见她们快淹死了。康纳说他能带我乘舟出游，我想这样就能更接近她们一点了。”

“他推你了，对吗？我本以为能稳稳地落地，没想到被你拦在了路上。你摇摇晃晃的，好像被人推了一把似的。”

“正是。”艾德丽安缓缓地说。

“他昨晚离开了，”保罗说，“盖伊跟我说，今晨他所有的物品都不见了。昨晚救护车来接我们，大家都跑了出来，他可能就是那时偷偷溜掉的。”他止住话头，开始吻她。她闭上眼睛，感觉他温软的双唇落在她脸上。她努力想回吻他，多想就这么和他吻到地老天荒。

“你们来瞧呀！”门外传来盖伊兴奋的声音，“他俩穿着病号服，却还在亲嘴！”

保罗立刻直起身，艾德丽安看见盖伊和埃瑞姑妈走进病房，后面跟着她的父母。

“你应该卧床休息，保罗。”埃瑞姑妈笑着责怪道，但艾德丽安的父亲却皱起眉头，还清清喉咙。艾德丽安

发现保罗因为吊臂过于庞大而没穿上衣。就算没有接吻事宜，光这幅场景就会激起她父亲的不满了。

“坐起来吧，”埃瑞姑妈边说边把病床摇起来，“盖伊，把男孩带回他自己的房间吧。”

保罗临走前给艾德丽安投去最后一个笑容。随后她的妈妈俯身抚摸她的头发，喃喃自语并亲吻她。“我没事，妈妈。”艾德丽安感到过去的烦躁感消失了。要不是她的右手被捆住了，而左手一动又钻心地疼，她还会拥抱妈妈呢！

“你这次是运气好，”父亲边埋怨，边给她盖好身上的毯子，“雨天在外面跑，夜晚乘舟出游，休息的时候身边还有个男孩子。”

“别抱怨了，格雷格，她不再是十岁的小姑娘了！”她母亲说。

“那男孩差点害死了她！”

“不，”艾德丽安抗议道，“他救了我。他知道我身陷险境，就赶来救我。他有第六感，爸爸。”

“保罗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埃瑞姑妈肯定地说，“如果你要介绍人，我可以用自己的性命担保。”

艾德丽安的父亲嘟囔着走向椅子，重重坐了下去。母亲和埃瑞姑妈又拉来两把椅子，大家都神情紧张，一语不发。艾德丽安深吸一口气，看着围在床边的几位成

年人。“那我什么时候能回营地呢？”她问道。眼见她父母脸色阴沉，她知道必须据理力争。“我还能干活，”她急切地说，“我一只手就能应付塔塔小卖部的活了，保罗才是失业的那一个。”

埃瑞姑妈挤出一个酸楚的笑容：“让他也去塔塔小卖部，助你一臂之力。”

艾德丽安开怀大笑，但一见父母的表情，就硬生生地把笑容收了回去。父亲清清喉咙：“你跟我们回家去。麦基翁医生想留你再观察一两天，看看你的脑袋有没有受到影响，之后我们就开车带你回家。”

“我只是摔伤了肩膀，爸爸！”艾德丽安嚷道，“我的血管完好无损。”

“医生的话就是命令。”父亲固执地说。

“但我想回营地去，”艾德丽安的眼泪突然决堤了，“妈妈，求你了！我在那儿重生了，我喜欢那种做回自己的感觉。”

母亲艰难地吞了口口水，看着她的小姑子：“有没有空余的客房？”

“和我一块儿住，”埃瑞姑妈即刻应道，“你睡床，我睡沙发。”

“我能回自己宿舍吗？”艾德丽安哀求道，“我不会干重活的，我保证。你可以来塔塔小卖部监督我干活，

我就坐在你腿上。”看着父亲的态度有所软化，“爸爸，求你了，我在营地很快活。”

他怒气腾腾地眨着眼：“那些亲嘴，很耗体力的。”

“我们接吻不多，”艾德丽安说，“我刚醒来，他看见我没事很高兴。”

父亲又大声清了清喉咙：“我看到了。”

怎样才能让他知道她必须待在营地呢？她必须再剖析一些真相，也许他就能理解她了。

“我做了一个梦，”她开始讲述，“就在我醒之前。我能看见自己的身体，已经死了，但眼睛还是睁着的，意料中的蓝色眼睛，但不眨也不动；没有呼吸，没有心跳。嘴唇不笑也不哭，只是闭着；我摸摸那脸，冰冷的，皮肤呈灰色，毫无弹性，摸上去像橡胶一样。”

三个大人屏住呼吸，仿佛空气中散播着痛苦的种子。

“接着我就看见了自己的灵魂，”艾德丽安说，“就飘在我身体上面。我伸手去摸它，感觉……像一千个铃铛的铃声，快乐的铃声——高亢的叮叮声和低沉的当当声，快乐无比，全是欢笑声。”

母亲身体前倾，大张着嘴，仿佛要把艾德丽安的话吞进肚子里。她们四目相接，心扉彻底敞开了。

“妈妈。”艾德丽安轻声说。

母亲点点头，再看看埃瑞姑妈：“我们就住你那儿，

埃瑞，谢谢你的帮助。”

“我不认为……” 父亲开口说。

“我们就住埃瑞那儿。”母亲不容置疑地重复了一遍。

当晚她睡着以后，保罗出院了，但第二天一早他们就通了电话。好不容易熬到星期六，那个矮胖的医生终于来了，打着小手电检查她的眼睛，还做了脑部扫描，才同意她出院。“别让她太累，” 他警告说，“但心情愉快是最好的药物。这个夏令营学员看上去心情就很愉快。”

回营的途中十分安静。艾德丽安沐浴在一片祥和之中，宛如仍在梦中，心静如水。他们到达停车场已是日暮时分。首批夏令营学员当天下午已经离营返家，营地里一片寂静。她致电保罗，保罗说明天一早他母亲会开车送他来看她。

“你还做梦吗？” 她忽然问道。

“嗯，还做梦。” 他缓缓答道。

“没再梦见死亡吧？”

“近期做的都是春梦。别告诉你爸爸。”

“我从不跟爸爸说这种梦。”

“我希望你的春梦里有我。” 保罗说。

“呃……呃……” 艾德丽安嘟囔道。她的脸涨得通红——太难为情了，“那你也梦到我，好吗？”

“呃……呃……”保罗说。

“保证？”

“如有违誓，不得……”他顿了一顿，又补充说，“好活……”

艾德丽安跟父母道过晚安，任他们抱住她不放。他们之间已浪费太多时间，珍爱之下，两年的痛苦和恐惧，终于冰释前嫌了。接着她给了姑妈一个单手拥抱。

“嘿，”艾德丽安柔声问道，“幽灵们通过你的时候，对你说什么了吗？”

她姑妈轻叹一口气：“说了些我长久期待的话。”

“音乐？”艾德丽安问道，“歌唱？”

她姑妈泪盈于睫：“她们过去一直那么歌唱。”

“她们依然如此，”艾德丽安说，“你知道自己背上长翅膀了吗？”

“什么？”埃瑞姑妈迷惘地瞟了她一眼。

“梦的翅膀，”艾德丽安说，“非常适合你。”

黛西给她盖好被子，给她提了很多锁骨断裂情况下如何安睡的建议。员工宿舍里只剩她们两个了，其他人都逮住晚上的空闲走亲访友去了。

“我不去！”黛西说，“不去——我得欢迎我最好的朋友归来。牢骚鬼，你不在的时候可无聊了。没人唠唠

叨叨、跟我抬杠、抓住芝麻绿豆大的事情就对我大呼小叫。"

"你是受虐狂，"艾德丽安说，"我有没有说过，我讨厌你指甲油的颜色？"

"我的紫红色指甲油怎么了？"

"它和湖滨夏令营T恤不搭。"

"和蓝的、绿的、红的都不搭吗？"黛西蛮横地问道。

"你应该多融入集体一些，斯巴达，"艾德丽安说，"做个更好的榜样。难道你没发现，当你拉弓的时候，你的指甲油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吗？这太招摇了。颜色太绚丽，孩子们会分心的。"

"让我看看，"黛西边说边翻找梳妆台上的指甲油瓶，"我有一瓶森林绿。"

"祖母绿有吗？"

"没有，没有那种。"

"那就森林绿吧。"艾德丽安倒头睡着了。

她大清早就醒了过来，躺在床上看着绿叶在窗户上摇荡。绿光在召唤她——无须言语她就能明白。她起身走到黛西床前，温柔地在她额头亲了一记。

"是你吗，牢骚鬼？"黛西睡意蒙眬地问。

"做个好梦。"艾德丽安轻声说。她的室友转身又睡

着了。她离开宿舍，走进云杉遍布、芬芳四溢的森林中。四周的万物才刚刚开始新的一天：花儿初放，鸟儿张口歌唱，脚下的土地开始哼唱，随着自己的音乐摇摆。离开树林之后，她赤脚走过草地，留下一串足迹。前方的地平线上出现大片粉色和黄色的云朵。她经过许愿树耸立的空地和空无一人的“草原天空”，到达山岭上。在这里，她回望那片帮她重拾真爱的地方。一刹那间，她看见她的每个挚爱都在酣睡，便给每人梦里送去一个祝愿。然后她沿小径走向沙滩，一只生命晚期的蜉蝣停在她光洁的手臂上。她带着它朝那片清凉的沙地走去。湖水很安静，那集聚了二十年的暴风雨已经消失殆尽了。

她坐在沙地上，眺望远处的湖水。两年之前，当她和父母初次抵达这里，就立即去了湖边，仿佛冥冥之中有人召唤似的。这里看上去那么熟悉，仿佛过去两年她一直待在这里，做着一个沉重的梦。如今她彻底梦醒了。

她能感到背上的翅膀，双翼大张，发出她从未见过的绚烂光芒——比黑色更深，比白色更亮。蜉蝣在她手臂上振翅飞走了。她望着它，思考自己还能飞多久——两天？二十年？但这难道不是每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吗？没人知道死亡何时降临，如何降临。一阵幽长清新的气息贯穿她，艾德丽安明白她已经恢复正常了。或许

最大的悲剧不在于你是怎么死的，而在于你是怎么活的。多少活着的人一直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但她不再害怕了。她已经看过幽灵穿梭时空，等她死期降临，她就知道如何应对了。两个世界同样快乐，她将承载欢乐而去。

艾德丽安站定，朝空旷辽阔的梦湖走了两步。世上最温柔的光照进她的脑海，她伸出那只坚强有力的手，欢迎新生活的到来。

“我还活着！”她喊道，洪亮的声音在湖面上回荡。

图字：11－2010－12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羽翼/[加拿大]贝丝·古比著;洪梅译.—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4
(感动译丛)
ISBN 978-7-5342-8540-0

Ⅰ.①爱… Ⅱ.①贝…②洪… Ⅲ.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Ⅳ.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0373 号

Before Wings
Text copyright © 2000 Beth Goobie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translation © 2010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rca Book Publishers, Victoria, BC, Canada

感动译丛
爱的羽翼
[加拿大] 贝丝·古比/著 洪梅/译

责任编辑：楼倩 王漪
装帧设计：艺诚文化
封面绘图：林田
责任校对：苏足其
责任印制：林百乐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6.75 彩页 2
字数 114000
印数 1－10000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42-8540-0
定价：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感动译丛

系列读本

- 爱的羽翼
- 凯蒂的毕业季

装帧设计 | **艺诚文化**

爱的羽翼

Before Wings

小小蜉蝣穷极一生，只为迎接飞向天空的翅膀；
病重少女重塑短暂青春，最终拥有自由的心灵双翼。
亲情与初爱，抚平伤痛，解开心结，救赎生命。

✻ 所获奖项

加拿大总督文学奖提名
加拿大克里斯蒂图书奖
加拿大图书馆协会最佳青少年图书奖

ISBN 978-7-5342-8540-0

9 787534 285400 >

定价：16.00 元